

國立台灣大學圖書館



3766915

60204740206

# 牽着哈叭狗的女人



此書由吳文嘉女士所著，內容豐富，值得推薦。  
 吳文嘉女士，現居台北市，從事文學創作多年，著有《牽着哈叭狗的女人》、《...》等作品。  
 本書由...出版，ISBN: 957-...  
 中華民國80年11月20日

內政部警政司警政研究所編印

3766915

太平洋學會如何幫助史達林赤化中國	一三五
格爾斯頓與列寧	一三五
霍曼夫論自由	一三七
巴爾札克致韓絲卡夫人情書	一三二
青春戀	一三〇
生·死·哀·樂	一三〇
美國當代女作家桃樂瑟·芭爾克訪問記	一三〇
桑德堡談瑪麗蓮夢露	一三〇
裁縫的女兒	一三〇
牽着哈叭狗的女人	一三〇

目  
錄

TRANSLATED WORKS

*Translated  
By Nieh Hua-Ling*

BY THE CACTUS PUBLISHING CO.  
TAIPEI  
PEUBLIC OF CHINA

1970

牽着哈叭狗的女人

仙人掌文庫 新<sup>19</sup> NA<sup>19</sup>

譯者	聶華苓
發行所	仙人掌出版社
社址	臺北郵政信箱 6534 號
	郵購帳號：1 4 7 9 1
特價	新臺幣 18 元
印刷所	三文印書館
	臺北市柳州街168號之5
初版	中華民國 59 年 11 月 20 日

內政部登記證內版臺業字第1509號

麥帥被黜後的共黨世界戰略	一五
辯證法和黑格爾的歷史神學	一七
亞洲當赤禍之衝	一八

## 牽着哈叭狗的女人

契訶夫 著

契訶夫 (Anton Chekhov 1860—1904) 是十九世紀名震世界文壇的俄國小說家，他在短篇小說方面的成就，對於現代短篇小說影響很大。他在「牽着哈叭狗的女人」裏有幾句話：「每一個人的私生活都是以秘密為基礎的。也許就是一部份爲了這個原因，文明的人類才如此緊張焦灼，個人的隱私才應該受尊重。」這幾句話對於當今的蘇俄實在是一個很大的諷刺。

胡適先生曾經翻譯過契訶夫兩篇小說「苦惱」和「洛斯基爾的提琴」，收集在他的翻譯集子「短篇小說第二集」裏。他於一九三三年六月二十七日在太平洋船上寫的序文裏說：「契訶夫的兩篇小說是十年前我想選一部契訶夫小說集時翻譯的。」令人遺憾的是胡先生並沒有將這部小說集選擇出來。

牽着哈叭狗的女人

據說廣場上出現了個新人：一個牽着哈叭狗的女人。郭羅夫在雅爾達已經有兩個星期了，對那地方已經習慣了，對於新來的人也開始有興趣了。當他坐在菲妮點心店的時候，他就看見一個中等身材年輕的金髮女人在廣場上散步，戴着圓而扁的大帽子，一條白色的小哈叭狗跟在她後面跑。

後來，他在公園裏，在廣場上，一天要碰見她好幾次。她一個人散步，總是戴頂圓而扁的大帽子，總是帶着那條白色小狗。誰也不知道她是什麼人，每個人都叫她「牽着哈叭狗的女人」。

郭羅夫想：「假使她是一個人在這兒，不是和丈夫或朋友們在一起，和她認識一下倒也不錯呢。」

他還不到四十歲，不過已經有了一個十二歲的女兒，還有兩個兒子已經進了學校，他非常年輕的時候，還只是個二年級學生的時候，別人就給他找了個老婆，現在她的年齡好像還只有他一半大。他老婆是個直挺挺的高大女人，黑眉毛，莊嚴，高貴，有頭腦，那是她自己說的。她讀了很多書，寫信愛用簡體字，把她丈夫的名字唸成貴羅夫，而不是郭羅夫。但他私下却認為她頭腦很有限，心地狹隘，邊里邊邊，對她很害怕，不願呆在家裏。他老早就對她不忠實了——常常對

她是不忠實的，也許就是爲了這個緣故，他幾乎總是講女人壞話，別人在他面前談到女人的時候，他總是稱她們爲「低劣動物」。

他覺得他從痛苦的經驗中所得的教訓够多了，因此可以愛怎麼稱呼女人就怎麼稱呼。然而，他兩天沒有「低劣動物」就活不下去。和男人們在一起，他就覺得無聊，侷促不安，冷冷的，也沒話可講；但是，在女人之中，他就非常自在，對她們應該談些什麼，自己應該如何表現，他全懂。就是和她們不說話，他也不覺緊張。他的外表，他的性格，他整個的人，都有一股吸引人令人捉摸不定的味道，對於女人有誘惑力，使得她們對他有好感。這個他知道，而且，似乎也有股力量吸引他去接近她們。

他早就由屢次的痛苦經驗中得了教訓：對於那些優柔寡斷，行動緩慢的正派人，每次的風流韻事起初都像是既輕鬆又有趣的奇遇，後來必定會發展成非常複雜的問題，最後就造成了非常痛苦的局面。但是，每次遇到一個有趣的女人，這個教訓似乎就從他腦子裏溜走了，而且，他熱愛生命，一切都好像那麼簡單，叫人開心。

一天傍晚，他在公園裏吃晚飯，那個戴着圓而扁的大帽子的女人，不慌不忙地走來坐在他旁邊的桌子前面。她的神情，走路的姿態，穿的衣服，以及髮型，這一切告訴他：她是上層階級的人，結婚了，第一次獨個兒在雅爾達，而且在那兒無聊得很。關於雅爾達許多傷風敗德的傳說多

半是不確實的；他蔑視那些傳說，認為多半是一些自己沒機會做壞事的人捏造的；但是，那位太太在離他三步遠的桌子前面一坐下，他就想起了一些傳說：如何輕而易舉就把對方弄到了手呀，如何到山裏去旅行呀；而且他立刻就有了一個誘人的念頭：如何和一個連名字也不知道的陌生女人很快地就有了私情，浪漫一下子。

他用動人的姿態向那小哈叭狗招手，小狗向他走來的時候，他就幌着食指指着它。小狗大叫；他又威嚇它。

那位太太瞟了他一眼，立刻塔下眼睛。

「它不咬人的。」她的臉紅了。

「我可不可以給它一根骨頭？」他問道。她點頭的時候，他很慇懃地問道：「您在雅爾達很久了嗎？」

「大約五天。」

「我在這兒拖了兩個禮拜了。」

靜默了一小會兒。

「時間過的真快，但是這兒真悶得慌！」她並沒望着他。

「悶得慌，這成了一句流行話。一個土包子住在貝牙府也不會覺得悶得慌，但是一到了這

兒，就會說「啊，悶得慌！啊，好多灰！」活像是從西班牙的格蘭那達來的。」

她笑了。兩個人繼續沉默地吃着，和陌生人一樣，但是，飯後，他們却在一塊兒散步，開些輕鬆的玩笑，開那樣玩笑的人都是自由自在，心滿意足，他們要到那兒去，談的是些什麼，都無關緊要的。他們走着，談着海上奇妙的光輝：海水是柔和溫暖的紫丁香色，閃着一條金色的月光帶。他們談着白天熱過之後天氣是如何悶熱。郭羅夫告訴她，他是莫斯科人，在大學時候學的是語文與文學，但是在銀行工作；有個時候他要訓練成歌劇演員，但是半途而廢，他在莫斯科有兩幢房子。他從她那兒知道的是，她是在聖彼得堡長大的，但是自從兩年前結婚以後就住在史鎮，她在雅爾達還要呆一個月，她的丈夫也需要休息一下，可能來接她。她弄不清楚她丈夫到底是個政府職員還是在州會工作，她覺得這很有趣。她的名字叫安娜，郭羅夫也知道了。

後來在旅館裏，他還想着她——相信第二天必定會碰到她。那一定會發生的。上床的時候，他想起她不久前還是個學生，和他女兒一樣做功課的。他還想到在她的笑聲裏，在她與生人談話的態度上，她是如何羞怯，如何生硬。她必定是有生以來第一次一個人在那樣一個環境中，別人釘在她後面，看着她，對她說話，只是為了一個說不出口的目的，而她對那個不見得就看不透。他還想着她纖細精緻的喉嚨，可愛的灰眼睛。

「不過她有一股楚楚可憐的味道兒。」他想着，睡着了。

他們突然做起朋友來，已經有一個星期了。那天是個假日。屋子裏悶得很，而街上的風刮得到處是灰塵，把人的帽子也刮走了。整天人都是口渴的。郭羅夫常常到餐館去請安娜喝點兒淡飲料或是吃冰淇淋。人簡直不知道自己應該怎麼辦。

傍晚，風小些了，他們到碼頭上去看輪船靠岸。碼頭上有許多人走來走去；他們是來接人的，拿着一束束的花。那天有雅爾達喜慶節日的兩個特色：年紀大的太太們打扮得像年輕女郎，還有許多將軍也在場。

由於海上有浪，輪船到的很晚，日落以後才到，搶風調向又化了很長的時間，才在碼頭靠岸。安娜用望遠鏡看着輪船和船上的人，彷彿是在找熟人，每當她轉身看郭羅夫的時候，眼睛都是閃亮的。她講了很多話，常常突然問個問題，問過之後立刻就忘記了；後來，她在熙熙攘攘的人堆裏把望遠鏡也丟了。

那些喜氣洋洋的人逐漸散了；天黑得看不清人的臉了；風停了。但是，郭羅夫和安娜仍然站在碼頭上，彷彿是在等什麼人下船。安娜現在可沉默了。聞着她手裏的花，看也沒看郭羅夫一眼。

「今兒晚上天氣好些了。」他說道。「咱們到那兒去呢？到什麼地方兜兜風去呢？」

她沒有回答。

他盯着兩眼望着她，突然將她抱在懷裏，親着她的嘴，透着濕氣的花香撲了他一身；他立刻焦急地看看四周，不知道有人看見他們沒有。

「咱們到你住的地方去吧。」他柔聲地說。於是，他們很快地走了。

她房間裏很悶熱，有一股香水味兒，是她在一家日本店買的時候，心想：「人生安排的遭遇多麼巧！」在他過去遇見的女人之中，他還記得那些無憂無慮，好性情的女人，愛情使她們快活，對於他給她們的幸福很感激，不論那幸福是多麼短暫；他也還記得像他妻子那一類的女人，愛得不誠懇，話却很多，裝模作樣，歇斯底里，那一副神情表示使她們有興趣的，不是愛情，也不是熱情，而是更有意義的東西；還有兩三個別的女人，非常美，冷冷的，臉上常常突然掠過一陣貪婪的神情——一股執拗的慾望；要從生命裏得到比她們所能得到的更多的東西，而這一類女人都是不年輕了，反覆無常，不思考，沒有頭腦，却又作威作福。郭羅夫對她們冷淡了的時候，她們的美麗只是引起他的憎恨，而她們襯衣上的花邊，在他看來，就像是比例尺一樣。

但是，眼前却是毫無經驗的青春所有的那種羞怯，生硬，是笨拙的感覺。還有一種尷尬的感覺，彷彿有人突然敲着房門。那個「牽哈叭狗的女人」安娜，對於所發生的一切表現的態度很特

別，非常嚴肅，彷彿那樣她就完了——看上去也是如此。而這一切顯得很奇怪，很不適當。她的臉沉下來了，光彩沒有了，長長的頭髮愁兮兮地披在臉的兩旁；她若有所思的，那一副頹喪神情就像一位大畫家所畫的一個改邪歸正的女人。

「不對，」她說道。「你現在不尊重我了，首先你就不。」

桌子上有個西瓜。郭羅夫切了一塊，不慌不忙地吃了起來。他們沉默了至少有半個鐘頭。

安娜的神態有些叫人感動。她有一個教養好，天真無邪而對人生體驗不深的那種女人所有的純潔。桌上的一根蠟燭幾乎照不清她的臉，然而，顯然的，她並不快活。

「爲什麼我會不尊重你呢？寶貝。」郭羅夫說道。「你自己都弄不清楚講的是什麼話。」

「上帝饒了我吧，」她眼睛淚汪汪的，「真可怕。」

「你好像在爲自己洗罪似的。」

「我怎麼能洗罪呢？不能。我是個又壞又賤的女人。我瞧不起自己，根本沒想到爲自己洗罪。我所欺騙的，不是我的丈夫，而是我自己。並不僅僅是現在；我騙自己騙了好久了。我的丈夫可能是個誠實的好人，但他是個有奴根性的人！我不知道他做什麼，他的工作是什麼，但我知道他是個有奴根性的人！嫁他的時候我是二十歲。我因爲好奇而痛苦。我要得到更好的東西，我想：必定還有另一種不同的生活。我要生活！生活，生活！好奇不斷地啃我的心——你不會懂

的，但我可以發誓，我再也沒有法控制自己了；我心裏有點兒什麼在擾動；我止不住了。我就對丈夫說，我生病了，就到這兒來了。我在這兒到處走着，好像在夢境裏，好像我瘋了；現在我變成了庸俗下賤的女人，任何人都會瞧不起的。」

郭羅夫對她已經厭煩了；她那調調兒，她那懺悔，出人意料，又不合時宜，使他很是惱火。要不是她眼淚汪汪的，他還會以爲她在開玩笑在演戲呢。

「我不懂，寶貝。」他柔和地說。「你要怎麼樣呢？」

她把臉偎在他胸膛上，緊緊靠着他。

「相信我的話，相信我的話，我求你，」她說道，「我喜歡誠實和純潔，討厭罪惡；我不知道自己在做什麼事。簡單的人都說：『壞人帶着我墮落了！』現在我也這樣說，壞人帶着我墮落了。」

「別說話，別說話。」他喃喃地說

他注視着她盯着的一對受驚的眼睛，吻着她，對她講些溫柔甜蜜的話，漸漸地，她靜下來了，又快活起來了；兩個人大笑了起來。

他們出去到廣場上的時候，那兒一個人也沒有，到處是絲柏的小鎮，死沉沉的，但是，海水打在海灘上仍然有聲音。海上盪着一隻汽艇，艇上的一盞燈籠暈陶陶地閃灼着。

他們找到一輛馬車，坐到俄安達。

「剛才我在大廳裏找出你的姓：寫在牌子上——姓狄，」郭羅夫說道。「你丈夫是德國人嗎？」

「不；我想他的爺爺是德國人，但他自己是信希臘正教的。」

他們坐在一張椅子上，離教堂不遠，望着海，沒有談話。雅爾達在朝霧中幾乎看不清楚；白雲一動也不動地停在山頂。樹上的葉子也沒動靜，蟬吱吱地叫着，單調、壓抑的海水聲由下面傳來，訴說着和平，訴說着等待我們的永恆的安眠。雅爾達沒有了，俄安達沒有了，海就在下面咕嚕着；現在河也咕嚕着的，將來我們不在了，海仍然會那麼冷漠，那麼空洞地咕嚕着。也許就是這種恆久性，這種對於人類死亡的冷漠，才向我們保證永恆的得救，保證塵世不息的生命，保證向着至善至美不息的前進。郭羅夫坐在那個年輕女人旁邊，在黎明中她看上去是那麼可愛，他由四周有魔力的景物中得到了安慰，簡直是給迷住了——海、山、雲、遼闊的天。他認為一個人沉思的時候，這個世界的一切真是多麼美麗：一切，除了我們忘記了生命更高的目的和人類的尊嚴時所想的所做的。

一個人走到他們面前（可能是個警衛），看看他們，又走開了。這件小事也顯得那麼神秘美麗。他們看見一艘輪船到了，船上的燭光在黎明的光輝中熄滅了。

「草上有露水了，」安娜沉默了一會兒說道。

「嗯，是回去的時候了。」

他們回到城裏。

於是，他們每天十二點鐘在廣場上見面，在一道吃午飯、晚飯，散步，欣賞海景。她抱怨說睡眠不好，有心跳的毛病，一再問着同樣的問題，一會兒因為嫉妒而苦惱，一會兒又嫉妒他對她不夠尊重。常常在廣場上或是公園裏，附近沒有人的時候，他就把她一把拉過來，熱情地吻她。

在大白天那些偷偷的吻，那份閑散的心情，海的熱氣和氣味兒，眼前不斷掠過的豐衣足食的懶散的人，這一切使得他完全改變了；他不住地對安娜說她是如何美麗，如何誘惑人，他非常之熱情，不肯離開她一步，而安娜呢，常常沉思，不斷地逼他承認他不尊重他，一點兒也不愛她，看出她只不過是個平凡的女人。幾乎每天晚上他們要坐車到城外去，到俄安達或是瀑布那兒去；郊遊的結果總是很好，風景必定會使他們覺得美麗，精彩極了。

他們知道她丈夫快來了，但他來信說眼睛有毛病，請他太太盡快回家去。安娜準備趕快回去。

「這樣很好，我要走了。」她對郭羅夫說道。「這就是命運的安排！」

她坐馬車到火車站，他一道去送她。他們坐馬車逛了一整天。她在火車裏找到了位子，開車



的第二次鈴已經響過了，她說道：「讓我再看看你——再看你一眼。就像這個樣子。」她並沒有哭，但是傷心得好像生了病似的，臉發着抖。

「我會想你——記得你。」她說道。「上帝保佑你。高高興興的。不要把我想得很壞。我們永遠分別了——註定了的，因為我們本不應該碰到的。好，上帝保佑你。」

火車很快地開走了，車上的燈光立刻不見了，過了一會兒，連聲音也沒有了，彷彿是萬事湊合起來要使那場甜夢，那種瘋狂盡可能地快結束。郭羅夫一個人站在月臺上，注視着黑暗的深處，聽着炸猛的叫聲和電線的嗡嗡聲，彷彿他剛剛由沉睡中醒過來。他沉思着，現在，他生命裏又有了一個插曲，一件奇遇，又結束了，什麼也沒留下，只有一份記憶。他很感動，很悲哀，有點兒愧咎：這個年輕女人，他再也見不到了，而他和她在一起並不快活；他對她很溫存很親愛，但是，他的態度，他的口吻，他的撫愛，總有點兒輕鬆的譏諷，有點兒比她年齡大一倍的幸福男人所有的那種橫驕。她總是說他心好，特殊，高潔；顯然的，他給她的印象與他真實的人是不同的，因此，他不知不覺之間已經欺騙了他。

現在在火車站上，空氣裏已經透着點兒秋天的味道兒了；是一個寒冷的夜晚。

「我也該到北方去了。」郭羅夫離開月臺的時候，心裏想。「正是時候！」

## 三

在莫斯科的家裏，冬天的日常瑣事已經成了定規。火爐暖起來了，早上，天還沒亮，孩子們吃早餐準備上學的時候，保姆就會把燈點亮一小會兒。已經下霜了。第一次下雪的時候，雪車在第一天就出去了；那白色的大地，白色的屋頂，非常爽目；人的呼吸也暢快舒服了；冬天把人的青春帶回來了。年老的菩提樹和赤楊披着白霜，顯得非常可親；那些樹比絲柏和棕櫚樹離人的心更近，和它們在一起就不願去想山和海了。

郭羅夫在一個晴朗有霜的日子到了莫斯科，當他穿上皮大衣，戴上暖和的手套，沿着柏卓加那條路散步的時候，當他在星期六晚上聽到鐘聲響起的時候，於是，最近那次旅行以及他玩過的一些地方，對他就失去魅力了。逐漸地，他浸在莫斯科生活之中，一天貪婪地看三份報紙。他很想上去飯館，夜總會；參加正式的應酬、慶祝會；招待一下有名的律師、演員，和一位教授在醫生俱樂部打牌；他都覺得很得意。他可以吃下一整份泡菜燉肉，用莫斯科式的盤子端上來的。

一個月過去之後，安娜的影子會在他記憶中模糊的，只是有時候夢見一下她那動人的笑容，就和他夢見其他女人一樣。但是，一個多月過去了，冬已深了，一切在他記憶裏仍然是那麼清晰，彷彿他在與天才離開安娜似的。他的記憶越來越鮮明了。在夜晚的寂靜中，孩子們準備功課

的聲音傳到他書房裏的時候，他聽着什麼歌曲或是餐館裏彈的風琴的時候，風雨在煙肉裏號叫的時候，他就會突然想起一切：碼頭上的情景，山上有霧的清晨，從佛多西來的輪船，還有那些切混合在一起了。他並沒夢到安娜，但她到處跟着他，望着他。他一閉上眼睛，她就在他眼前，彷彿她那個人就在那兒，比以前更可愛，更年輕，更溫柔，而他想像自己也比以前在雅爾達時更好。許多個傍晚，她由書架上、壁爐裏，屋角上瞅着他——他聽得見她的呼吸，她衣服嚙嚙嗒嗒的聲音。在大街上，他的眼睛跟着一些女人望着，尋找和她相像的女人。

他渴望把自己的心事告訴什麼人，很是苦惱。但是，在他家裏，根本不可能談到他的愛情，在外面又沒人可談；他當然不能把心事告訴他的房客或是銀行裏任何人。而且，又有什麼可談的呢？他當時並沒有愛過她，是不是？在他與安娜的關係中是否有什麼美麗的，詩意的，啓發人的，或者僅僅是有趣的東西呢？他不得不含糊糊糊地談到愛情和女人，沒有一個人聽得出他究竟是什麼意思。只有他的太太會抽一下那對黑眉毛說：「風流人物的角色可不適合你呀，貴羅夫。」

一天傍晚，他和一個官員在醫生俱樂部裏打牌走出來，忍不住說道：「可惜你不知道我在雅爾達認識了一個多迷人的女人！」

那人上了他的雪橇，滑走了，但突然轉過身來大叫道：

「郭羅夫！」

「什麼事？」

「今天你的話很對：鱒魚是有點臭。」

這句話如此普通，不知為什麼使得郭羅夫很憤怒，認為又髒又卑鄙。多麼野蠻的態度，多麼粗魯的人！啊，多麼無聊的夜晚，多麼沉悶單調的日子！狂亂的賭博，饕餮，狂飲，永遠不斷地談着一件事情！徒勞無益的工作，對於一個話題反反覆覆的談話，這一切消磨了一個人最好的一部份時間，最好的一份力量，最後只剩下萎靡無力的生命，只剩下荒謬的一團糟，沒有逃避，不能撇開——彷彿是在精神病院或是監獄裏。

郭羅夫滿腔憤慨，一夜也沒睡覺。第二天頭痛了一天。以後幾夜，他也睡得不好；他在床上坐起來思索，或者是在房裏踱來踱去。他討厭孩子們，討厭銀行；他那兒也不想去，什麼也不想談。

十二月裏，他準備出去旅行，對他太太說他要去聖彼得堡爲一位年青的朋友做點兒事情——而他却向着史鎮出發了。幹什麼呢？他自己也不知道，他要看看安娜，要和她談話，假若可能，還要安排一次幽會。

他早上到了史鎮，他要了旅館裏最好的一間房，那間房裏地板上鋪着灰色的地氈，桌上有個墨水壺，灰撲撲的，頂上有個騎馬的人兒，斷了頭，拾起一隻手拿著帽子。挑夫供給了他必要的消息：狄家住在新斯大羅街上自己的房子裏，離旅館不遠；他很有錢，生活潤氣，養了幾匹馬；鎮上每個人都知道他。挑夫把他的姓唸成「崔」。

郭羅夫從容不迫地到新斯大羅街，找到了那幢房子。在房子正對面有一道長長的灰色欄柵，上面釘了許多釘子。

「那樣的一道欄柵真會叫人想跑掉。」郭羅夫想，看看欄柵，又看看房子的窗子。

他心裏想：那天是個假日，她的丈夫很可能在家裏。而且，無論怎樣，撞進屋子裏去打擾她，總是好笨的事。假若他信封信給她，又可能落在她丈夫手裏，那樣一來，一切就糟了。最穩當的還是等機會吧。於是，他不停地在街上走來走去，在欄柵附近徘徊，等待機會。他看到一個乞丐在門口，聽見狗向他叫；過了一個鐘頭，他聽見鋼琴的聲音，很輕微，很模糊。也許安娜在彈琴吧。大門突然打開了，一個年老的女人出來了，後面跟着那隻熟悉的白色哈叭狗。但是他的心猛烈地跳起來了，興奮得連狗的名字也不記得了。

他又不停地走來走去，越來越討厭那灰色欄柵，心裏惱火地想着安娜已經把他忘記了，也許正和另一個男人在尋開心呢，一個女人從早到晚就得看着那道該死的欄柵，有那樣的事也是很自

然的。他回到旅館裏，在長椅上坐了很久，不知道要幹什麼，於是他吃了飯，睡了一大覺。

「這一切是多麼愚蠢多麼惱人！」他醒來的時候，望着那黑暗的窗戶心裏想。已經晚上了一。我已經好好睡了一覺。晚上幹什麼呢？」

他坐在床上，上面鋪着醫院裏那種便宜的灰毯子。他懊惱地挖苦自己。

「好，這就是你那個牽着哈叭狗的女人。這就是你的奇遇，這倒是個消磨時間的好地方。」早上在車站上，一幅大字的戲院廣告引起了他的注意。「藝妓」第一次要上演。他想了想，坐車到戲院去了。

「她很可能去看初上演的戲。」他想。

戲院坐滿了人。像所有的小地方戲院一樣，燈架上面霧朦朦的，樓座裏嘈雜騷動；在開演之前，當地的一些花花公子在第一排裏站着，握着兩手放在背後；在省長包廂裏，省長小姐坐在前面的位子上，圍着一條長圓筒的皮圍頸；省長却謙虛地掩在門帘後面，只看得見他的手；幕幌動了；樂隊奏着音樂。觀眾走進來找座位的時候，郭羅夫急切地一一看着他們的臉。

安娜果然也來了。她坐在第三排，郭羅夫望着她的時候，他的心縮緊了，才知道世界上再也沒有人在他心目中是如此親近，如此珍貴，如此重要。那個普普通通的小女人，沉沒在一羣土包子之中，手裏拿着俗氣的望遠鏡，現在可充滿了他整個生命，是他的憂愁，他的快樂，是他現在

所渴望的唯一的幸福。在那惡劣的樂隊音樂中，在那不成樣的小提琴聲中，他却想着她是如何可愛。他想着，做着夢。

一個年輕人，蓄着小小絡腮鬍，高高的哈着腰，和安娜一起走進來，坐在她旁邊；他一步一步點頭，彷彿不斷地在行禮。也許這就是安娜在雅爾答在一陣怨氣中稱爲有奴根性的那個丈夫。他那細長的個頭兒，絡腮鬍子，一小塊禿頭，確實透着點兒有奴根性的人那種退讓作風。他的笑叫人作嘔，衣服扣眼裏掛着一個學術徽章，就像侍者的號碼牌。

第一次休息的時候，安娜的丈夫出去抽煙去了；她仍然坐在位子上，郭羅夫也坐在正廳前排，走到她面前去勉強笑着用顫抖的聲音說道：

「好嗎！」

她望了他一眼，臉一下子白了，又驚惶地望着他。簡直不能相信自己的眼睛，兩手緊緊抓着扇子和望遠鏡，顯然是在盡力控制自己不要昏過去。兩人全沒說話。她坐着，他站着，因爲她的苦惱而惶恐，不敢在她旁邊坐下來。小提琴和笛子大叫着。他突然感到很害怕：彷彿包廂裏的人全望着他們的。她站起來匆匆走到門口，他跟着她走，兩人恍恍惚惚走過走廊，在樓梯上走上走下，穿制服的長官，教師，官員們，全戴着徽章，在他們眼前掠過去，還有些太太們，還有掛在鉤子上的皮大衣。他們感覺到流動的風，聞得到陳煙草的氣味。郭羅夫的心猛跳着，心想：

「啊，天！這些人，這個樂隊，爲什麼在這兒呢！」

就在那一刻，他突然想起，當他在車站給安娜送行的時候，他還以爲他們之間一切已成過去，他們再也不會見面了。但是，結束還遠得很啊！

一道窄窄的幽黯的樓梯，上面註明「通往劇場」，安娜在那兒停住了。

「你嚇了我一大跳！」她喘着氣說，臉色仍然蒼白，仍然是楞楞的。「啊，你嚇了我一大跳！我簡直要死了。你爲什麼來呢？爲什麼？」

「但是，爲我想想，安娜，爲我想想——」他低聲倉促地說。「求你爲我想想——」她望着他，是惶恐，是懇求，也是愛；她盯着兩眼望着他，把他的容貌更爲清晰地印在她腦子裏。

「我好苦啊，」她自願自說下去，沒有聽他的話。「我一直只是想着你；我只是靠着想我才活着。我要忘記，忘記；但是，爲什麼，啊，爲什麼你來了呢？」

在樓梯口上有兩個學生抽着煙向下看，但那對於郭羅夫却沒有什麼兩樣；他把安娜拉過來，親着她的臉，她的手。

「你在幹什麼呀，你在幹什麼呀！」她惶恐地說，把他推開，「我們簡直發瘋了，今天就走吧；立刻就走吧——千萬別這樣了，我求求你——有人來了！」

一個人走上樓梯。

「你非走不可，」安娜小聲說。「聽見了嗎，郭羅夫？我一定到莫斯科看你。我一直不快活。現在我也不快活，我永遠永遠也不會快活的，永遠！所以別使我更痛苦了！我一定到莫斯科來。但是現在，咱們分開吧。寶貝，好人，咱們分開吧！」

她緊緊握了一下他的手，急急忙忙走下樓，又轉過頭來看他，他由她眼睛裏看得出她是真不快活。郭羅夫站了一會兒，傾聽着，一切都靜下來的時候，他找到了大衣，離開了戲院。

## 四

安娜開始到莫斯科去看他了。每兩三個月，她就離開史鎮，對她丈夫說是爲了一種婦科病去看醫生——她丈夫相信她，也不相信她。她到了莫斯科，就住在巴乍兒旅館，立刻派了一個戴紅帽子的人到郭羅夫那兒去。郭羅夫就來看她，莫斯科沒有一個人知道。

有一次，他在一個冬天早上去看她（送信的人頭天晚上來找過他，他不在家）。他和女兒一同走着，送她去上學。天下着雪，大片大片濕濕的雪。

「今天只有三度，還是下着雪。」郭羅夫對她女兒說。「但是只是在地面上才有這樣的溫度，在更高的大氣層裏溫度就完全不同了。」

「爲什麼冬天不打雷呢？爸爸。」

他也解釋了。他講的時候，都一直想着他要去幽會去了，而沒有一個人知道那回事，也許永遠也沒有人知道。他過着雙層生活，一層是公開的，是所有需要知道的人看得見的，充滿了傳統的真理與虛偽，和他朋友們以及認識的人的生活完全一樣。還有另一層秘密的生活。由於環境奇妙的湊合，也許是偶然的湊合，凡是對於他有趣味的很重要的，凡是對於他不可缺少的，凡是具有誠心誠意的感受而不自欺的，凡是造成他生活核心的，這一切都是瞞着人的；另一方面，凡是虛偽的，是掩護他遮蔽真情的外壳，譬如他在銀行的工作，他在俱樂部的理論，他提到「低劣動物」的話，他和太太一道去參加慶祝大典——這一切是公開的。他對於別人也設身處地的想，就不相信他所看到的一切了，認爲每個人真正的最有趣的生活都是躲在秘密中過的，就如同躲在黑夜中一樣。每一個人的私生活都是以秘密爲基礎的，也許就是一部份爲了這個原因，文明的人類才如此緊張焦灼，個人的隱私才應該受尊重。

郭羅夫把女兒送上學之後，便到旅館裏去了。他在門廊裏脫下皮大衣，走上樓，輕輕敲着房門。安娜穿着他喜歡的灰色衣服，旅行和等待已使她精疲力竭，從頭天晚上起就一直等他來，她臉色蒼白，望着他，一點兒笑意也沒有，他還沒走進屋，她就撲在他的胸前。他們久久吻着，彷彿兩年沒有見面。

「啊，寶貝，你過得好不好？」他問道。「有什麼消息嗎？」

「等一下；我等一會兒告訴你——我不能說話。」  
她是不能說話；她在哭泣。她轉身離開他，用手絹拭眼睛。

「哭就哭了吧；乘這個時候我來坐下，」他心裏想，在一張靠背椅裏坐下了。

然而，他打鈴要茶。他喝茶的時候，她仍然站在窗口，背對着他。她完全是因爲心裏煩亂而哭，感到他們的生活是如此悲哀；他們只能秘密地見面，像小偷似地瞞着人！那豈不是一種破碎的生活？

「來吧，別哭了，寶貝！」他說道。

他看的很清楚，他們這份愛情不會立刻了結的，而且還看不出何時結束。安娜對他是越來越親蜜。她簡直是崇拜他，假若對她說他們的愛情必定有一天會結束，那是不能想像的；而且，她不會相信！

他走到她身邊，扶着她兩肩，柔情地撫弄她，說些使她開心的話，就在那一刻，他看見了自己在鏡子裏的樣子。

他已經開始有白頭髮了。他覺得很奇怪，在過去幾年之中，他竟老了許多，樣子也不好看了。他手底下的肩膀很溫暖，一抽一抽的。他對這個生命感到同情，仍然是那麼溫暖，那麼可愛，但是，很可能像他自己一樣，就要枯萎憔悴下去了。她爲什麼這樣愛他呢？他在女人眼裏總是

和他真實的人不同，她們愛的不是他那個人，而是她們自己的幻想所創造的一個人，是她們畢生熱切尋找的一個人；後來，當她們看出自己的錯誤時，仍然愛他。而她們之中沒有一個人和他在一起是快活的。過去他遇見過一些女人，和她們在一起，和她們分手，但他從沒有愛情；你愛說那是什麼都成，但決不是愛情。而現在，他的頭髮白了，却愛起來了，真正的，實在的愛情——他一生中第一次的愛。

安娜和他就和一般非常親密的人一樣相愛，像夫妻，像密友。他們認爲命運註定了他們要相愛，他們不明白爲什麼他有個妻子，而他有個丈夫；他們就像是一對候鳥，被人捉到了，強迫着生活在兩個不同的籠子裏。他們彼此對過去自覺慚愧的事都很原諒，他們對於目前的一切也原諒，覺得他們這份愛情把兩人全改造了。

以前在他心情不好的時候，他就用自己想得出來的一切道理來安慰自己，但是現在，他可不喜歡理論了；他只有深深的同情，他要誠懇，要厚道。

「現在不要哭了吧，我的寶貝，」他說道。「你已經哭過了，那就够了。咱們現在談談吧，我們會想出什麼辦法來的。」

於是，他們在一塊兒商量了很久，商量如何才不致於秘密幽會，瞞着人，住在兩個地方，兩個人很久都不能見面。他們如何才能擺脫這副不可忍受的枷鎖呢？

牽着哈叭狗的女人

二四

「怎麼辦呢？怎麼辦呢？」他問道，抓着自己的頭。「怎麼辦呢？」彷彿立刻就會有辦法似的，於是幸福的新生活就開始了；他們倆全看的很清楚，結束的日子還遠得很吶，但是，最複雜最困難的，只不過是如何開始？

選自「新時代」第二卷第八期

## 裁縫的女兒

Guido Piovene 著

我們和食物彼此不和，也許是真的。一件往事兜上心頭，那不是第一次了。近來那往事已有好幾次回到心裏來折磨我。說不定我開始要挨餓了。

那是很久以前的事了。爸爸在城外一家傢俱工廠工作。他總是天曉出門，一直到晚上，家中只剩下媽媽和我。我已讀完初小。我的回憶就始於兩學年之間的假期。白天的時間我都和媽媽在一起，她做裁縫賺錢，因此，她在家裏頗有權威。我們總是一塊兒坐在敞開窗幔的窗口。我能幫忙，幫幫忙，幫不上忙的時候，就讓我的目光閒蕩，從她的手到下面的街道。就這樣子，我漸漸習於沉默。

我常常看主顧們定做衣服、試樣子，就好像看戲臺上的表演一樣。媽媽最重要的主顧，是一

位交際婦女，工業家的太太，她的衣服是由大時裝公司買來的，却到媽媽那兒改做過時的衣服，並且取時裝設計的樣本，那些樣本是媽媽靠一個伙計幫忙，由一些最著名的裁縫那兒翻印來的。

這位太太衣服很多，各種各類的，應有盡有。她已入中年，但她仍體態硬朗，容色清新；她煥發着熱與活力。她有一張豐滿的臉，厚厚的眼臉，彎曲的頭髮，潔白的牙——比一般人的牙多，我這麼覺得，因此，我坐在我的角落裏，常常在她說話的時候數着她的牙。然而，她整個身子，不知爲什麼，看上去才是「肥沃的」，猛產着肌肉、言語和衝動的表情。當她脫衣服試樣子的時候，一派勝利者的神態，傲然站在屋子中間，就像那位置是她強奪來的。透明的內衣，露出了她乳白的身體，上面還有大塊大塊的紅印子，好像是有人用巴掌打過的。

她對於文學、繪畫、銀嬰兒、帶孩子以及愛情上的事，全都懂。她周旋於上流社會，樂善好施。偶爾她也帶着她丈夫一道兒來，是個矮胖子，在她試樣子的時候，他就默默坐在屋角。他和我，最後在各自的坐位上瞪着眼互望着，一句話也不說，好像是兩隻怯生生的動物。

現在，這位太太注意到我總是專心地望着她。睜着兩眼，默默不語，便覺得我在外表上很有貴族氣派，完全不在乎我的環境。她一開始，好像是要試驗我一下，邀我到她家去和她的孩子們玩，她有五個孩子。我看見她時四周圍着孩子，又白又紅，得意洋洋，她的房子也像她那個，擺滿了裝璜美觀的家具，堆滿了鮮花，到處是盆景的綠葉。她把我和那些孩子們帶到一張桌

邊，桌上擺着一排大盤子裝的糖菓。然後她就把我帶到一旁，問到我的讀書情形。我上的是公立學校，在那兒只能學到一些凡夫俗子的習氣與神態，她認爲那是非常令人惋惜的事。

從那天以後，她到媽媽那兒走動得比以往更勤了。有時候；她要我由坐位上站起，然後上上下下打量我，我就站在她面前，籠罩在她身子的陰影中，她透明的內衣幾乎無以遮身。最後，她搖搖頭，好像懷疑着什麼。她很圓通地詢問媽媽，問我是否可能是某貴人年輕時某桃色事件的結晶。她接着說道：「因爲漂亮的女孩子在任何環境裏都可找到，但是，她們的手和腳就露出了寒微的出身。這個孩子，在另一方面，雖然談不上漂亮，她的手、腳、手腕、腳踝，就是一個大家閨秀也可能羨慕的。」

後來，她在交際場合遇見的一個人告訴她，手和腳一點兒也不能作爲評斷，因爲貴族的手和腳在普通人裏也會偶而碰到的，例如，在女僕之中就會看到。表示教養絕對可靠的特徵是頸子的線條，但這個鑑別，要到成年時所有的身體線條都變粗了才能決定，此後，她就細看我頸子的線條，我的頸子細而長。「在我看來，是很美的。」她說：「但是，你年齡還太小。到你長大了我們才知道。」然後她就離開了我，顯然是心神煩亂，沒有得到我出身高貴的任何可靠保證。

一天，她向媽媽建議，把我送到一個寄宿學校去讀書，由她擔負責用。媽媽拒絕了，說她需要我，而爸爸會反對的。從此，我的恩人，被媽媽的拒絕所刺激，談到我的時候就像我不僅是一



個貴人，還是一個奇蹟，是違反了自然律，自然律本來是要使我如花似玉，却成爲平凡的（她說此話的時候，把她的目光轉向媽媽，彷彿是要肯定我和媽媽之間的對照）。她說，倘若我從自然的感化之下硬給搶走，自然就會重振神威。她向媽媽指出，假若她沒有考慮到我是高尚的，她就犯了什麼樣的罪過。

「這孩子和其他家世相同的女孩子太不同了，不能像這樣子忽視的。」她說道，「我說話很坦白，因爲我感覺說這話是我的責任。一個人的生命，你的女兒的生命，在生死關頭呀。她本可以長成一位貴婦；硬把她更優越的本性麻痺了，自私、愛假面子，就硬把她壓制住，那真是大罪過，其實，把她安頓在一個比較適合的環境裏本是輕而易舉的事。在她那個年齡，一個樣子，一句話，都足以把她毀了。」（要是這位太太知道，媽媽提到她時，也許是想到她身上洋溢的活力，而稱她爲「那條母牛」，她就會認爲她的話是對的。）

她在試樣子的時候就發表這些宏論，常常是薄衣蔽身，而我，在我那角落裏心不在焉地聽着，一直盯着她的屁股。於是，她又講到希望送我去的那個寄宿學校，列舉出那兒的修女，她們全是很有資格的人，並且舉出幾個大戶人家的女孩子。她們都是在那些修女那兒受過教育的，要是她們收留我的話，媽媽豈不認爲那是樁走運的事，是天保佑嗎？

她來一次，我提醒媽媽一次：她對我所犯的罪過是與時俱增的。有朝一日，我問起她來，爲何她錯過了這樣一個機會，她將何以回答呢？在她的餘生中，明知道她對我所作的不可彌補的傷害，而且因我自覺的非難而感內疚，她又如何敢直視我的眼睛呢？

媽媽仍不情願，一則因爲她覺得我會不快活，再則因爲她對於我必須交往的人有一種本能的反感，但她終於說道：「我並不信服那回事，但也許這對於你倒真的是件走運的事。」

她提出一個折衷的辦法：我白天去寄宿學校上學、玩樂，但在家裏睡覺，「就像好多女孩子一樣，」她說。

「但那不是這樣一個好學校呀！」我的恩人反對道。「第一、修女們不收走讀生；那是慣例，是校規；那怕那學生就是公主，她們也不會改變的。她們是十分對的，因爲這樣一個好學校就必須把女孩子們隔離起來，把她們移植到一種不同的氣氛裏去，就好像她們在那兒就不致受到一切妨害的影響。爲什麼在所有的人之中單單你就要找麻煩，就要提條件呢？就像你是在幫她們做好事，而實際上……」她停住了，因爲不便說下去。

「即使安娜並不脫離外界的影響，我對於這樣教育安娜有何效果，也沒有什麼把握。那就是整個的目的，是不是？你應幫助我，不應該阻撓我。」媽媽仍然頑固不化。

這位貴婦人不再希望由媽媽身上爭取一個大公無私的盟友，以抵制媽媽自己和我所出生的那個家庭，她說話更不隱諱了：「假使安娜就要和一個比你自己的社會地位更高的人結婚，而這個

人要求你別出面，你憑着良心會怎麼辦呢？」

媽媽對於這個出其不意的質詢讓步了，然而，她對於寄宿學校那回事，仍然堅持她的立場。她永也不了解「爲了孩子們的利益，父母有犧牲一切的權利，在必要時，甚至根本不出面。」執迷不悟地堅守着我們的鐵床架，就是在她旁邊我所睡的那個。

最後，我的恩人不得不讓步了，因爲她決定以任何代價來拯救我。她央求媽媽，媽媽帶着一種既固執又尊重的神情望着她。然而，她只好從媽媽打算作的些微讓步中，而爭取最大的好處。她說服修女們收我做走讀生，無疑的，把我說成一個無辜的犧牲者，她們有義務抗爭我卑微的環境而拯救我。

我想到要去上寄宿學校就高興，在那麼多高貴的孩子們之中，她們，在我想像中，有着金黃色的頭髮。開學的時候，媽媽給我做了一件漂亮新衣，這樣我在那些風度高雅的小伴兒之中，就不會顯得不相稱了。現在，她對於我的新處境可很認真了，並且下決心我得從其中得到完全的利益。她兢兢業業照顧着我身上的清潔，我圍裙的清潔，甚至於我內衣的清潔（彷彿我在學校裏非得脫衣服似的），這使我不勝其煩。每天早上，她把一個小包連同我的書遞給我，小包裏裝着麵包與水果，或是麵包與巧格力。我因爲不是寄宿生，就不可以和學校裏其他同學同進午餐，必須從家裏把食物帶去。

當媽媽把書和吃食遞給我的時候，她臉上總帶着非常嚴肅的神情，就像是把我恩人原先加之於她的責任重擔移交給我。她把書本與食物遞給我所表示的那種肅穆，使我感覺到，假使我讓援助我的婦人失望了，我的罪過將是如何重大，而每天早上，我離家的時候，我對於雙親、我自己以及我的命運，負起了如何重大的責任。因此，我離家時總是感覺被一個壓壞人的重擔壓垮了，那重擔剝奪了我的自由，使我茫茫然；然而，溫順而深情的我，對於這個感覺沒有再進一步想下去，認爲那是理所當然的。

也許是由於這種未被察覺的負荷，也許是由於修女們與同學們的態度，我在學校裏的成績很壞，總是不及格。實際上，那位貴婦人認爲我所有的才能，我並沒有。媽媽的話是對的，她說：「相信我的話，太太，她正和其他女孩子一樣的。」只不過是我的沉默與含蓄被當作是才智與敏感覺罷了。事實上，我只是有一個重感情的天性，渴望被人寵愛。

試驗了一年之後，我的恩人取消了她的經濟援助，將我的失敗歸罪於媽媽，因她把我留在舊環境中。「這證明我是對的，」她說道：「就照你的辦法行下去，但是，假若早上做的事，晚上又推翻了，那全是白費力氣。」於是，她就讓我聽天由命，交給公立學校去了。

但是，起初，我在寄宿學校忍受了整整一年不快樂的時光，在那段期間，我遭受了在家裏從未忍受過的——一種饑餓。在同學們眼中，我是「走讀生」，與她們飲食起居不在一起，是她們

恨恨的孤獨對象。修女們對我是敵對的，並且表示，我呼吸那種空氣，只是一個恩惠，而由成績來判斷，是沒有什麼意義的。她們是機敏而實際的女人，是生意人，而不是信教的人。我慢吞吞的作風，我傻楞楞的沉默，甚至我對愛的渴望，要與人交往的慾望，她們都覺得礙事，認為我是卑賤出身的象徵；她們之中更嚴厲的人，認為這些現象，是罪孽深重的氣質的象徵。她們永遠告誡我：機敏些、實際些，把我心中的情性除掉。

我在那些（幾乎是所有的）教員之中所發覺的性格之卑鄙、對名利的熱衷、以及由她們所侷限的那個小天地裏所得到的讚許，這一切驅使她們鼓勵其他孩子們對我的態度，慫恿她們反對我——甚至於那些對我態度未定的孩子們也在內。她們一察覺到我不受歡迎，便竭盡其能助長那情勢，毫無猶豫地將我拒之於學校的團體生活之外。她們招人注意我不良的學業成績，並且支持其他孩子們對我的批評：我是「愚蠢的」。我就這樣子變得越來越冷漠、沉默。

中午，我總是孤零零地坐在一張學校的椅子上吃我的麵包與水果，或是麵包與巧克力，那使我饑餓。真正的饑餓總是渴求其他什麼食物，別人所吃的食物。這就是我的饑餓。就是這個緣故，饑餓既充滿我心中甚於往昔，我的生活似乎完全被饑餓支配着，滲透着。我總是想與其他人同坐、同睡、同飲於談笑之中，同在洗臉盆的水中洗濯，把我浸沉在她們羹湯的熱氣裏。我一個人坐在椅子上，我幻想着她們是儀態萬方，臉蛋兒依稀罩着湯碗裏嫵娘升起的水氣。這一副美

的幻象，使得我不能用麵包、巧克力和水果來滿足我的饑餓。傍晚回家的時候，我困頓、饑餓，因為我沒有分享那羹湯，也沒吸入那水汽，我衰弱無力，因為缺乏我認為唯一可飽人的食物，於是，我就盡靠家常的燉菜了。我的饑餓終於止住了，我在那鐵床架裏找到了安寧，在床上，我可以聽到雙親的呼吸。我上床睡覺，便把那些纏人的渴望拋開了，因為，在這兒，我至少感覺到我是屬於某人的。

修道院長的生日是在四月裏，修女們為她籌備慶祝。演戲化費太大，因此，決定讓最小的學生們在大彌撒之後在教堂裏來一個合唱。我被准許加入此儀式。我們將罩着薄薄的面紗，使我們看上去好像天使，頭上還戴一個花圈。面紗要在最後一刻才做起來，這樣就可把籌備工作瞞住院長，而不致破壞她的驚喜。因為學生們不得睡覺，在晚上偷偷幹活，次晨早早起床，我便被允許在學校睡那麼幾個鐘頭。頭晚，羅貝泰，也是一個學生，從她家花園裏採來一大盆鈴蘭。

開始工作之前，羅貝泰有點兒發熱，他不得不躺上床休養，退出慶祝節目。她窈窕纖弱，修長的腿，金黃色的頭髮幾乎是白色的。她在學校裏也很遲鈍，然而，她的遲鈍，充滿了貴族的鄙夷，却引起了敬意，一點兒也沒降低她的聲望，實際上，反而加強了她對同學們、老師們的權威。每當我回想起她，內心就感到一陣酸溜溜的冷顫，同時聞到一陣香味兒，就像那梗子細細的、葉子暗綠而無阴影的春天花朵所發出的香味兒。

我們二十個人，還有兩位修女，在熄燈響過之後，便在一個教室裏偷偷工作起來。一條條長長的薄紗搭在我們膝上；鈴蘭花由老師書桌上的盒子裏發出幽香，揉合着另一股香味兒，較不刺鼻，却是浸染得更深的，由那一點兒也沒洗好的、溫暖而年輕的身體所發出的。我浸沉在那氣氛之中；我喜歡它，滿心激動，因為我和其他的人，由於那一片紗霧，呼吸同樣的悶熱空氣、剪刀針線輕捷的穿梭、剪料子的聯聯聲，而結成一體了。我曾首次在夜晚安排如何加入學校生活，而現在，我正心醉神迷地生活着，因為我畢竟屬於團體了。我不再餓餓了，我感到飽滿。當我們走近盒子，取花做花圈的時候，鈴蘭的馨香使我如此激動，於是，突然之間，我打破了深沉的岑寂，又叫又跳，發出了尖銳的無意義的叫喊。這在一個沉默寡言落落寡歡的孩子，是非常令人吃驚的，以致別人可能想像我是突然發了瘋。一位老師立刻抓住了我胳膊，在我耳邊噓噓地說：「你這傻瓜！你要把院長吵醒，把什麼事都洩露了嗎？」於是，她們全體師生都搖搖頭，我聽見了兩個字：「愚蠢」。然而，我是快活的，並沒覺得丟臉。

睡了幾小時以後，我們全在盥洗室洗臉。我會和她們在一塊兒睡覺、洗臉，而感覺我是她們之中一份子。然後，把我們的手工完工之後，我們就在大彌撒之前數分鐘匆匆穿好衣服。由於缺乏睡眠，我們全都相當蒼白，而且全部齋戒，因為我們必須拜受聖餐。我已把花圈戴在頭上，正要戴上面紗，那時門開了，生病的那女孩子進來了，碩長而姣美，後面跟着一個看護。看護說，

羅貝泰一夜之間痊癒了，她背得歌詞，要求參加合唱。一個修女說道：「啊，那難辦……沒有再做一條面紗的料子了，所有的鈴蘭已經用完了。」

羅貝泰筆直站在我們面前，但她並沒望着我們。她拒人遠遠的，渾身一股刁鑽勁兒，使我想起的是一片綠葉上強烈的白光，或者是使人咬牙切齒的冷汗。她一直把她那長長的睫毛搭在那雙近視眼上。我感到她支配着我們，甚至支配着主持的修女——使我毀滅。因為那時修女說道：「除非，嗯……」

我屏住呼吸。

「除非其他的人之中有人讓出她的位置。羅貝泰比其他許多人都更有權利。豈不就是她把花拿來的嗎？她是個寄宿生。」

我感到每個人都望着我。

「安娜，你是走讀生……」修女繼續說着，狠狠地望了我一眼，那一眼，就把我和全體隔開了。她停了一會兒，彷彿是等着我自發的同意。那沒有發出來，她彷彿是因自己的猶豫而煩惱了，又生氣勃勃、實事求是起來，叫道：「來吧，趕快，沒有時間了。」

我連忙把花圈取下，沒說一句話，遞給我的同學。我相信我是楞楞地瞪着她的。她沒有看我，却默默地接過花圈，就像把那花圈給她是世界上頂自然的事。花圈有一股刺鼻的香味。

我們去教堂的時候，我稍稍吊在後邊，想要溜掉了，爲的是要把自己一個人關在一間教室裏。但我被管理員攔住了，她手裏拿着一個小包。

「我正在找你，安娜。你媽媽給你送來的東西。」

那小包和通常一樣的，裝着麵包和一塊巧格力。那天，我曾經這麼希望過：在和其他的人一起唱完歌之後，便准我和她們一道吃午飯。

「快快拿到教室裏去，然後到教堂裏去。」管理員說完，便走開了。

我走近教室，在書桌前坐了一會兒。我既未對同學與老師感到憤怒，也不企求報復；然而，我不再想分享她們的食物了。我想到她們時無動於衷。我却對手中包着的食物感到憤怒，要向食物報仇。

學校有一個小園子，濕漉漉的，陰沉沉的，未經栽培，無論是修女們，還是學生們，誰也沒利用過。那小園子由操場上可以看到，與操場隔着一道鐵門，門總是緊緊關着的防人入內。但我記起一條走廊，每天那個時候空無一人。走廊盡頭有一扇窗，俯瞰着那一片荒園。我沿着走廊跑去，懸身於窗臺上，跳下了園子。那是一塊方形園地，草木叢生，三面圍牆，有一堵牆沒有洞口。我冷靜而堅決，彷彿我並不是受一個怪異的衝動所支配，而是在實行託付給我的某項實際任務，我穿過小園子到了那堵無洞口的牆邊。牆下長着成叢紫陽花和一棵墨綠的水松，那水松在那

濕陰陰的土地上紛紛撒着鮮紅的果子。

我用手在地上挖了一個洞，一點兒厭惡的感覺也沒有，便把食物從包裹拿出，扔進洞裏，又把土蓋好。然後，我就用腳踩那上面的泥土。我恨那食物，我要踐踏它。那是我心中剩下的唯一的感情，是我感到非做不可的唯一的行動，在那行動裏，我找到了任何的快樂，我的工作完成了，又從窗口爬了進去，等着彌撒結束。

就是這個記憶，在這些恐懼而半饑餓的日子中，折磨着我。我一直想着那棵水松和那樹下潮濕的泥土。有時候，我覺得好像是我自己的一部份，我繼續活着而被遺忘的那一部份，早就在那地點，在那些無陽光的草木之中。有兩三次，我在夜裏醒來，覺得手上沾滿了泥，必須洗淨：彷彿我曾在睡夢中，脫離了自我，回到那小園裏去挖泥土，尋找着麵包與巧格力。

【譯者按】吉多·拜俄汾(Guido Piovene)爲意大利現代著名文學家之一，出生於一九〇七年，三十歲內即開始其文學與新聞生涯。他於一九四一年以「一個新版依者的信札」(Lottors of a Novice)而蜚聲文壇，這部小說爲古典的書函體。兩部反映戰亂的小說爲「憐憫對憐憫」(Pity against Pity)與「虛偽的贖罪者」(The Fake Redeemers)。吉多·拜俄汾文字中高度的文學素養與他敏銳而深刻的觀察力、綜合力使他不但成爲一個好小說家，並且是意大利新聞文學的重要代表者。精鍊的新聞體爲意大利日報傳統的特色之一。他在這方面的名作爲關於法

國智識界的報導，以及他遊美後所寫的「關於美國」(De America)一書。「意大利紀行」(Italian Journey)爲他最近的作品，是一部非常成功的大書。

選自「文星雜誌」第五卷第一期

## 桑德堡談瑪麗蓮夢露

Julian Scheer 著

——我一向喜歡瑪麗蓮夢露。我用女人的眼光喜歡她，也用男人的眼光喜歡她。她渾身是女人。而女人是太美妙了！她的美麗，她的女性，她的性感，她的磁力，在其他女人身上也可以找到。但她的可愛是：真！真得叫人覺得她就是自然，因此，她的衣服穿得越少就越美，不像是賣弄性感，倒叫人想起飄動的風，流動的水。

在北卡羅來那州的平石小村裏，有一個南北戰爭之前的農莊「康尼馬拉」，那就是桑德堡(Carl Sandburg)的家。

他就在那兒聽到了瑪麗蓮夢露的死訊——就在屋前的走廊上，那兒在夏天的晚上常常由山下

法格龐德小戲院裏飄起一陣陣笑聲喝采聲，戲院就在山下一百碼的地方。

桑德堡為美國人民所愛戴。他們對他是贊許的。但是他那個人太深，太廣，不是任何人可以了解的。他就是塊鐵砧（用他自己的話來說），嘲笑過多少槌子被他的命運打平了，甚至於打凹了。他那個人的個性就像嵯峨的石頭，有一股花崗石般的內在力量，流露在他許多詩篇中，描寫的對象是屠戶，坐貨車的人，小流氓，擲骰子的賭徒，低級娛樂場所以及亞述那色派第三。（我用頭造成了金字塔，我把頭串在小鎮四周的樹上。）

但是，凡是聽過桑德堡隨意彈着吉他唱歌的人，就會知道，詩也可以把一個人帶進許多其他的境界，那兒高高的草中蕩着山谷的歌，風裏飄着好玩的東西，有沖擊的海浪，夏夜的屋子，還有回憶中的女人。

瑪麗蓮夢露就是那些女人之中的一個。

暢銷作家高爾頓（Harry Golden）曾經住在桑德堡附近，也是他的一個好朋友。他回憶說，是瑪麗蓮夢露先找到這位偉大的詩人。他們最初在好萊塢見過面，三年以前，桑德堡到那兒去寫「所講過的最偉大的故事」。他們成了朋友。

高爾頓說，「後來，瑪麗蓮夢露在紐約，在報紙上看到桑德堡也在那兒。她想更進一步認識他，便打電話給她的代理人，他找出桑德堡住的地方，為他們安排見面。」

「她對他說：『讓我握着你的手吧。』他們坐着談了一個鐘頭。自那以後，那一份友誼就很好。」

桑德堡在「康尼馬拉」的書房裏，到處是書本，畫片，報紙，音樂，還有他有名的吉他，簡直像一片叢林，現在還有三張觸目的照片——銀髮蕭蕭的文人和金髮明星所照的照片。

桑德堡是一個偉大而單純的人。我們坐在那兒談瑪麗蓮夢露，他所說的話就和他論愛情的話一樣簡單：「愛情始於一個地方，終於一個地方——愛情什麼也不要求。」那是一個男人談一個女人，他們認識的時候，相距天涯，但他們仍然互相吸引在一起。下面的照片是我們談話的時候照下來的。這塊鐵砧，這位八十歲高齡的普利滋獎金得主，還能夠應付好多槌子的打擊呢。

（譯自“Cavalier” Vol. 13, No. 115為刊該記者 Julian Scheer 訪問桑德堡的實錄）

## 美國當代女作家桃樂瑟·芭爾克訪問記

一九五三年在歐洲的一羣年青美國人，辦了一個文學刊物「巴黎評論」(The Paris Review)。他們剛剛大學畢業，寫詩，寫小說，夢想有一個屬於自己的雜誌，一份不小氣，不固執，新鮮，沒有商業氣的雜誌，專門發表未成名作家的作品，不迎合一般的趣味，而且，付作者稿費。(這一點很重要。寫了稿沒有稿費，就如同與緻勃勃去看一個老相好，敲了門，沒人應，受了冷落，有點兒委屈。)他們的全部資本只有一千美金。

然而，他們馬上幹起來了。他們的雜誌雖沒有商業氣，但對於雜誌的推銷與經營，却很懂得生意經。他們把住在巴黎的美國人的名字全搜了來，挨家挨戶去敲門；三人一組，帶着大疊招貼，深夜出動，該貼的地方也貼，不該貼的地方也貼。整個巴黎市，到處貼着「巴黎評論」。一



直到一九五七年六月，一家咖啡館廁所的天花板上，還飄着一張破稀稀的「巴黎評論」舊招貼。那些年青的編輯們，却想了一個辦法來開闢雜誌的銷路：必須找些大作家的名字在封面上「亮」一下。但他們又付不起大作家的稿費。「那就和他們談談吧，把他們的話登出來。」於是，有人介紹他們去看當代英國最負盛望的小說家和批評家福斯特（E. M. Forster）。福斯特很熱心（也許是想到他成名之前的掙扎吧），建議他們把談話的內容着重在小說技巧上，並且表示願意接受他們的訪問，只要他們預先把要提出的問題告訴他，以便他先考慮一下。

於是，就從福斯特開始，「巴黎評論」連續登出了當代許多歐美名家的訪問記。訪問的人先把被訪問的作家全部作品仔細讀過之後，才去訪問他，因此，他們所提出的問題都非常中肯，其次對於作家而言，多少帶點兒挑逗性，逗得他非談不可，而且欲罷不能。（這大概是多數作家一個可愛的弱點吧！）那些作家的談吐都非常輕鬆有趣，妙語如珠。作家的個性，風格，如何寫小說，以及他們對於小說技巧的意見和個人的體驗，這一切都非常生動地在他們談話中表達出來了。他們的性格不同，才能不同。有的是上層階級，有的是勞工階級。天主教徒、清教徒、猶太教徒；結了婚的，單身漢，離了婚的。有的連中學也沒唸完，有的是大學教授。有的人在成名前是個小癩三，或者是耍手槍的無賴，或者當過兵，或者做過公務員，他們有一點相同：對於生命與藝術的熱誠。

在「巴黎評論」所訪問的作家中，多半是當代有影響力的作家，可以代表當今世界文壇一般的趨勢。有許多是中國讀者不熟悉的，因為他們的作品很少翻譯過來。這兒所譯介的美國當代女作家桃樂瑟·芭爾克，就是「巴黎評論」所訪問的作家之一。

桃樂瑟·芭爾克（Dorothy Parker）於一八九三年出生於美國新澤西州，所受的教育有一部分是在一所修道院裏。一九一六年，她為「時裝」雜誌工作，週薪十塊錢；後來為「浮華世界」（Vanity Fair）寫劇評。她的第一本詩集 *Enough Rope* 於一九二七年出版。同年，她開始為「紐約人」寫書評，專欄用的名字是「忠實的讀者」。當時有個文藝聚會，叫做「圓桌會」，芭爾克在他們之中以談諧出名。有一個時期，在紐約聽到的任何妙語，任何毒辣的話，全都認為是芭爾克說的。

一九二九年，她的短篇小說「金髮大美人」（*Big Blonde*）得到歐·亨利獎，這篇小說收集在她一九三〇年出版的第一個短篇小說集「生者的哀歌」（*Laments for the Living*）裏。一九三三年出版第二本小說集「如此歡樂之後」（*After Such Pleasures*）。一九三九年出版「躺在這兒」（*Here Lies*）。芭爾克還寫了三個劇本「密切的和諧」（*Close Harmony*）、「依里亞海濱」（*The Coast of Ilyria*）以及「走廊的女人」（*The Ladies of the Corridor*）。她雖偏愛寫劇本，但她的劇本一直不如他的詩和短篇小說有名。她的詩集全是暢銷書，這在美國

文壇是少有的現象。詩集有「日落的砲聲」(Sunset Gun)、「死亡與稅金」(Death and Taxes)以及「不如井深」(Not So Deep as a Well)。還有一本詩集。

一九四四年出版的「桃樂瑟·芭爾克」，包括她的全部詩與小說，是一套著名叢書裏暢銷書之一。吳爾可特(Alexander Woolcott)批評她的作品說：「她的作品是甘露和艾草，是神仙食物和洋荳若蒸餾出來的，如此的強烈有力，使得我們覺得自己寫的太多了。」

桃樂瑟·芭爾克住在紐約一家旅館裏，小小的公寓房子，養着一隻小獅子狗，狗已跑出去了，把屋子裏攪得有些像畫家的屋子：地上到處是報紙，到處是羊肉屑，還有一個橡皮洋囡囡(兩耳之間的喉嚨撕破了)。芭爾克女士從她的椅子上用左手把洋囡囡扔到屋角，等狗把它銜回來。屋子裏沒有什麼裝飾，只掛着一張很大的狗的畫像，並不是那隻獅子狗的畫像，而是作家非力浦·韋利(Philip Wylie)的一隻看羊狗的畫像，由他太太畫的。那畫上的狗，若是真的站在芭爾克的面前，必定會使她顯得很矮小。她是個小女人，聲音輕柔，語調常常帶點兒歉意，但是，一有機會來批評那些能引起她的強烈情緒的事情的時候，她的聲音就變高了，高得幾乎有些刺耳，而她的話，一句一句，透着一股懾人的力量。她的談話仍然是那種使她成為傳奇人物的談話——才氣縱橫的評論，配上一個有着破壞性的創造力量的腦子。她似乎在任何情況下都可以說出一針見血的話。

然而，在這篇訪問記中，讀者可以看出芭爾克女士對於一般人對她鋒利才華的熱烈反應只是感到蔑視。「怎麼會那麼糟呢——我還沒開口，他們就笑起來了。」至於一般人對於她作為一個嚴肅作家的評價，她的態度也一樣。

但是，芭爾克女士對於她自己却是一個糟糕的批評家。她的三本詩集使她成為輕鬆韻文的大家，而她的短篇小說却是非常嚴肅的，這反應了她在許多方面都不幸福的生活；並且在寫作的方面的方面也是嚴肅的。Franklin P. Adams 在為她寫的一篇序裏有這樣的批評：「沒有人能寫出這樣鋒利的東西，除非他有一股深刻的的不公平感——對於那些為愚蠢、虛驕、偽善而犧牲的人的不公平。」

我們且看看這一次訪問的對話：

訪問者：你的第一個工作是「時裝雜誌」，是嗎？你如何得到那個工作的呢？為什麼是在「時裝雜誌」呢？

芭爾克：我父親死後，一文錢也沒有。我非工作不可，你知道，於是，克朗寧休得先生，(啊，願上帝使他的靈魂安寧。)買了我一首小詩，稿費是十二塊錢，給了我一個工作，一星期十塊錢。啊，我就認為自己是個女作家了。我住在百老匯一棟供饋宿的房子裏，一星期付八塊錢，包括住的房子，兩餐飯，早點和晚飯。桑·斯密斯也在那兒住，還有一個人。我們常常在晚

上坐在一塊兒聊天。沒有錢，但是我們過得很有意思。

訪問者：你在「時裝雜誌」幹什麼工作呢？

芭爾克：我寫插圖說明。「這件小粉紅衣服爲您招來一位翩翩少年。」這一類的東西。怪得很，在「時裝雜誌」工作的都是些姿色平平的女人，並不帥。（女人批評女人的姿色，恐怕都會打個折扣。我懷疑芭爾克的話是否公平——筆者。）她們很端莊，很好，是我見到的最好的女人，但她們對於這樣一份雜誌並做不了什麼事。她們戴着很可笑的小帽子在雜誌裏把模特兒聖潔化了，把執拗的孩子變成嬌美的小愛人。現在的編輯們可全是她們應該有的樣子：很帥，很世故；模特兒多半是由一個加煤機的腦子想出來的，至於寫插圖說明的人呢，那是我的老工作；他們是爲高爾夫球棒的木柄推薦七十五塊錢一件的貂皮套子，推薦給那些「應有盡有的朋友」。文明到了末路了，你知道。

訪問者：你爲什麼換到「浮華世界」雜誌去呢？

芭爾克：克朗寧休得先生要我去。休伍德先生（Robert Emmet Sherwood 美國劇作家）和卞其利先生（Robert Benchley 美國幽默作家）也在那兒，我們總是彼此互相只稱姓。我們的辦公室就在馬戲團對面。那些小矮人總是出來把休伍德先生嚇一跳。他大約有七呎高，他們總是偷偷走到他背後，問他天氣如何。「和我到街上走走，」他這麼一說，卞其利先生和我就扔

下我們的工作，帶着他上街去。我簡直說不出來，我們的趣事還多着呢。卞其利先生和我訂了兩份殯儀館雜誌：「棺材」和「有太陽的一邊」。告訴你，心腸硬一點：「有太陽的一邊」有一個笑話欄，「墳墓與快活之間」。我由那上面剪下一張圖畫，彩色的，上面畫的是如何注射嗎啡，在什麼地方注射，我把畫掛在我的書桌上，直到後來克朗寧休得先生問我是不是可以取下來，我才取下。他是個很可愛的人，但是給弄得莫名其妙。我必須承認，我們的行爲糟透了。有一位編輯李先生，書桌上面掛了一張地圖，上面有些小旗子，標明我們的軍隊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中作戰的地方。每天我們得到了消息，就把旗子移動一下。我那時結了婚，我先生在海外，我既無事可幹，就早起半個鐘頭，下去把他的旗子換了。後來，李進來了，看看他的地圖，把那事看得嚴重得不行了，認爲有間諜了——大叫大嚷，一個上午就忙着把他的小旗子移到原來的地方。

訪問者：你在「浮華世界」耽了多久呢？

芭爾克：四年。我已經負責寫劇評了，後來我編了三個劇本，其中有一個「凱撒的妻子」，由貝兒克演出，結果我給免職了。

訪問者：你編了三個劇本？

芭爾克：嗯，遭了禍。劇停演了，演出人，那幾個大老板不喜歡，你知道。「浮華世界」是個沒意見的雜誌，但我可是有意見的。所以，我給免職了。休伍德先生和卞其利先生也辭職了。

休伍德先生還沒關係，卞其利先生還有家——兩個孩子。那是我所知道的最偉大的道義行爲。卞先生寫了一張標語：「爲貝兒克小姐而供獻」，在我們走出去的時候，我們把那標語留在「浮華世界」的大廳裏。我們的行爲糟得很。我們還替自己做了幾個免職徽章，戴在身上。

訪問者：你們離開「浮華世界」以後都到那兒去了呢？

芭爾克：休伍德先生爲「生活」雜誌寫影評。卞其利先生寫劇評。他和我共用一間很小的辦公室，要是再小一寸的話，就成了通竊了。我們用 Parkbench 作爲電報地址，但從沒有人打電報給我們。那是好久以前的事了，是你在人們眼中還沒有光彩的時候，因此我都不知道是不是有過電報了。

訪問者：一般人都認爲，二十年代的作家之間聯繫得比較多一些。譬如，阿爾剛困的圓桌討論會。

芭爾克：我不常去——花錢太多。別人去的。高夫曼 (George S. Kaufman 美國劇作家) 去。我想他是個頗有意思的人。卞其利先生和休伍德先生要是有了銅板的話，也去參加的。亞當姆 (Franklin P. Adams) 的專欄，有很多要寫作的人要讀的，他偶而也去參加。還有羅斯 (Harold Ross)「紐約人」的編輯。他是個職業瘋子，但我不知道他究竟是不是個偉大的人。他無知透了。他在卞其利先生一篇稿子的邊邊上批寫着：「安左瑪可」(Andro mache 是荷馬

Thiad 中一個名叫 Hector 的英雄的妻子——筆者註) 卞其利先生又寫下問他：「是誰？你別管。」參加圓桌討論會唯一有才幹的人是布朗 (Heywood Brown 美國報人。)

訪問者：在二十年代裏是什麼使得像你與布朗這樣的人有所感悟呢？

芭爾克：格爾朱·史坦 (Gertrude Stein，現代美國女作家。她認爲小說不但內容在表達人生，而且形式也要表達人生。人生是無條理的，是混亂的，所以小說也不應有結構和時間的次序。因此她的小說不注重結構，但文體簡潔優美。——筆者註。) 說：「你們全是迷失的一代。」她這話對於我們的害處最大。這話到處傳播給一些人，於是，我們就說：「啊！我們迷失了。」也許這話突然使我們感覺改變了。或者是不負責任了。但別忘了一點：雖然二十年代的人好像是潦倒，實際上並不是。費滋吉羅 (F. Scott Fitzgerald 一八九六——一九四〇，是第一次大戰以後十年間爵士時代的發言人。他的作品多半描寫那種不負責任的生活，觀察力之深刻，感情之錯綜，使他的作品不僅成爲後進寫作的楷模，而且成爲年輕人在言談與態度上模仿的對象——筆者註。) 還有其餘的一些人，他們雖然放蕩，雖然是酒徒，却是工作非常努力，一直都很有努力。

訪問者：你談到的「迷失的一代」對於你自己的作品是否有壞的影響呢？

芭爾克：我自己還責備它，真是笨，但剛好就是那樣。那就是二十年代，而我們又得自作聰

明。我要表現得很聰明。這是最糟的事。我更應該有足够的腦子才對。

訪問者：那期間你正在寫詩，是嗎？

芭爾克：寫韻文。我不能說是詩。我和那時候的每一個人一樣，跟着密蕾 (Edna St. Vincent Millay 一八九二——一九五〇，美國詩人。) 優美的步子走，不幸是穿着我自己可怕的帆布鞋。我的詩糟得很。咱們就認了吧，親愛的，我的詩簡直是落伍——任何時興過的東西現在都糟極了。(可愛的芭爾克！我非讀她不可！——筆者。) 我不寫那個了。明知道寫不出更好的了，但是，好像還沒有一個人注意到我這個壯舉呢。(真是壯舉！近代德國詩人黎爾克會對一個年青詩人說過：「也許經過一番向你內心寂寞的探索之後，你決定不做詩人了，我請求你做的這番內省工作不會白費的。你的生命將因此而尋得它應走的路。這道路一定對你是又美好，又快樂，又寬廣……」——筆者。)

訪問者：你認為寫詩對於你的文章有什麼好處嗎？

芭爾克：亞當姆斯曾經給我一本法國詩集，叫我抄襲那些詩的構思，說那樣我就可以得到文字的精確。在詩方面你所模倣的人會影響你的文章的，而我由詩裏所得到的就是精確，我承認那就是我的文章中所有的。

訪問者：你如何開始寫作的呢？

芭爾克：我開始寫作，我想，因為我就是那類寫詩的壞孩子。我在紐約一個修道院讀書。修道院也作那些進步的學校所作的事情，只是他們不知道而已。他們並不教你如何讀書，你必須自己去摸索。在我那個修道院裏，我們的確有一本教科書，書裏有一頁半是講愛迪蕾德代訴人的事；但我們不能讀狄更斯；他是俗人，你知道。但我可讀他和賽克瑞 (William Makepeace Thackeray 英國小說家，即英國古典名著「浮華世界」的作者。) 還有瑞德 (Charles Reade 英國小說家)，我是你知道的唯一的一個女人把他每一個字都讀過了。但是，對於我在外面世界裏有幫助的，修道院只教過我：假若你把唾沫吐在一塊擦鉛筆的橡皮上，那就可以擦墨水。我還記得油布的氣味，記得修女道袍的氣味。最後我給開除了，爲了許多事，其中有一件是我堅決認為聖母純潔受胎是自然氧化。

訪問者：你從那段時候的生活中採取過寫小說的材料嗎？

芭爾克：啊，那些寫他們童年生活的作家們呀！寬大的上帝，要是我寫過我的童年，你就不會和我坐在這一間屋子裏了。

訪問者：那麼，什麼是你大部份作品寫作的的原因呢？

芭爾克：需要錢，親愛的。

訪問者：除了那個之外呢？

芭爾克：寫你所不喜歡的是比較容易些——正如同批評一個壞劇本或是壞書一樣，是比較容易些。

訪問者：「金髮大美人」怎麼樣？這篇小說的靈感是那兒來的呢？

芭爾克：我認識一位小姐——我的一個朋友，她的遭遇很慘。我的意思只是說我認識過那麼一個女人。作家的目的就是要說出他所感覺到的，他所看到的。對於那些向壁虛構的人，波德紋小姐呀，費白爾小姐呀，羅瑞斯小姐呀，我是不行的。

訪問者：這話對於你那幾位女同行是不大尊敬的，起碼是對於那幾位作家。

芭爾克：作為藝術家來看，她們不是作家，但是作為供應的來源來看，她們是油井；她們源源不絕。羅瑞斯說，假若寫小說不好玩，她根本不寫小說的。我知道費白爾坐在打字機面前吹口哨的。（芭爾克在這兒所指的是艾德娜·費白爾 Edna Ferber，為當代美國暢銷作家之一。她的小說有的改編為歌劇、電影和廣播劇，轟動一時。她在戲劇方面也極為成功，寫過許多劇本，並拍成電影。僅就她的小說而言，平實而動人，是很嚴肅的作品。不知道芭爾克為何對她有這樣的偏見？——筆者。）但是，可憐的傻瓜福樓拜，却要在地板上打三天滾，找一個正確的字眼。我是擁護女權的人，天知道我是忠於我們女性的，你一定還記得，在很早的時候，在這個城市幾乎還免不了有水牛的時候，我就為爭取女權而努力。但是，當我們男人的叫罵聲中遊行的時

候，當我們把自己拴在電線桿上爭取平等的時候——親愛的孩子，我們可沒有想到會有那些女作家。（妙！舉世皆然，何獨美國！——筆者。）

訪問者：你的談諧是非常有名的。你認為那個是否影響你被認為是位嚴肅的作家呢？

芭爾克：我可不要把我列為幽默家。那使我有犯罪的感覺。我從來沒有讀到一位又好又紮實，又有引證價值的女性幽默家，（完全有同感！女人會說俏皮話，却很少有幽默感。——筆者。）我自己根本不幽默。我作不到。他們叫我「俏皮話的人」，那叫我又惡心又不高興。在俏皮話和談諧之間，是有很大一段距離的。談諧含有真理；俏皮話只不過是在字眼上玩柔軟體操。那些話還不錯的時候，我倒不在乎，但是，有好久一段時間，任何話，只要是被人說為俏皮話，就派到我身上了——那樣一來就變糟了。

訪問者：諷刺文學如何呢？

芭爾克：諷刺文學，那是另外一回事了。他們是了不起的人。假若我被人稱為諷刺文學家，我就沒辦法謀生了。但是我們說的諷刺文學家是以前那些時代的人。現在我們稱為諷刺文學家的人，只不過是對時事問題說些挖苦話，而認為自己是諷刺文學家——就像高夫曼（George S. Kaufman，美國戲劇家。——筆者。）那些人，他們甚至連諷刺文學是什麼都弄不清楚。天曉得，作家應該表現他的時代，但是並不是在俏皮話裏表示出來。他們的東西不是諷刺文學；枯燥

無味，就像是頭天的報紙。成功的諷刺文學必須在後天也還是非常好的。

訪問者：當代的幽默家怎麼樣呢？你對於他們的觀感是不是和對刺文學家一樣呢？

芭爾克：你到了某個年齡，就只有老練的作家有趣味了。我剛看了自己的詩，我就沒有趣味了。二十年以來我都沒有趣味了。但是，現在也沒有幽默家了，除了白瑞門（Perelman）。現在不需要他們了。白瑞門也許覺得很孤獨。

訪問者：爲什麼現在不需要幽默家了呢？

芭爾克：這是個供與求的問題。假若我們需要幽默家的話，我們就會有。那些新起的所謂幽默作家不算數。他們就像那些所謂的諷刺文學家一樣。他們寫的是時事問題。並不像塞柏爾（James Thurber，當代美國作家）和卞其利。他們兩位都非常之博學，我很不喜歡用「修養」這兩個字，但他們的確是很有修養的。他們與眾不同的地方，是他們兩位都有自己的看法。這對於一切好的作品都是很重要的。這就是柴葉夫斯基（Paddy Chavelsky）和奧德特斯（Clifford Odets）不同的地方。柴葉夫斯基只是把一行行的字寫下來，而奧德特斯在他早期不僅僅是觀察，而且還有看法。作家必須感覺到他周圍的生活。麥考勒兒（Carson McCullers）很好，或者可以說她以前很好，但現在她脫離了生活，只寫些反常的人。她的人物都是些不自然的怪人。訪問者：你看不看很多你那一代的或是現在這一代作家的作品呢？

芭爾克：我要說今日的作家，謝天謝地，他們之中有一些還很有腦筋來適應他們的時代。梅勒（Maler）的「赤裸的與死亡的」（The Naked and the Dead）是一本偉大的書。我認為史泰潤（William Styron）的「在黑暗中輪上」（Lie Down in Darkness）是一本不平凡的作品。小說一開頭就抓住了你的心，就把你的心扔在那兒了。他寫的像個神一樣。但是，我看的書多半是以前的作品——爲了享受。你的年齡越老，你就越是往回走。我一年要看十二遍「浮華世界」。我第一次看這本書的時候是十一歲——那一行真叫人心跳呀：「奧斯本死着輪着，一顆子彈打穿了他的腦袋。」有時候，我看的書就是我一味風雅的朋友所謂的「誰幹的」那一類書。我喜歡荷姆斯（Sherlock Holmes 是英國 A. Conan Doyle 所創造的一個偵探角色。）我的生活一點兒也不整潔，而他是那麼乾淨。但是，至於當今的小說家，我想福斯特最好（E. M. Forster）不知是怎麼一回事，但至少他是一位初賽出場的選手，你認爲對嗎？毛姆有一次對我說：「我們這兒有位小說家，福斯特，不過我想你同他不熟。」啊，我真想踢他一脚。未必他爲我背上背着個孩子的嗎？我可以爬着去找福斯特的呀。他曾經寫過幾句話，我一直記得：「我從來還沒有遇過這樣的事：在一個朋友和我的國家之中，必須要對不起一個。但是，假使有一天我必須選擇的話，我希望自己有勇氣來對不起我的國家。」

訪問者：我能不能問你一些寫作技巧上的問題呢？你如何寫出一篇小說呢？你是不是先打個

草稿，然後再來修改呢？

芭爾克：我寫一篇小說要花半年時間。（她所指的是短篇小說——筆者。）我先想好，然後，一句一句地寫出來——沒有草稿。我可不能寫上五個字而換上七個字。

訪問者：你如何為小說裏的角色取名字呢？

芭爾克：從電話簿裏找，還有訃告欄。

訪問者：你記筆記嗎？

芭爾克：我極力要記筆記，但從來不記得我記的那鬼東西到底寫在那兒。我總是說，我明天要記筆記了。

訪問者：你如何把小說寫在紙上呢？

芭爾克：起初是一句句地寫，但我再不要那樣了。我用兩個指頭打字。你問我這個問題真是不厚道。我不大懂打字機，有一次我買了個新打字機，因為我不會把打字帶換下來。

訪問者：你正在寫個劇本，對不對？

芭爾克：嗯，和阿諾德合作（Arnaud d'usseau）。我最願意寫劇本了。上演的第一晚是世界上最叫人興奮的事了。聽着你寫的話被人說出來，真是好極了。可惜得很，我們第一個劇本「走廊的女人」（The Ladies of the Corridor）不成功，但是，寫那個劇本是我所經驗過的最好

的一段時間，因為和阿諾德先生合作是種特權，有刺激，而且，因為那個劇本是我寫出的東西中唯一引為自豪的東西。

訪問者：長篇小說呢？你試過那種形式嗎？

芭爾克：我真希望能夠寫出一個長篇，但我還沒有這個勇氣。

訪問者：短篇小說呢？你仍然在寫短篇嗎？

芭爾克：我現在就要寫一篇完全是敘述的短篇小說。我想敘述的小說是最好的，可是我以往的小說都是通過人物所說的話來講故事，我沒有視覺的腦子。我是聽事情。但我再也不寫那些「他說」「她說」之類的東西了，那個過去了，親愛的，過去了。我要寫的小說，是只能用敘述體來寫的，雖然他們要對這個改變叫嚷嚷的，我也要這樣做。

訪問者：你認為經濟上的安全對於作家是否有好處呢？

芭爾克：有的。住在一間閣樓裏對你沒有任何好處，除非你是濟慈那種人。二十年代那些寫得很好的人，他們的生活是舒適逍遙的。他們能夠找到小說，在矛盾中找到好小說，而那些矛盾是由一年兩百萬塊錢裏出來的，並不是由一間閣樓裏出來的。至於我自己呢，我是想有錢的。我也想成爲一個好作家。這兩樣可以湊在一起，我希望有那一天，但是，假若那個是太美了，我寧可要錢。我幾乎不喜歡所有有錢的人，但是我想我對於錢會逗人喜歡的。不過在目前，我還是要



想到巴令 (Maurice Baring) 的話：「假若你要知道上帝對於金錢的看法如何，你只要看看他給了錢的那些人。」我知道在受窮挨餓的時候，那沒有多大幫助，但那對人也是個安慰。

訪問者：你認為藝術家受國家資助如何呢？

芭爾克：沒有一文錢的時候，當然，我認為那是很好的。我認為藝術可以大大提高國家的聲望，所以，假若你要國家有作家和藝術家的話，國家就必須幫助——這樣的人在我們國家裏生活朝不保夕。我並不認為任何一種藝術家可以靠施捨而成功，我的意思是說某人或某機構給他錢。這兒一筆，那兒一筆——那很不好。國家資助和個人支持不同的地方是：一個施捨就是謀殺，你知道的。但是，我認為假若政府資助它的藝術家，他們用不着感到感激——世界上最下作、最哭稀稀的性質；也用不着提着籃子去送禮，也用不着去拍馬。（妙論！這番話，我想可以適用於世界各地——筆者。）為國家而工作——未必你會對你的雇主感激嗎？讓國家看看它的藝術家是要幹什麼——就像法國對於法國學術協會一樣。藝術家是屬於他們國家的一部份，他們的國家應該認清這一點，那麼，雙方都會因為他們的努力而自豪。現在我就是這個意思，親愛的。

訪問者：好萊塢對於藝術家在經濟方面的供應，你認為如何呢？

芭爾克：好萊塢的錢根本不是錢。是凍結的雪，在你手裏就化了。你就在那兒，我不能談好萊塢。我在那兒的時候，覺得厭惡極了，現在回想起來都覺得厭惡。我無法想像我怎麼弄的。我

離開那兒的時候，甚至於都不能提到那地方的名字。「在那兒，」我就這麼說。你不要知道「在那兒」對於我而言是什麼意思嗎？有一次，我正沿着貝非山利的一條街走着，看到一輛凱第賴可車，窗口飄出優美的白貂皮，還有一隻胳膊，胳膊的末端是一隻手，帶着白色小山羊皮手套，手腕那兒打着褶，手裏呢，拿着一塊咬了一口的蛋捲。

訪問者：你認為好萊塢糟塌藝術家的才華嗎？

芭爾克：不，不，不。我想世界上沒有人會越寫越壞。雖然好萊塢的作家寫出些廢物，但他們並沒有越寫越壞。那是他們最好的。假若你要寫作的話，不要騙人說越寫越壞了。應該是你所能做得最好的，事實上，也就是你所能做得最好的把你磨死了。我非常想寫得很好，雖然我知道我寫不好，我以前也沒寫好。但是，在我這一輩子之中，在我這一輩子完了的時候，我都是對於那些寫得很好的人非常崇拜的。

訪問者：那麼，好萊塢的毛病究竟是什麼呢？

芭爾克：是人。就像那個導演，他指着費茲吉羅抱怨說：「付了錢給你。那麼，你就應該付給我們。」那個真可怕。你要是看到他，你真會不舒服。他死的時候，沒有一個人來參加葬禮，連個人影兒也沒去，甚至連花也沒人送。我就說：「可憐的王八旦。」正是他的小說「偉大的盂次彼」裏的話，而每一個人就認為那又是一句俏皮話了。但那確是非常之認真說的一句話。

想到費茲吉羅的事就不舒服。也不僅僅是人，還有你的能力所受到的輕視。有一個片子，卞其利先生在裏面演一角。裏面有一幕戲烏雷必須走進一間屋子，而那屋子的門上吊着一桶水。他走進了屋，渾身是水，對卞其利先生咕嚕說：「是卞其利嗎？哈佛的卞其利嗎？」「對，」卞其利咕嚕了一句，問他，「是烏雷嗎？耶魯的烏雷嗎？」

選自「文星雜誌」第七十四期

## 生·死·哀·樂

A. E. Hotchner 著

他將一角錢遞給了收通行稅的人，他們互相笑了一笑。收稅人說：「謝謝你，」他點了一下頭便將車開走了。他想到了嬌安，自己不禁笑了。無論她乘車到什麼地方去，她總要對收通行稅的人說聲謝謝。

他常問她道：「你認為你現在爲什麼事而謝謝他呢？是爲了他收了你這一角錢嗎？」

她常輕快的說道：「這不過是一種固有的禮貌。」或是說：「可憐的人，他整天必須說多少『謝謝』來打破那單調。」

他看看他的手錶，汽車前遮灰板上的鐘已經不走了。好長的時間。他離開白石橋才只有十五分鐘，而他抵達拿加底亞機場時要早二十分鐘。他討厭在機場等待。他還頗欣賞火車站，但飛機

場使他精神不愉快，他大聲說道：「可能是因為戰爭的緣故。」他打燃了打火機，將他從襯衣口袋中取出的一支香煙點燃了。當他吐着煙霧時，他才注意到他曾不自覺的將車速加快了。於是，他將車開慢了下來。駛上了右手邊的一條小路。

他想，當嬌安聽見那個好消息時，她將會如何的興奮。在他以前有五個人爭取這個工作，但他勝利了。這是一個比較有興趣的工作，也可有較多的收入，還可令他有更大的名望。工作是在兩天以前決定的。他幾乎要打電報告訴她，但他決定等她回來時在歸途中給她一個意外的驚喜，這更有趣。

他似乎聽見她對他說道：「你的運道這樣好。我知道你工作很努力，他們真聰明，這樣快就認識你的能力。但是，親愛的，真的，你在那兒還沒有有一年呢！難怪你打撲克牌時常常是贏的。」

他有他自己的道理。好運道就像一隻可愛的杯子，你經常將它擦得亮亮的，利用它，並信任它。心理學家的證明將和這不同。但他可從他自己的生命史中舉出許多事例來駁倒他們的話。

突然的，他忽意識到汽車中的空虛，內心感到一陣痛苦，這種痛苦是由於他幾星期以來所忍受的寂寞而引起的。他極力去回憶孩子們的樣兒，但他回憶不起來了。至於蓓西的頭髮和笑以及她將頭伸在一邊的樣兒，他還能記得，但她的像貌他已記不清了。蘇三有金黃色的頭髮，活潑可

愛，但現在只是一團模糊的影子。他想，真奇怪；你和兩個孩子在一塊生活了幾年，她們才離開了五個星期，而你竟連她們的面貌都記不清了。

嬌安。

她的笑靨呈現在他眼前如一張照片那樣的清晰，不像孩子們的那樣模糊。他想起了她站在窗前的姿態，她輕刷着頭髮，閉看窗下來往的行人，窗外透進來的光輝圍繞着她。幾個星期以來，這副側影一直使他迷惘。他想起了早上他們未起床以前她在床上伸懶腰的樣兒，她玩弄他的頭髮，讓他的頭依在她的肩上。

白石橋的橋門已呈現在眼前，他拿起了放在關着的煙灰盒上的兩角五分錢。收稅室中的人很忙，當他收錢時，並未抬頭。也未說「謝謝你」。若嬌安在此，她一定會使他擡起頭來的，他這樣想。

現在已是薄暮時分。當他駛過這個大橋時，只見橋前橋下暮色蒼茫。他駛離橋後，便開始駛向拿加底亞機場。飛機在頂空不斷的飛過，來往的行人絡繹不絕。他以前似乎從未感到過這樣急切的期待心情。他和家人第一次分開這幾天；這已够難受了。使他尤其難受的是他們離開的那天所發生的事情。

「口角」這個字是太卑鄙了；那是一場爭吵，一場真正的爭吵。他已記不清他和妻之間的口

角是如何開始的，但他還記得在飛機場的候機室中他們分別時的幾句話。

「我不在乎我是否還回來，彼得，」嬌安以一種平板的聲音說道。

「好，隨你便，」彼得這樣說，他吻別了兩個孩子，便走出了候機室。

這就是他們分手時的情形。他走到樓上，看着飛機起飛，但嬌安並沒有看見他。

有兩個星期的時光，他們沒有通信。但在後來他接着了嬌安一個簡略的條子，要他將孩子們的毛衣寄去，因為要抵禦加拿大西北部的夜寒。他回了一信，也是一樣的簡略；但是，在後來的幾個星期之中，他們之間的信開始有了一點溫情，變得比較親密。最後，他們之間每天都有的一封信，這樣濃情蜜意的情書是他們結婚以前從沒寫過的。有一個時候，彼得甚至於上了飛機，準備飛到妻那兒去，但他又下來了。「我們必須相聚在一塊，但事實上我們沒有錢，親愛的，最好你還是保留你的工作，我覺得沒有理由使你離開你的工作。」嬌安曾經這樣寫過。

他轉彎駛入機場，將車停在停車場中。當他走出汽車時，他看了看後面的座位，他想起了蘇三。他曾經打算帶一條毛毯和一個枕頭來，可使蘇三睡下來，但是他忘記了。

當他走向終點時，他就心蘇三不知病得如何了。嬌安在頭天晚上會打電話告訴他說，醫生認為蘇三在幾天內最好不要旅行，但他們兩人都認為蘇三的傷風病既然好一些了，旅行可能不會對她有害。

但是，他還是想他應該記得帶毛毯和枕頭來的。他沒有將他們高貴的捲毛狗詹波帶來歡迎他們，或許這又是一件錯事。孩子們要即刻知道它的情形。在這五個星期之內，他都沒去看詹波一次，他應該向他們承認這件事嗎？但是，他會對詹波講過話的。赫姆斯會將電話機放在詹波的耳邊，彼得由電話裏對它說道：「喂，詹波。你是一個好孩子，是嗎？」詹波叫了兩聲。赫姆斯說彼得還肯勞神打電話給詹波；他真是聰明，真是想得週到。他要將這一切告訴兩個女兒。

現在他又要開始料理兒女的瑣事了，這是他所情願的。他摸摸大衣裏面的珍珠盒子，確定是否真的將它帶來了。四月間，嬌安會看見一家店中放着這樣的一串珍珠，表示很喜愛。自從那個時候起，他一直都記得當時她臉上的羨慕神情。這是一種雙串的珍珠，珠粒非常小，有一個普通的金扣。

他走過燈光如畫的候機室，順着斜路走下去，這條路通往機場的各辦公室。時鐘告訴他來早了五分鐘。他來的正是時候。他很高興。

他找到了訊問處，向那裏的一個職員探問五百二十八號班機是否準時到達。

那職員說道：「不，先生，飛機還要遲一點才能到。」

「要遲多久呢？」彼得着急的問道。

「大約半點鐘，」訊問處的職員說道。

「但在我離家以前，我打電話問過，他們說飛機準時由多倫多起飛。」

「先生，對不起，可能是由於逆風的原故。」

彼得知道這個職員和飛機誤點這回事完全無關係。他走到了飲料器旁邊，扔進去一角錢，看着啤酒嘩嘩流入一隻紙杯內。他啜着啤酒，有興緻的旁觀着擁擠在門口的乘客們，他們正準備搶先上飛機。當他們上了飛機時又如何呢？他們全搶飛機尾部的坐位，而尾部是震動得最厲害的。他會問過一位飛行小姐，爲什麼人們愛坐在後面，她說這是因爲大多數的乘客覺得靠近門口比較安全一些的原故。

這半個鐘頭過得真慢。剛過了半個鐘頭，他又回到訊問處。

「先生，這趟飛機還要遲一會才能到達。」那職員說道。

他抑制住他的焦灼情緒。「還要多久呢？」

「不會超過幾分鐘。」

「我希望如此，」彼得說道。

他走到走廊的盡頭，由樓梯走上了瞭望臺。夜色很美，一輪滿月當空，還有兩顆星星在那兒閃爍。這輪皎月就是嬌安，那顆大星是蓓西，那顆小星是蘇三——我是如此善感，怎樣哪？他看見了幾架 B-17。這些飛機正以它們的地面速度開動了，拉直了尾巴，升起了笨重的機

身而離開了跑道。先後約有二十分鐘。在這兩年之中，飛機起飛時從沒發生意外事件；十分穩當。有時飛機回來時，尾部有一半被擊中了，或是落地裝置被擊毀了，這是人們的猜想。

嚇！如何戰時的事情今晚都想起來了。

他將煙捲在鞋底上研滅了，又回到訊問處去。

「怎麼樣？」他問那個職員。

「還未到。」那位職員說道。

職員說話的態度有點異樣，使得彼得皺了皺眉頭。「那麼，由飛機上打來的報告是如何說的呢？」

「先生，我不知道。在我這裏只有簡單的消息。」

「問問你們的管理室。」彼得說道。

這職員看了看電話機，但並沒拿起來。「他們不高與我們擾亂他們。他們常常是一有消息時就告訴我們的。」

「看這裏，從多倫多起飛只要兩個鐘頭就可到達。現在已經遲了四十五分鐘。飛機迷失了嗎？還是發生了什麼事頭呢？」

「我來——我來問問。」這個職員準備去拿電話機，但他又停住了，經理和兩個助理由櫃臺

後走了出來。

「你是經理嗎？」彼得問道。

「是的，先生。」

「五百二十八號班機。何時才能到達呢？」彼得問道。

「先生，等一下，我現在正來報告關於這班飛行情形。」經理從他身後的桌子上拿起了一個擴音器。並且試了兩下，確定它是否好用。他對着擴音器說道：「從多倫多起飛的五百二十八號班機應於七點二十分到達拿加底亞，但現在要到九點零五分才能到達。請諸位原諒。」經理放下了擴音器，走出去了。

「當我打電話的時候，他們告訴我說五百二十八號班機已準時由多倫多起飛。如何到現在還未到呢？」彼得說道。

「這就是糟糕的事。顯然的，五百二十八號班機並未準時起飛，你所接到的消息是他們照着規定的時刻所告訴你的。真是萬分對不起——那些事情會發生的。」

那些事情會發生的。當那個有着褐色的眼睛和柔美嘴唇的女孩子緊抱着他的時候，他們的這句話正說得恰當。他的兩臂不由自主的稍稍向前一伸，這是一個熱切的舉動，他立刻將手收了回來。

當他走到這個大機場的盡頭時，他似乎聽見遠處模糊的聲音：「五百二十八號班機。」他加快着步伐向回走去。當他急走了兩步時，報告的聲音又開始了：「重覆報告一遍。凡是等待由多倫多起飛的五百二十八號班機的人，請立刻聚集在候機室中。」

他沿着走廊急忙走去。候機室中的人十分擁擠。經理正站在一邊，手中拿着一個夾子。

「你是密斯特——」他對彼得說道。

「海米爾頓，」他回答道。突然的，那已經遺忘的恐懼又襲擊着他的內心。

經理查閱着他的夾子。

「妻嬌安，女蓓西和蘇三？」他問到。

彼得點點頭。

經理在他的夾子上做了一個記號。還有幾個人站在他的兩旁。

「太太先生們，」他說着，將夾子拿着靠在胸前，「這裏還有誰不是等待五百二十八號班機的乘客嗎？」沒有一個人回答。「好了，馬克，將門關上。」經理說道。

曾經和彼得說過話的那個職員將門關上了，背着門站在那裏。彼得的喉中感到一種熟悉的壓抑的感覺。他看見一個戴白帽的護士正站在屋的那一端。倘若一個護士是來迎接朋友的，為何還穿着制服呢？顯然的，那個護士並不是在等待任何人。

彼得轉向了經理。

「太太先生們，」經理說道。「這條航線碰着這種情形，這還是第一次。我除了向你們報告實情外，別無他法可想。倘若有什麼辦法使你們不受打擊，有什麼辦法來減輕你們的打擊——」

減輕打擊——

「五百二十八號班機今晚由多倫多準時起飛。由多倫多到達此地需時二小時，這是你們所知道的。飛機起飛十分鐘後，即與我們失掉聯絡。當時公司立即派機前往察看，發現該機已落在多倫多城外的一個森林區中。救護的飛機已到達肇事地點，據剛才所接到的報告說；飛機上的人沒有一個存在。」

全室驟然哭成一團，那個護士在婦女之中走來走去。經理將夾子舉起，喚大家注意。室內漸漸安靜下來了，但安靜中夾着啜泣。

經理向大家請求道：「請大家讓我唸唸乘客名單。這個名單是飛機由多倫多起飛後由那邊機場通知我們的。我們並未接着飛機上的無線電。」

他安祥而清晰地唸着乘客的名字。他們的名字在那名單上面，在名單上排列的次序是第三。彼得的胸中感到透不過氣來，他恍惚的聽着經理唸他們的名字：嬌安，海米爾頓，蘇三、海米爾頓，蓓西、海米爾頓。

他要離去，他要逃避，但他必須掙扎着支撐他的雙腳。他心中感到一陣作嘔的感覺，眼睛昏黑。

經理的聲音繼續說道：「航空公司已準備好飛機，有誰希望——」

他的雙腳必須要移動，他跟踉的向前走去。當那個叫馬克的職員看見他的面容時，急忙將門打開了。

「海米爾頓先生，海米爾頓先生！」經理叫道。

但他現在已在走動，走動一下還可以使他感到好一點，他蹣跚地走入站在門外的幾個人之中，但他仍繼續向前走去。

一個人抓着他的臂膀對他說道：「我是新聞報的非爾、彼學布。你能允許我們將你的妻子和孩子的照片照下來嗎？」

他無神的眼光轉向了這個新聞記者，將手對着這人的胸部一推，將他推到了賣香煙的機械旁邊。他推的並不猛，但是這個新聞記者也不去追隨他，只是兩眼閃着怒光。

彼得走出了這棟房子，站在那陡峭的石級最上一級停了一會兒，極力要呼入一點空氣。他跟踉的走了下去，但他並未摔交。他走到一叢樹木的後面，他嘔吐了。然後，坐在草地上，將前額撐在兩個手掌上。他在那兒坐了許久，但他什麼也不能想，「減輕打擊」這句話縈繞在他耳際，

他一遍又一遍的喃喃自語着。

他感到有人推他的肩，他抬起了頭。

「怎麼回事？朋友，不好受嗎？」一個機場的警察問他道。

「不好受，不好受。」彼得重覆的說着，一面點着頭。

警察扶着他的臂膀，將他攙了起來，對他說道：「你最好回家去。」

「謝謝你。」彼得說了之後，便向着停車處跌跌撞撞的走去。我最好回家去——回到妻子和孩子那裏去。他爲什麼不說這句話呢？回到妻和孩子那裏去。

他尋找了十分鐘才找到他的汽車。當他打開了車門時，他大聲說道：「哦！感謝上帝！毛毯和枕頭不在後座上。我不能忍受那種情景。」他上了汽車。

他很快的駛去。他取道東邊的一條道路，因爲他不想去公路，以免見到那些收通行稅的人，他們會意識到來時的熱切的心情。

爲何我沒有什麼深沉的感覺呢？我在表面上表現了些什麼呢？爲何我沒什麼感覺呢？沒什麼真正的感覺呢？

他放了一支煙在嘴裏，打燃了打火機。但他忽又將煙捲拿出來了，他的嘴十分厭惡煙的味道，他將煙捲扔掉了。你到什麼地方去呢？你幹什麼呢？找朋友去嗎？不。到酒館去嗎？口味不

好。開車，繼續開車嗎？或許，或許就是這樣。啊！你到什麼地方去呢？

他的腦中突然湧上了一個念頭：他們會不會沒有上飛機呢？那名單沒有錯嗎？爲什麼沒有呢？僅僅因爲那經理宣讀了那名單——

他在下一個轉角轉了彎，離開了公園路。他加快了汽車的速度，幾分鐘以後便抵達了鎮內。他知道有氣燈處就是藥房，他停下了車，跑進去了。

那兒有一個電話室，但正有人打電話。一個十幾歲的小女孩正在打電話，另一個小女孩正靠在關着的門上聽着。「問他爲什麼，」她對她的朋友說道。

彼得走到電話室旁。當那個在門口的小女孩看見他時，她移開了，臉上有好奇之色。他走近玻璃，向裏看那個正在打電話的小女孩。當她看見他時，他將頭急忙向後一轉，於是，她急忙與對方說了「再見」，而讓出了電話室。

當他溜進電話室時，他想：我現在成了電影上的無賴了。他將喀爾加利的電話號碼告訴了接話生，指明由接電話的人付電話費，他想：我是一個幸運的人，我的運氣常常是好的。他們在那裏，我知道他們在那裏。嬌安常常是誤時的。有一次，火車在交叉河車站停留十分鐘，但等她到達火車站時，火車剛開走了。去年，有一次，她乘自行車去拿加底亞，當她到達那裏時，我們的百慕大的飛機剛飛離了跑道。啊！她趕掉了那班飛機。對了！她天生就是拖延的性情，而我是幸



運的。

七六

「你要和那個電話號碼的任何一個人講話嗎？」接話生問道。

「是的。」他說。他將和任何一個人講話。但是，他想：嬌安會來接電話的，而且她一定很不安，我知道的。她常延到最後一分鐘才離開屋子，這是她的習慣。我不知道心理學家稱這種心理是什麼心理。一年以來，他們去戲院看了十二次戲，但其中就有十一次是遲到的。遲到已成了他們的慣例。

他想：在這一分鐘，我就要利用我的運氣了。他聽見喀爾加利那邊的電話鈴響了。他的心跳得厲害。

他聽見接話生向對方說道：「這是從紐約打的電話，你和這邊講話嗎？」

「喂！是的。」

「佛羅稜斯，你是佛羅稜斯嗎？」

「是的。誰呀？彼得嗎？」

「是的，佛羅稜斯，彼得。現在聽講話——」

「彼得，你打電話給我，真太好了。嬌安沿途好嗎？我要和她講話。」

啊！運氣，你絕望了。

「彼得，喂！彼得！」

他極力呼吸。「聽呀，佛羅稜斯，飛機失事了，他們摔死了。」

「什麼？你說什麼？」那充滿驚恐的聲音侵襲着他。

「他們都摔死了，這就是我所知道的。」他說着，耳朵停止了聽覺。「我知道了更多的消息時，再打電話給你，我要掛電話了。」

「等一等，彼得，等一等！」對方的聲音彷彿瘋狂了。

「佛羅稜斯，我不能講那件事了。對不起。」他將話機從耳邊拿開了，讓聲音消失在電話機的架上。他汗流夾背。當他離開電話室時，那兩個小女孩凝視着他。

他的希望粉碎了，他軟弱無力。他用一雙無知覺的手駕着車駛回公園路，向着紐約駛去。那突來的打擊使他對於痛苦麻木無知，但現在，他已漸漸恢復了知覺。他已預先想像到他將如何忍受那最大的痛苦。

他突然發現他的汽車已到達他的屋門前。他擡頭凝視了一會窗子，然後才將車開進去，開得太靠近了一個水龍頭。他走了出來。在他未進屋以前，他又仰望了一會。

當他用鑰匙開門時，電話鈴正響着。空中充滿了煙味。他在黑暗中走到了電話機旁，拿起了電話機。

「喂……喂，」一個聲音說道。

「喂，」他回應道，他的喉管緊縮了。

「喂，我要和海米爾頓先生講話，你是海米爾頓先生嗎？」

「是的。」

「哦！海米爾頓先生，我是布來客雷，我們聽見了飛機失事的消息很難受。海米爾頓先生，我們不知道你是否允許我們將你太太和女兒的照片用一下。我們將十分小心——」

他手中拿着的話機離電話機座大約有一尺高，他讓電話機掉下了，重重的落在機座上。他想：這是第二次了，還會有人打電話來的。

電話又開始響了。他想：我希望它整夜響着。我喜歡這聲音。它填補了這屋子的空虛。他知道這一夜將比他的一生還長。他走入了客室，脫下大衣。當他脫大衣時，他觸着了裝珍珠的盒子，他將那串珍珠拿了出來，在黑暗中躺在地毯上，手中握着珍珠。他又將珍珠放在額上，閉上了眼睛。已經停止了電話鈴聲又開始響了。

他想：在我殘餘的生命中，我將永遠將你的珍珠放在我的額上，我將如何呢？喝酒嗎？自殺嗎？不，我將始終如一的生活下去——但是，那橋口，那山坡上的陽春，炸雞的香味，和入夜的枕衾，將絞盡我的膏血。那冷清的床衾會是我們愛的堡壘，保護那纏綿的愛語和我們未來的計

劃。

我和她是在怒氣中永訣的。啊！天！我們為什麼在怒氣中分開呢？為什麼不能讓我的記憶全是溫情蜜意的記憶呢？

那一天，親愛的，你知道我們為什麼爭吵。我們倆人都不能忍受離別的痛苦。就是爲了這個原故。我們要在一塊度過夏天，不受外界的干擾，但是，你覺得那樣將得罪你的父母，因此，最好你還是走，去和他們一道度過夏天。沒有一個人是應受責備的。但我確信那就是我們爭吵的原因。婚後十二年的生活是美麗的。從沒受任何干擾。我們所反抗的就是這突然插入我們美麗的生活中的離別。十二年以來，我深愛着你。

電話鈴聲不斷的響着，彷彿是就寢前的號音。

「我必須和某個人談談話，甚至於和一個記者談談也可以。」他大聲自語着。他站了起來，拿起了電話。

「喂！」他說道。

「彼得，啊！我才聽見。啊！親愛的！你真可憐。你要我來嗎？我能在三小時以後到你這裏。要我來嗎？」

「不，媽媽，謝謝你，你現在不要來，什麼時候要我來我再告訴你。」

「親愛的，你爲什麼不到這裏來呢？你需要人照顧你。那樣對你不適合吧？」

「不，謝謝你，媽媽。當我有什麼打算時，我再打電話告訴你。」

「你還好嗎？真的好嗎？」

「我還好。」

「很好，孩子，但是倘若你——」

「媽媽，我現在只要孤獨。」

「什麼？啊！好，你自己知道得最清楚，彼得。」

「晚安，親愛的。」

「晚安，孩子，上帝與你同在。」

然而，他們呢？誰將和他們同在呢？

讓我們不再摸電話了。

當他這樣想着時，電話鈴聲又沖破了寂靜而開始響起來了。他又躺在地板上，將那串珍珠放在額前。隔着客室的牆，他可以聽見那被阻隔的音樂，音樂的聲音夾雜着電話鈴聲。他極力想辨明這是一支什麼歌曲，但電話鈴聲擾亂了樂音。電話停止了一小會，他屏住氣息靜聽那模糊的音樂，一個聲樂家正在唱一個歌，當那疊句的歌詞傳入他的耳中時，他閉上了眼睛，懊悔他不該聽

這個歌的。那聲音重覆唱道：「必須是你」「必須是你」。

你這一支歌正是爲這個時機唱的，他想。這個歌還可以慢慢的唱，用木管伴奏。現在我已不在乎什麼事情了，我在這兒一直擲着銅錢預卜命運，爲什麼沒有什麼事情發生呢？「我到處流浪，我終於發現——」音樂繼續唱着。嬌安是否有一支心愛的歌呢？多數夫婦有一支共同愛好的歌曲。什麼是我們的呢？他突然感到必須要記起什麼是他們的歌，這是很重要的。他決定了他們所愛好的歌是「依偎」，但他知道這是一個不自然的決定。「必須是你，必須是——」

仁慈的電話響聲將這聲音趕出了室內，但趕不出他的腦海。他將珍珠輕放在閉着的眼上，開始數着一次一次電話的響聲。

門口有嗒嗒的聲音，他睜開了眼睛聽。

「他不在那裏，拜爾，你可以聽聽電話。」這是沙姆同拜爾，善良的老沙姆和拜爾，他們關心着他。

「但是，他能在什麼地方呢，沙姆？我們必須找到他。」

「可能，他駕車到什麼地方去了。」沙姆說。

「哦！他的母親。她可能已從他那聽得了消息。我們下樓到藥房去打電話叫她吧！」

他想：假若我要見人的話，我只想見沙姆和拜爾。一陣溫流流過他的全身，觸及了他

的眼睛。他站起來打開了門，向下一看，但電梯的門剛剛關上了。

他關上了門，將桌上的臺燈打開了。在幻想中，他正聽着那模糊的音樂聲：「必須是你。」在臺燈上面的架子上放着幾個小彫像。他拿起一個他們所喜歡的，那是一個帶着假面具的丑角拿着一個手風琴的彫像。他坐在椅臂上，凝視着這個彫像。

他們會選擇威尼斯作為他們蜜月旅行的地方。祖父會將旅行歐洲的旅費給他們，但他們決定選一個地方將四個星期的時光全消磨在那兒。在他們蜜月的最後一天，當他們正在買東西時，嬌安突然叫道：「我們不能不買一點東西帶回去，親愛的。我們要為我們的家選一點最好的東西。」在聖馬克廣場的那一頭有一個威尼基尼店，在那店中的窗櫺內，他們看見了這個小彫像，優美而有趣。他們買了四個，十分珍貴的帶回了美國。

他將這個彫像放回了架上。那丑角帶着冷漠的神情回視着他。

「我今夜不能呆在這兒。」他大聲說道。

他走到了響着的電話旁，等它的響聲停下來，於是撥動了紐約旅館的電話號碼。「對不起，先生，在三號以前我們都沒有空房。」他又撥動斯泰勒爾旅館的電話號碼。「是的，先生，就是你自己嗎？什麼名字？我們保留到午夜為止。謝謝你。」

就是你自己。為什麼他不說單身或雙人呢？不，那也好不了多少。我現在一定要化兩個星期

的時光來將「我們」這個字從我的語彙中除掉，他這樣想。

他走進了臥室，從壁櫥中拿出了一隻小箱。他決定在旅館中住一會。電話鈴聲又開始響了。他擡頭從門口望去，望入了客室。那個玻璃丑角在架上向着他閃爍。好，這個屋子全是你的。」他說道。

當他正將幾件襯衣放進箱子時，他聽見門口嚶啾的聲音。

「彼得，彼得！」拜爾的聲音在喊他。「彼得，我們知道你在那裏。」

他走到門前將門打開了。拜爾衝進室內。

「哦，彼得，你為什麼不接電話！」她的聲音很高。沙姆進來了，將門隨手關上。

「聽，彼得。」他開始說道：

「喂！喂！」拜爾對電話大叫道。「是的，接話生，他在這裏。是的，將她的電話接上。」

她轉向彼得，她的手放在話機上。彼得靜靜的站在那兒，他的雙腿已經失去知覺。

「你這個傻子，」拜爾說道。「我們一直在亡命的找你。現在你準備好，嬌安和孩子不在那飛機上。」

沙姆走到他的身旁，扶住了他的臂膀，支撐着他站着。

「嬌安嗎？」拜爾對電話說道。「他在這裏，親愛的，但我不知他是否能够講話。」

彼得走向電話，他感到昏迷，正如同他離開飛機場的候機室時所感受到的一樣。他用手拿着電話，他的手感到十分沉重。他將話機拿到了耳邊。

「彼得，彼得，親愛的，你在那裏嗎？」那聲音說道，那聲音是他設想永也不能再聽見了的聲音。

「我的上帝！」他低語道。

「哦！親愛的，我一直在拼命地找你。在你給媽媽的電話剛掛了一分鐘之後，我會打電話給她。哦！我的彼得，親愛的，你必定受了許多罪！」

「再多講幾句，請再多講幾句。」彼得說道。

「你的聲音很可怕。你的聲音和你那在醫院時的一樣。哦！彼得，親愛的！」

「我——我不能自主了，一分鐘以後我就好了。」彼得說道。

「哦！彼得，來吧！你能乘什麼時候的飛機你就什麼時候來。」

「那兒——你在那兒？」他費力的口吃着。

「多倫多，你要知道詳細的情形嗎？」

「要知道，要知道每一件事。」

「好，你知道喀爾加利班機停在多倫多的機場大約有半個鐘頭——」

「是的，我知道。」

「孩子們和我會去休息室。蘇三突然轉向我，對我說道：『媽媽，我十分不舒服。請不要讓

我坐飛機回去。』」

「祝福她，」彼得說道。

「我摸她的臉——她發着高熱。我想我最好不要冒險，因此我沒有上飛機回來。我猜想乘客名單還未由飛機拍出之前飛機便失事了。」

「蘇三怎麼樣？」他問道。

「她在醫院裏，但醫生說她沒有任何危險。肺炎剛剛開始。」

彼得開始哭起來了。他的心絃突然鬆弛了。他也不要去掩飾他的眼淚。拜爾也開始哭起來了，她正站在那兒看着他。沙姆離開了屋子。

「我們在這裏成爲淚人了。」彼得說道

「這裏也是一樣。」嬌安回答道。

「你在什麼地方？」彼得問道。

「佛瑤兒醫院。哦，趕快，親愛的，要他們派專機送你，這是他們應給你的賠償。」

「我一定來。」

「永也不要讓我一人單獨到任何地方去了，永不，永不，永不。」

「就是這個話，親愛的，永不。」

「我愛你，彼得。」

「再說一遍，照那樣再說一遍。」

「我愛你，親愛的，我愛你。」

「再說一遍。」

「我愛你，我愛你，我愛你。」

選自「自由中國」第六卷第十一期

## 青春戀

Lesley Congor 著

天國之子正坐在門口的石階上剝豌豆，以便做豌豆罐頭。她的母親美安達·斯古德在廚房內走來走去，她的臉被廚房的熱氣薰得通紅，一指指的灰髮從那斑白的粗髮辮脫出。母親的髮辮是盤在頭頂上的；女兒雖然快到十八歲了，但她那一對深褐色的粗辮子却仍垂在肩下。她常愛低着頭，讓她柔美的髮絲輕撫着她的面頰。

世界末日既然即將來臨，便無心再做豌豆罐頭了。但美安達仍十分鎮靜的忙着做罐頭。

她對她丈夫說道：「這也是需要做的一點事。倘若工作能使我們的靈魂配見上帝，那麼，我一定要繼續不斷的工作，一直到末日來臨時為止。」

「你在末日來臨之前最好還是祈禱。」柏爾·斯古德牧師常低頭站在門口，甚至於當他現在

站在屋中間時，也微低着頭，衣領從頸後翹出。

美安達說道：「工作就是一種祈禱。你常常這樣說過。」她又加上了後面一句話。

但天國之子想着：母親疲憊的用姆指擠着豌豆，將那些豌豆擠到她腳邊的盤子裏去，倘若她僅僅是爲了工作的原故而工作，那麼，她又爲什麼要如此就心這些豌豆罐頭是否好吃呢？誰將吃那些豌豆罐頭呢？

天國之子蠕動着她赤着的腳指，將她的衣裙向下拉得更長。當她聽見父親在背後的走廊上走動的脚步聲時，她便彎下背，這樣可使她那高領衣服的上身在她身上顯得比較寬鬆一點。柏爾牧師常常嫌惡的注視着她，彷彿一個人快到十八歲就是罪惡。她也沒奈何。

「豌豆，」他一面輕蔑的說，一面在那狹窄的臺階上斜着身子走過她的身邊。你會想像到，他自己永未吃過豌豆，但當他正要走下臺階，他却轉過身來，目光炯炯的向她一看說道：「你對於末日審判已準備好了嗎？你今天的靈魂淨潔崇高嗎？孩子。」

她不知道。縱令工作是一種祈禱，但每當她剝豌豆時，她從沒有最淨潔最崇高的感覺。尤其是當她的父親在她面前提到即將來臨的末日審判時，她最沒有這種感覺。她那時的靈魂已溜走了，好似一條急切的小蟲欲在一片樹葉下尋求庇護一樣。

但她畢竟回答道：「是的，爸。」不論她的靈魂如何，她却昂起了一張淨潔而有光輝的面龐。他何會知道她內心的驚恐。他喉管裏噁了一下後便高視闊步的走下了臺階。所有的人家他都去；但這並不像想像的那樣使他費力，因爲他的教堂所包括的不到三十個教徒，而他們又都住在浮士港的一條路上。

天國之子雖然愛她的爸爸，也十分怕他（因爲上帝不是曾經對他直接講過話嗎？）因此，當她看着他走去時，感到十分輕鬆，但這更加重了她的內咎。在某些方面，她怕他更甚於怕末日之來臨，或許甚至於甚於怕上帝本身。然而，有時候，她仍非常愛他，那種不穩定的愛和她對母親所感到的溫暖而永恆的愛完全不同。當柏爾牧師說話的時候，他激奮的聲音彷彿是一團燃燒着的熊熊的火，但後來就變成了一支柔和而微弱的燭光。他一雙炯炯的黑眼將在座的所有的人都要搜羅淨盡，只到他們將他們的靈魂付託給他保護，衷心的信任他時，他才停止。

X X X X X

但天國之子是有罪的。她犯罪的證據十分顯然。第一，她和她父親在一塊就偏促不安；這是一個罪惡。第二，她在教堂裏不能感到上帝的降臨，但在其他的地方並不如此，以致於她懷疑在教堂裏可能是魔鬼使人感到它的存在，而不是上帝。第三，她好奇而貪婪。她在村子的學校裏讀書時便不堪忍受「與衆不同」的情形，所以她現在很高興這一時期已過去了，而且永遠過去了。這些都是罪惡的徵記。但是，最大的罪惡或許是，當她父親說末日即將來臨時，她永也不能

完全相信。她對自己喊道：我相信，但我不願這一天到來。或許——或許這一天不會到來。

「與衆不同」縱令是對的，但這太可怕了。開往摩根凡爾的校車每日在浮士港的教堂附近停下，柏爾牧師這一區的孩子都在這裏上車。其他的孩子預先將車的後部空下來留給他們。於是，天國之子以及其他的孩子列隊進入那窄狹的走道，極力忍着不去恨那些釘着他們的冷漠而輕蔑的眼光。或許，這些人就是一個人必須愛的敵人。

十二年以前，她初次跟着賀基家的女孩子仁愛到學校裏去。仁愛對教師說道：「這是天國之子，斯古德。」這位教師閉上了眼睛，做出一副險像，以致附近的桌子騷動着抑制的吃吃的笑聲。

教師說道：「我想，爲了在班上方便的緣故，我要喊你簡妮。倘若你不堅持反對的話，我就這樣叫你。」天國之子對於「緣故」，「堅持」這些字的意義感到迷惑。她沒有反對。

天國之子想：倘若那些光亮的緞帶是罪惡的話（天國之子的髮辮是用橡皮帶和線頭繫着的），那麼，那些大女孩，甚至於教師自己嘴上的唇膏，豈不是更有罪惡嗎？她在這兒遇見了一些她所不了解的事物，譬如，電影畫報，梵倫泰因節那天男女孩互送的情書和卡片，嬉戲等。還有接吻，既不是鄭重的吻，又不是溫柔的吻，而且，也不是吻在面頰上，或是額上。學校儼然分裂爲二，彷彿教育當局會這樣命令過一樣。一部份是柏爾牧師這一區的孩子，另一部份是此區之外的

孩子，他們的人數比較多。像接吻這一類的許多事情，從沒有使天國之子感到困窘，以致使她跑開了，或是回到家裏去。她從沒被人吻過。不過，會有人在梵倫泰因節那天在她桌上偷偷留下了

一張卡片，但他未敢在上面簽字，她泰然的將卡片翻了過來。

雖然如此，她並不是完全無動於衷。譬如緞帶，寬緞帶和帶有兩種顏色的短襪子都曾在摩根凡爾流行一時，天國之子便十分羨慕這些玩意。緞帶在頭上正像蝴蝶般的飄舞，而蝴蝶當然沒有什麼罪惡，蝴蝶也不是上帝的生靈嗎？有罪惡的必定是「打粉和裝飾」，這是她父親說過的。她可笑的幻想着一隻蝴蝶棲息在她的髮絲上，一隻真正的蝴蝶，一隻纖柔的蝴蝶。但這會是罪惡嗎？

天國之子一面想着，一面用她的赤腳絆動地上裝豌豆的盤子，並伸了一下懶腰。她一直在陰地裏，但現在陽光已開始爬上了她的衣裙。她差不多快將豌豆剝完了。這一天將是十分炎熱，她感到那身黑衣的高圓領彷彿要勒死她一樣。摩根凡爾的女孩子都穿着短圓領的衣服，或是穿着肩

上只有幾條帶子的衣服，他們衣服的颜色好似港口的斜坡上盛開着的野玫瑰，歐薄荷花和桃花。

但是，天國之子沒有一樣東西是野玫瑰色的，只有她那如痴如醉的雙唇如野玫瑰般的艷麗，但她自己並沒意識到。她坐在臺階上，那野玫瑰色的唇瓣，那對清澈的眸子都像夢般的柔美。她剝着最後一顆豌豆。



「我已剝完了，媽。」她說道，將裝豌豆的盤子拿進了廚房。

美安達正用一塊粗麻布抹瓶子的蓋子，「謝謝你，孩子。」她這樣說。女兒和她父親所共有的特徵，就是他們同一張瘦削的臉，但仍很漂亮。美安達想：我的臉看上去必定永不是那樣的。她牽起了裙角，抹了抹她的前額，說道：「我真不再需要你幫忙了。」但她並未說：「你的父親走了。」然而，這句話就如同已寫在牆上一樣的清晰。

「我想去散散步。」天國之子羞澀的說。

美安達將頭一點。一面走着一面凝視着女兒，只到她走過了門，才嘆了一口氣，拿起了裝滿豌豆的盤子。

× × × × ×

浮士港的路並不是沿着港灣一直延伸到港口的，也不在港灣的兩旁，而是由摩根爾出來鑲着那一塊寬廣平坦的灣頭，然後又又回去了。到了灣頭便再沒有可去的地點，因為那兒除了岩石、青苔、野兔和依附着那薄薄的泥土地層的小花、浪花、紫色的海盤車以及清潔的海風之外，一無所有。沒有一個人到那兒去，常到那兒去的只有顧來特家的一羣綿羊、野兔和天國之子。

奇怪得很，天國之子只有在這裏才感到她的靈魂是聖潔而崇高的，不是在教堂裏也不是在作品中，就是在這裏。

在那塊突出最遠的岩石重重的地方，她端莊的坐在一塊光滑平坦的石頭上，兩膝合併着，衣服拉得下下的。她仍赤着腳。

倘若她回頭向來路看去，她能看到教堂以及所有的人家：巴米特家、顧來特家、賀基家、史米斯家、斯古德家。但是，天國之子却愛坐在那兒遙望藍海那邊漂浮在霧氣迷濛中的島嶼。有時她可以遠遠望見一隻船影駛過那些島嶼，而漂向它所去的地方。她在那兒坐了一會之後便小心的爬下岩石，去到那塊窄狹的沙灘上。這兒有白色的、橙黃的和黛色的海上白頭翁麻木的在海面漂浮，還有深紫色的海膽。這兒有紫羅蘭色的肥大海盤車，和許多鮮紅色的小海盤車。

她伏臥在沙灘邊，面頰幾乎觸着了水面，她凝視着在水面下的一條顏色俗惡的海胡瓜，它的皮上張滿了尖刺，恰像植物屬胡瓜的皮。一個動物能够像一種植物。這真是妙不可言。天國之子想道：當你愈接近某些原始的東西時。你便愈發現任何一種生命和其他的生命是相似的。她想到這便鎖住了眉梢，翹出下唇。摩根凡爾學校中科學課內從未激起她現在對生命所感到的神秘與喜悅。

一個小海盤車在黏滑的岩石上緩慢的移動，她僅能察覺它的移動。但看不見末日果真來了麼？她想哭，她茫然凝視水中，什麼也沒看見，許久，她才坐起來。

她聽見一種咯嚕咯嚕的聲音由遠而近。那聲音是如此近了，她爬了起來，靠着岩石，使勁拉

拉衣裙。

那聲音停止了。天國之子想轉過身爬上岩石。但她感到將背轉過去似乎更沒保障，更狼狽。因為那隻小船正向着她划來。一個年青人站在玻璃遮風屏的後面，手裏拿着一個槳，正將船划開那些亂石。他小心的將船划了進來，最後伸出一隻手扶住一塊突出的岩石，於是，這隻小船幾乎停在女孩腳旁，在那兒輕輕盪漾。

「喂，你是羅雷家的嗎？」他殷勤的問道。  
天國之子搖搖頭。

「我不過是在海上閒盪，在探索。看海盤車。自己玩玩，你幹嗎？」他是如此好奇的凝視着她，嚇得她向後緊靠着，以致將背擠進了那又尖又硬的岩石之間，但那樣也無法逃避。

「怎麼回事？你怒我嗎？」  
她搖搖頭。她並不害怕；她只是非常不高興。

「我知道你是誰。」他說道。她很驚奇，兩眼圓睜。「啊，不，不知道你究竟是誰，但我知道你來自何處。」自然他會知道的。她低頭俯視她赤着的雙腳。「你是斯古德家的人。」但他的聲音中並沒有輕蔑。「你叫什麼名字。」

天國之子想，倘若他笑她的話，她真願死去。她不願讓他譏笑。她回答道：「簡妮，簡妮。」

斯古德。」

「那麼，你就是牧師的女兒，就是柏爾本人的女兒嗎？」船擦着岩石盪漾，他穩住了船身。「你願划划船嗎？」

「不，不。」她急忙回答。

他向着岩石一推，小船動盪不已。他俯視着水中說道：「那是一條海香腸嗎？」

「胡瓜，海胡瓜。」天國之子糾正道。

「有些人稱爲海香腸。」

天國之子現在已不設防了，她蹲下跪在地上凝視水中。她辯道：「那真傻。你可以看出那像一條胡瓜。」

他在船中坐下了。「但那不是綠色，却比較像香腸的顏色。」

「但它的形狀像一條胡瓜，這是重要的。」她很有權威的說道。「你看，那上面全是凸起的刺。有誰看見過一支香腸是那種形狀嗎？東西的形狀才——」她昂首正對着他的臉，發現他們兩張臉相隔還不到半尺遠。她忙向後一退，一陣玫瑰色的紅潤泛上了雙頰。

「我想你是對的。」他終於讓步了。他有淡褐色的短髮，被太陽晒得黝黑的鼻子。他的眸子好似浮士港的海水，是一種奇特的灰綠色。他對她微笑着。

「我對你撒了謊。」她說道。

「對我撒了謊嗎？什麼時候？關於什麼事？」他將船拉得更近了。

「關於我的名字。我不叫簡妮。那只是當我在摩根凡爾的學校中時他們那樣稱呼我的。」她停止了，鼓起了勇氣。

「那麼，既不叫簡妮，叫什麼呢？海麗歐卓卜嗎？克賴麗莎貝兒——愛瑪——梅妮嗎？」

他並未笑；他僅僅昂昂頭，彷彿正在默想。

「那麼人們如何稱呼你呢？」

「就是那樣稱呼。或是只稱孩子。」她用手濺着水。「我希望我另有一個名字，辛曦亞。甚至於叫簡妮。真的。」

「我會認識一個名叫辛曦亞的女孩。她有一口勾牙，性情惡劣，像一條卑賤的老狗。」

「我想她有這樣一口牙也沒辦法。」天國之子嚴肅的說道。

「但我從不知道一個名叫天國之子的女孩。我的名字叫瓊尼·蓋基。」他面呈沉思的神情，然後忙拿起了船繩，繫了一個圈，拋了出去，套在一塊隆起的岩石上，將繩拉得緊緊的。「倘若你不到我船上來，我就要到你的岩石上去了。」他一面說着，一面走過了船邊。他雙腿交叉着坐

在她旁邊。「你是柏爾的女兒，那麼，告訴我，我曾在摩根凡爾的報紙上看到你父親說世界末日將要來臨。最後審判日即將來臨，是嗎？」

「是的，爸爸還不知道那一天究竟什麼時候來臨，但立刻就要來了。」

「然後怎樣呢？」

「我不願談這件事，」她一面說，一面低下了頭搓着她的辮梢。「我寧願談海胡瓜或是海盤車。」

「你最喜歡那一樣？海胡瓜嗎？海盤車嗎？多刺的海膽嗎？海白頭翁嗎？還是水母或是螃蟹隱士呢？」

「一樣都不是我最喜歡的。它們都是那樣特殊，以致我無法擇取。」

「你也是特殊的。但我知道我所要擇取的是什麼。」

「紫色的海盤車。」她猜道。

「你，」他頑皮的說。

她不知所措。倘若這就是遊戲，她實不知如何應付這個遊戲。

「你多大了？十五歲嗎？十六歲嗎？」

「十七歲。」

「老鬼。」他說道。

她的臉轉向了他，困惑但很冷靜，一對烏眉綳得直直的。他嗤的一下笑了。她正準備站起來。但他抓住了她的小手，不讓她離去。

「你從沒對任何人講過話，是嗎？」他問道。

「不多。」她嘆了一口氣。「這就是爲什麼你嘲笑我的緣故。但我並不恨你，因爲那樣就不是基督徒了。」

「你最好不是。我是一個年有二十三歲的老人。你不恨一個二十三歲的疲倦的老人嗎？」他仍握着她的手。「不，我再不開玩笑，天國之子。」他將那隻小手輕輕放回她的膝上。「你要幹什麼呢？」

「談話，我們可以在這裏坐在陽光中談話，可以嗎？」

「我的意思是指——以後，你以後要幹什麼，要做一個什麼？」

「什麼也不做。」她說道。她的父母曾經談到希望她可能嫁給歡德·史密斯。這是在他們知道末日即將來臨以前的事。「當末日來臨時，我將被送至天堂，生活在光榮中，就如同我現在一樣。除非——除非我不够虔誠。」在冥想中，一陣寒流由海峽的那邊襲來。「我是貪求的，貪求

衣服，貪求緞帶。」她又解釋道。

「我希望末日永不來臨。」瓊尼說。

「必定會來的。就要來了。」她凝視着遠處島嶼凸凹不平的地平線。「但我寧可談談任何其他的事。你願幹什麼呢？」

「我是一個地質學者。有一天，我可以告訴你那些島嶼如何生在那裏；山脈如何由地下成長；冰河如何由北邊流下。」

「我喜歡聽你講這些事情。我們在摩根凡爾的學校中沒有這功課。」天國之子說道。

「我沒想到是這樣的情形。」

「我們有植物學，」她在沉思中繼續說道。「在科學課中，我們有植物學，但那上面所講的花似乎並不像花，真的。你懂得我的意思嗎？」她焦急的問道。

瓊尼點了點頭。我曾經有一個天文學教授。他從未看過星星，我是說他從未從心靈深處看過星星。你在夜裏昂首看天上的星星時感到你自己如何的渺小如何的不足輕重嗎？」

天國之子不知所云。「嗯，是的，渺小。但沒有一樣東西真正是不足輕重的，是嗎？甚至於臭蟲也不。」

「你說得很對，我想你又說對了一次。」他這樣說道。

「又一次？」天國之子感到迷惑。

「我是指的海胡瓜，」瓊尼提醒她道。

「你若高興，你也可以稱之爲香腸。」她慷慨的對他說。

「不再這樣稱了，我不能這樣稱。」他搖搖頭。「當我已經遇着了更有力的證據時，我就知道了。」他伸了一下懶腰，眯着眼睛看着她說道：「自然，你就不是不足輕重的。」

「除了海胡瓜之外，我還喜歡臭蟲同藤壺等甲殼動物。我喜歡有生命的東西，動的東西。」天國之子說道。

「沒有生命的東西也是動的。水、沙、每一樣東西都是動的。地球在動，太陽也在動。」

「哦！」天國之子叫道。她的眼睛似夢一般的隨着他的話在移動：他們腳旁的水、腳下的沙粒、地面、太陽。「我現在必須走了，」她說着便站了起來。「已是用餐的時候了。」

「我喜歡對你講話，」瓊尼說道。「明日我可以再到這兒來，再租下這隻船。我現住在摩根凡爾那個白色的舊旅舍中。你明日可否划划船呢？」天國之子搖了搖頭，於是他忙繼續說道：「至少我們總可以談談。我要告訴你關於冰河的故事。」

「我不來划船，但我想我可以來談談。」她說完便爬上了岩石，然後向下對着他溫文有禮的說道：「我很高興會經遇見你。」她跑回了家。

她想對她母親說點什麼；但當她一進入這個陋俗的屋子，她就想不到要說什麼了。我會和一個人談過話，談到海胡瓜，談到星星，談到臭蟲。這樣說嗎？這似乎荒謬可笑。她感到彷彿季節已變換，她興奮得戰慄。那興奮的心情就像她初次看見冰霜或是花園中的新綠一樣。她非常鎮靜的走入室內，那天沒有說什麼，次日也沒說什麼。

X

X

X

X

第三天早晨，美安達正開始打掃爐灶。天國之子却開始猶豫她如何離去。早餐中沒有一個人說話，彷彿有何不祥之兆。柏爾牧師離開了屋子，未對她倆說一句話。距離末日的時間就如此短促麼？

「媽，你要我做什麼事？」天國之子問道。

美安達正跪在地上擦灶門。她看着女兒，十分不安。「出去散散步，不要再煩惱。你煩惱也阻止不了任何事情，阻止不了天氣，阻止不了牙痛，更阻止不了上帝的意志。我正在擦爐子。」她一面說，一面用力的擦着。「我擦完了之後，便去洗抽機房。」

「我可以洗抽機房。」天國之子痛苦的自告奮勇的說道。早上的時光已過去了這樣多。他是否來過又走了呢？

「讓我閒坐着煩惱嗎？」美安達幽默的問道。「你去散你的步吧！」

他已在那裏。她停在岩邊，向下看着他的頭頂。他正坐在那裏，靠着岩石。

「喂，」他說話時並未移動。他看不見她。

「你如何知道我在這兒呢？」她一面問，一面小心翼翼的爬了下去。

「我聽見你的呼吸，你一定跑路了。」

「倘若不是我怎辦呢？」

「我仍然可以說喂，我不可以嗎？」

天國之子的臉紅了。她原來想第一件事就是問關於冰河的故事，因為他們在頭一天忘記了這回事，他們曾談到許多其他的事物。她恬靜的坐着，遙望着海的那邊。他忽然拿起了她的一條辮子，將辮梢置於他的鼻下，做出一副傻像。

於是，她非笑不可，並且對他一本正經的談論緞帶，在他面前提出了許多關於美、蝴蝶和裝飾打扮的問題。她也曾告訴他關於梵倫泰因節那一天嬉鬧的情形。她滔滔不絕的談論着關於這些事情的道理，就和她以前常對自己所說的一樣。但當她擡起頭時，幾乎驚奇他仍在那兒，因為她從未想到將這一類的事物講出來給另一個人聽。她突然停住了，對於自己冗長的獨白感到驚惶。

瓊尼·蓋基凝視着她許久，然後握住他的兩條辮子，湊到她耳邊，吻她。她驚慌失措，一動也不能動。「現在，世界末日還會如此快就到來嗎？」他輕聲問她。「最親愛的孩子，我愛的孩

子。」

天國之子情急意亂。她低語道：「沒有人……」

「自然沒有，」瓊尼說道。

「瓊尼……」

「不要害羞，」他幾乎是嚴厲的說。「假若你害羞的話，我就要恨我自己了。」他將她擁在懷中。「美麗的孩子。」

她極力找支持，找道理，找回答，找點什麼來開口。爸爸會因為她而感到羞恥嗎？她知道爸爸會有那種感覺的。上帝呢？她忽然想到爸爸和上帝的意見可能不同。瓊尼白襯衣敞開的衣領輕擦着她的面頰；她感到他肩的線條在她手下是那樣柔潤。她閉上了雙眼。這會使人沉沉入睡，倘若一個人醒來像這樣安全而甜蜜的被人擁抱着時將是如何的感覺呢？她睜開了雙眼，看見了他那黝黑的臂膊上淺褐色的髮毛。然後她看見了他的手錶。她站了起來。

「我早應回家了，回家用餐。」她焦灼的說，但仍然站着。

「有誰會追尋你嗎？」

她想到了爸爸，她彷彿看見他沿着羊尾坡走來，畢直向前走，尋找她。這是一個滑稽的念頭，這是她第一次想到她的父親時有這一點幽默感。

「沒有，沒有人到這兒來。但是——我希望他在別的什麼地方用餐，史米斯家或是其他的地方。」謙德·史米斯浮上了她的腦際。他很善良；工作也努力；他的為人就和他的名字一樣，十分謙虛。他真沒有什麼令人可厭的地方，除非你覺得呆板是令人可厭的。天國之子就覺得他呆板。

瓊尼仍坐在那裏，一對灰綠色的眸子凝視着她。

「可能他現在已回家了，」她突然驚恐的低聲自言自語道。「我怕——我不要末日到來。」

「那一天不會發生的，」他說道。她已忘記他的臉會是如何堅強，現在，這張臉幾乎變成了嚴厲。「那不可能發生。」但她只是搖着她的頭。「那麼，你聽着，」瓊尼要求道。「我信任明天，明天我一定在此同一時候到這兒來。倘若你明天不能來，我次日也一定來。以前所有的時光我都是這樣度過的。」他緊緊的握住她的雙手，緊得使她疼痛。「你必須來，」他說道：「我忘記了告訴你關於冰河的故事。」

天國之子終於爬上了那枯瘠的斜坡。在她一生之中，再沒有做過比這更困難的事了。在斜坡上，整個的浮士港立刻呈現在她眼前。

「再見，」她低頭說着，蹲下直視着他的臉。「再見，瓊尼。」

美安達沒有表示一點異樣。以她的聰明她自然知道至少在今天天國之子除了看見海盤車和海

白頭翁之外還看見點什麼。她告訴女兒道：「你的父親一定在史米斯家裏。」下半句未說出的話就是「所以你不必着急。」她接着說道：「你一定完全忘記了時間。」但她的聲音却很和藹，沒有一點責備的口吻。「快到抽機房裏去取點牛奶喝吧！」

但天國之子感到她的胃扭縮着向下沉，並且有點輕微的顫動。「我不餓——我想也許是餓過了勁。」

美安達的背轉了過去。她正在洗一個罐子。「好，留心晚餐要有好的味口。若你父親以為你又在做夢或是沮喪的話，他就要煩惱的。」

天國之子凝視着母親直挺堅強的背。她母親很少這樣直截了當的指着爸爸警告她。

X X X X X

但是爸爸並未回來吃晚餐。她們聽見他在走廊上憤怒的脚步聲。他身後的門砰的一下關上了。「懷疑，」他嚷着。彷彿他希望這兩個字能重重的打擊她們一下。「懷疑！我竟聽見我這一教區裏人表示懷疑！」他緊緊抓住桌邊，一雙深邃的眼睛凝視着他的妻子和女兒。「這兒有人懷疑嗎？美安達？孩子？」

天國之子以為他會伸出手來抓住她搖撼。但他仍緊緊抓住桌邊，指節的白骨似乎要穿那層瘦皮了。

「我們是永遠和你在一塊的，柏爾。」美安達靜靜的回答。

「主將解答他們的懷疑，他們將會知道的。」他的聲音預示着不祥之兆。我要祈求主，主將會釋放他們的懷疑。」他俯視着桌子。「我不吃」，他又加上了這句話，彷彿他們會勸過他吃一樣。他說完後便走下那窄狹樓梯，去到他的房中。她們聽見他急拉窗簾的聲音，以及他在地板上走來走去的不安的脚步聲。當美安達和天國之子正坐下來準備用餐時，他又走了下來，對他們說道：「我要到教堂去。我將一直留在那裏等待主的回答。」

他走後，天國之子閉上了眼睛，低下了頭，但淚珠由她一闔着的眼間汨汨流下，她開始戰抖。美安達移動的椅腳在地板上擦擦着響；她走了過來，站在女孩的椅後，輕撫着她的頭。

「我不要末日來臨。」

「但你沒有什麼可怕的，」美安達說。

「啊！我怕。」天國之子痛苦的說道。

「怕主嗎？主當然不可怕。」美安達輕語着。

天國之子慢慢搖着她垂下的頭。「不是。」她什麼話也說不出來。「只不過是——當我如此愛着萬物時，萬物却要結束了。」

「世界如此美麗嗎？」她母親的聲音帶着淡淡的慕戀。「這世界對於你曾經是艱苦的，因為

你是你父親的女兒。你認為我不知道嗎？」她蹙着雙眉。「倘若你有什麼事要對我講，孩子……」

「沒有，」天國之子勉強說。「我不知道。」她抬起了頭。「我不想吃，媽。」她將椅子向後一推。

「不要這樣。吃點東西才能支持，」美安達回到了原位，沉重的坐下。「啊，至少豌豆做好了。」她說了這句不相干的話，然後獨自吃着。

次日清晨，柏爾牧師由巴米特家走到顧來特家，由顧來特家走到史米斯家和賀基家，將他們都召集在一起。他們現在將開始禱告，一直到主降臨，一直到主賜給最後的解答時為止。他帶領着他們熱切的大步走向教堂。他現在知道他們等待的時候將不久了。「這兒還有人懷疑嗎？」他挑戰似的向他們大聲疾呼道。但沒有一人說話。只有博愛、顧來特站在屋角爲他未出生的嬰兒啜泣。美安達緊緊握住她女兒的手，一陣戰慄彷彿電擊般傳遍全身。

他們永遠站着。天國之子想這就是永恒。她等待着，等待着。父親的聲音不懈的勸誡着他們，他和他們一道祈求；爲他們祈求；代他們說出他們對上帝的信仰。

然而天國之子却在那兒猶豫不決，她由教堂的窗戶看去，只見岩石的那邊一隻船影正游過浮



士港口。他的名字「瓊尼」好似一根梗在喉頭的骨刺欲出不得。他在那岩邊將等待多久呢？他次日是否還會再來呢？她相信他一定會來的，但是倘若沒有明天的話，她相信與不相信又有什麼不同呢？

她父親激動的聲音不容許有懷疑存在；然而，當她一想到瓊尼時，她就懷疑對於瓊尼而言末日是否也即將來臨。他們這些離羣索居的人是如此孤獨，如此被人輕蔑。或許世界上也只是他們這一部份人被帶入天堂，而世界仍無變化，這個世界是他們未曾熱愛過的，因而也不會因失去了他們而感到憾然。地球仍將繼續自轉；太陽仍將溫暖着地球；花朵仍將怒放；紫色的海鷺車仍將在那溜滑的岩石上爬行；而瓊尼。蓋基將坐在他的小船中孤伶伶的盪回摩根凡爾。天國之子抬頭看她父親，希望在他臉上尋求支持，但他的聲音已變成尖銳的叫喊，她又畏縮了，十分惶恐。

柏爾牧師大聲叫道：「我們是否將證明我們的信仰呢？我們帶至天國的除了我們對主的愛和服役外，還能有什麼呢？」他一張張臉看去，沒有漏掉一個。在這沉寂的片刻，忽然門外枝頭小鳥唧唧，天國之子聽見這聲音內心感到一陣痛疼。「讓我們來證明我們的信仰吧。」柏爾牧師說道，然後他又對他們低語道：「來！」

但是這一天，末日的這一天，在地球上也只有這一天，是如此的美麗！彷彿太陽：稻田、海灣全在反對，再沒有其他的人聽見他們的言語嗎？天國之子隨着她母親蹣跚而行，走過了她們自

己的家門。

他們將在這兒證明他們的信仰。他們看着柏爾牧師走進了他自己的房子，誰也不願說話，甚至於丈夫對妻子，媽媽對孩子，也不願說一個字。柏爾牧師出來後，站在路上說道：「和我一道祈禱！」

門口冒出股煙霧，一排小火舌舐着一個窗沿，火燒房屋的破裂聲，壓住了他們的祈禱聲，整個房子陷入火中時，火擊轟轟。

美安達茫然摸索着女兒的手，那隻冰冷而戰抖的手。女孩模糊聽着她母親喊着：「柏爾，柏爾。」然後美安達將頭轉了過去不忍目睹那慘慘的情景。天國之子焦灼的看着母親。忽然，在她母親的那一邊，她看見了，倘若她母親還未因此時的情景而昏迷的話，她必定也已經看見了，遠遠的，一個人影跑下了羊尾坡。「瓊尼！」是她自己高聲喊出了他的名字，還是僅僅聽見那名字的回音在她耳內繞繚呢？她的身子僵硬了，雙手握得更緊，美安達猛的一下轉過身來。

「誰？」母親無聲的說出這個字。天國之子痛苦的閉上了雙目。

然後美安達看看她的丈夫，他正在天井中站在他們的前面。她又看看燃燒着的房子，還愚蠢的想着那一瓶瓶的豌豆現在已經完了。她突然放下了女兒的手，將她一推，低聲說道：「跑！」屋頂垮下了。「跑！」簡直就是命令。

天國之子跑了，兩瓣隨風飄舞，她跑過了這條路，繞過了沙灘的一角，爬上了一个溜滑的亂草叢生的斜坡，跑向羊尾坡，這裏通往海灣的灣口。他們在半路會着了，幾乎撞個滿懷。

「我看見了火煙。」他說道。

「瓊尼……」她靠在他身上，過了一會才回頭看。「房子——是末日——爸爸的末日——最後審判，」她不連貫的斷續說道。她所有的信念現在完全粉碎了。

X X X X X

天國之子想，這是她父親的最後審判日，「他」將受審判。她以前對父親的愛是如此的動搖不定，她會以為她對父親的愛一定會消滅的。但現在，她的內心開始燃燒着穩定的愛之火，她忽對父親感到同情和了解。她窺見了她母親的心靈深處，支持着母親的不是母親的信仰，而是母親對父親的同情和了解。當這一天過去以後，媽仍然會在那兒愛爸爸，幫助爸爸。天國之子；幾乎笑了，她知道甚至於有一天她還能歸去。

刺鼻的烟味傳到了他們站着的羊尾坡上。

「和我一塊來，」瓊尼說。她牽着他的手。

房子在浮士港的港口燃燒。但地球仍繼續自轉；太陽仍溫暖着地球；花朵仍舊怒放；紫色的海盤車仍在那溜滑的岩石上爬行；而瓊尼·蓋基坐在他的小船中，帶着天國之子邁向摩根凡爾。

## 巴爾札克致韓絲卡夫人情書

——談喬治·桑

韓絲卡夫人：

我在這兒沒有做一點兒值得一提的事。身體好一點了，僅此而已。我害了一場為愛情所厭惡的病，由於含石灰質沉澱的飲水而起。因此，我的腦力整個兒崩潰了。可憐的人類！聲名是靠著什麼，思想的創造又是靠著什麼！卡洛德夫人認為我已經逃脫了一場疾病。實際上，我所逃脫的是寫一個喜劇或是一本壞小說。

聽說喬治桑在諾漢，離這地方只有十幾哩路，我便去拜訪她。因此你所希望得到的親筆簽名就快到手了：一個簽名是喬治桑，今天已寄上；另一個簽名是奧若·杜狄方，下封信寄上。所以

巴爾札克致韓絲卡夫人情書

你所得的是這個奇妙動物的兩面。但是，另外還有一個，是她朋友們給她取的綽號「le docteur Piffo-1」。收到後便寄給你。你是個好奇的人，我要將這次拜訪的情形告訴你。

星期六到了諾漢別墅，大約是晚上七點半鐘。喬治桑穿着睡衣，在一間靜僻的大房間爐邊吃過晚飯後，正在抽雪茄。她穿着綴着繻子的美麗的黃拖鞋，很有風情的襪子、紅褲子。對於衛道者這就夠了。就外形來說，她像修士似的有個雙下巴。雖然飽經風霜，還沒有一根白頭髮；黑黝黝的皮膚也還沒有改變；她那雙美麗的眼睛仍然灼灼逼人；她思索的時候，仍然是那副傻楞楞的神情，因為她整個的性格在她眼睛裏，將她觀察一番之後，我那樣對她說過。她在諾漢已經一年了，很憂鬱，寫作很多。她過的生活大致和我一樣。早上六點睡覺，中午起床。我是晚上六點睡覺，午夜起床。但是，我自然是遵從她的習慣；有三天，我們從晚飯後五點一直談到第二天早上五點；因此，我對她更爲了解，她對我也如此。在那三次談話中，我對她的了解遠甚於以前四年中的了解，在那期間，她到我家的時候，正是她愛着桑多，並且與繆塞有關係的時候。而她對我的了解只是在我時而去她的時候得來的。

去看她對我很益處，因為我們談到桑多時會傾吐心懷。我不願因為她背棄桑多而責備她，而現在，我只有對她感到深切的同情，你要是知道我們必須和什麼人打交道，你也會同情我的。她是由於愛情；我呢，是友情。

然而，她與繆塞甚至於更不幸福。她現在完全過着退隱的生活，對於婚姻與愛情都加以譴責；因爲在那兩方面她所遭受到的只有欺騙。

她的男性是很稀有的，完全的男性。他更其不幸福，因爲她並不可愛，因此也就很難得去愛。她是個年輕人，是個藝術家，崇高、豪放、忠心、純潔；她粗大的輪廓就是個男人；所以，她根本不是個女人。我在她身邊的時候，從沒感到要獻獻表面的慰勉，而那一套却是在法國和波蘭對任何一類女人都應該用到的。我就如同和一個同道在談話。她有高貴的德性，而那些正是社會所看錯了的。我們非常嚴肅地討論良好的信仰、坦白、以及領導人類的偉大先知所該有的良知，還有婚姻與自由這些大問題。她非常自負地對我說（我永遠也不敢有那種想法）：「雖然我們由寫作而正準備改革未來的生活方式與倫理觀念，我却感到對婚姻與自由都同樣要加以反對。」

我們對這個問題談了個通宵。我完全贊成女孩子應有自由，而妻子應受束縛；那就是說，我希望女孩子在婚前就應該了解她所受的是什麼束縛，她應該仔細考慮一番，因爲她已經訂了婚約，機運的好壞已經體驗過了，她就必須忠於那個婚約。我要使杜狄方夫人（譯者註：喬治桑丈夫姓杜狄方）承認婚姻的必要性，在這方面我很有進步；但我相信她會相信這一點的，而且我想，向她說明那一點是很有好處的。

她是個很好的母親，她的孩子們非常愛她；但是她把她的女兒索蘭打扮得像個男孩子，那是

不對的。實際上，她還像個二十歲的年輕人，因為她內心非常純潔、規矩；只是在外表上是個藝術家。她抽煙毫無節制；也許是裝貴婦人裝得太過火了一點；我相信在她的 *Secrétaire intime* 中的貴婦人就是她自己忠實的寫照。她對於自己的認識也就是我所想到的，用不着我對她講，那就是說：她沒有思想的力量，沒有創造情節的秉賦，沒有觸及現實的才能，也沒有給人悲愴感的技巧，但是——用不着懂法國的文字——她却有風格；那是真的。

她對於自己的名望，和我一樣，處以玩笑態度，而她對於一般讀者非常蔑視。

我要對你講這個女人對於那兩個男人所懷的那份秘密、深厚的熱情，而你會認為天使與魔鬼之間是沒有相同之點的。她所做的那些傻事，在偉大高貴的靈魂看來，都是應該盛傳的。她受過杜非爾夫人、波卡基、賴門尼這些人的騙。現在，由於同樣的心情，她又受着李資和戴各特夫人的騙。但是，她剛剛才悟過來，就和她對杜非爾的情形一樣；有一種人的腦子在書房裏，在智力方面特別強，但對於實際的事情就非常容易上當。她就是這樣的人。

關於李資和戴各特夫人，她將我所要寫的 *Les Galiciens* 主題給了我，因為就她的處境來說，她自己不能寫。別告訴任何人。總之，她是個男人，而且因為她自己要做個男人，因為她已沒有了女性，所以更像是個男人，而不是女人。女人吸引人，她却排斥人；我是個男人，假若她對我產生那樣的效果，那麼，對於一切和我一樣的男人一定也如此。她永遠不會快活的。因此，

她現在所愛的是一個比她差的人，在那種關係之中，對於一個靈魂美麗的女人來說，只會感到欺騙與覺醒。女人應該愛比她強的男人，要不然，就是被騙得很好，認為自己所愛的真是個比自己強的男人。

我並不是心安理得地住在諾漢；我走時染上一個極壞的惡習；她教我用水煙筒抽土耳其煙草。而突然之間水煙就成了我的必需品。這一變化能幫助我戒掉咖啡，改變我工作時所需要的刺激品。我想到了你。我要一個很漂亮的水煙筒，上面有個蓋子，或是有個額外的水煙筒座子。你要是心好的話，就為我在莫斯科買一個吧，因為只有在莫斯科或是君士坦丁才能買到最好的水煙筒。為我想吧，趕快寫信到莫斯科去，以便包裹儘快到我手中。但是有個條件，你得先告訴我你需要巴黎的什麼東西，只有物物交換我才要我的水煙筒。倘若你在莫斯科也能買到土耳其煙草，便寄我五六磅，因為在君士坦丁很難買到。別忘記你答應過我的沙漠旅人茶葉，我竟說得出口呢？

我完全是孩子脾氣，你是知道的。倘若水煙筒的裝璜是土耳其玉，那我就很開心了，尤其因為我想在煙筒末端按上我手杖的頭子，我已不能用那根手杖，因為它給人的印象很糟。倘若你願意的話，我想送你一套巴黎珍珠手飾，就是你所喜歡的那一種；鑲工非常精巧，雖然珍珠只不過是巴黎貨，你所得到的却是件藝術品。你若愛我，就答應吧。好嗎？……

遙寄我的愛意，問候韓絲卡先生，並向你年輕的朋友們致意……  
記着：倘若我祈禱的話，是爲了你；倘若我拉下那僧衣頭巾向上帝祈求什麼的話，也是爲了你，而現在在你面前的這個胖胖的修行的人就是有着你崇高偉大的鄉巴老。

巴爾札克 一八三八年三月二日  
於佛拉普斯爾

譯者附註：巴爾札克於一八三三年見到俄國韓絲卡公爵夫人。韓絲卡夫人曾經寫了一封匿名信給他，稱讚他的作品，勸他注重生命中精神那一面。他們不斷通信，她答應和他見面。於是，韓絲卡夫人在日內瓦見到他時，答應她年老的丈夫死後嫁給他。在那以後，他們繼續通信，隔幾年見一次面。後來巴爾札克勸年輕作家和人通信，因爲「寫信可以鍛鍊風格」。

韓絲卡夫人在丈夫死後，並沒立刻嫁給巴爾札克，九年之後才嫁給他。婚後，巴爾札克才發現她並不是他在信中所創造的那個偶像。她是個沒心肝、輕率、淺薄的女人。一八五〇年六月，在他們婚後三個月，雨果聽說巴爾札克病重，便去看他，開門的女僕說：「先生快斷氣了。太太到她自己房裏去了。」只有他的老母和幾個僕人送終。

選自「文星雜誌」

## 霍夫曼論自由

——這是美國前經合總署署長霍夫曼 (Paul G. Hoffman) 在紐約自由大廈落成十週年紀念時的一篇講詞。他在此重申自由對於這個時代的需要。

自由大廈所象徵的是維護自由以及維護並完成一個自由的社會。在我們的歷史中，沒有一個時代比現在更需要維護自由。我們的祖先稱自由爲人的基本權利。但自由現在世界各地遭受着嚴重的打擊。

克里姆林宮已下決心強迫世界實行其獨裁的生活方式。這是對於我們自由最顯明的威脅。我

在此並不強調這一點。我所要談到的是一個更險惡的危機。這個危機之產生乃由於我們不能了解自由社會的真實性質以及其力量之深遠的來源。因此，我們在美國以外持有太多的中立主義，而在國內呢，有許多活動雖然是以自由的名義實行的，但實際上却危害了我們的自由。

中立主義者認為我們的自由社會與極權社會有一個共同的弱點，就是兩者都是唯物的。兩者都不能滿足人的內在需要。他們將目前的世界衝突看作兩大列強之間的衝突，此兩大列強都想強迫世界實行他們各自的生活方式。

### 美國真正的光榮

無疑的，我們美國促成了這種誤解。我們會絮絮不休地統計我們一億五千萬人民所擁有的汽車、電話、無線電、洗衣機、電視設備等。

我們有權驕傲我們製造財富的特殊經濟能力。尤其應該令我們驕傲的是我們的財富分配公平。但是，過份着重這些成就就是一個錯誤。這些成就的真正意義乃在於它們與它們來源之間的關係。因為它們反映出一個自由社會的創造力量。這些成就是一個光明之點，但它們本身並不是美國的光榮。

我們美國自由社會的光榮是：美國人民有機會實現他們在智力方面的，精神方面的以及物質

方面的才能，而這種機會正不斷地在擴大。這也就是說美國的環境鼓勵個人的成長與發展。我們的目標不僅是使人人平等，並且使每一個公民都一定有機會得到充分的成長。我們離此目標尚有一些距離，但我們是在向着這方向前進。

### 人的天性是自由的

我們美國一直不斷地在注意「社會公正」，我覺得此可象徵我們國家的精神遠景。由於這個原故，我們大的公民團體之間已產生了較好的新關係；我們已發展了新的行為準則；並且對於人與人之間的相倚性有了新穎的見地。

我們美國在智力與精神方面很有進步，而得到這種進步的機會之所以能成長與發展乃由於我們自由社會是適合人的天性的。人天生是自由的人；人天生是不能脫離社會的。當我們的祖先立下我們自由政府的原則時已經想到人的二重天性的事實。他們一再講到「自然法和自然的上帝法」。

我們美國人本能地知道，被奴役的人是不能夠滿足他們的天性的。我們美國人也承認這個事實：就是人天生是不能脫離社會的。「沒有一個人是一個孤立的島。」人不能爲了自由的緣故而摒棄社會；但人也不能因放棄他的自由的自然權利而滿足他社會生活的自然需要。

有人支持我們這種制度乃是由於我們有龐大預算、高度生產、以及戰勝其他國家的能力。這

種見解根本無根據。因為它忽視了歷史的變遷。這種見解無異就是說倘若在某時有某個其他的國家在預算、生產以及武力方面都超過了我們，那麼，就證明他們的制度對於人類是更適合的。這種見解也可被人解釋為：我們的制度僅在過去二十五年或是五十年我們物質文明興起的時期中獲得效力。這無異就是嘲弄美國的創國先哲們。因為從物質的觀點來看，我們與拿破崙的法蘭西和亞歷山大第一的俄國相比，我們真是瞠乎其後了……。

倘若一個社會要適合人的社會需要，那麼，此社會便必須供給一種能使人相互尊敬與信任的環境。

我們能够很輕易地敘述出一個自由社會的目標。但是，若要達到這些目標，還需經過複雜的過程。美國的憲法、人權法案、聯邦法、州律、美國的習俗，以及各種自願組織等全是欲達到一個自由社會的目標之過程中的一部份。這便是為什麼自由社會被稱為人類最顯著的成就。

### 極權社會與自由社會的兩個基本不同點

極權社會與自由社會幾乎在每一方面都有顯明的不同點。茲僅述其二：

第一、極權社會根本不允許其公民有自行決定思想、言論和行動的權利，它若給予公民這種自由便與極權主義的基本觀念相衝突。極權主義的基本觀念是：人並不是一個目的。僅僅是一個

工具，是一個實現國家的目的之工具。

我最近去過一次東柏林，在那裏，我看清了在一個極權國家中思想、言論和行動被控制到若何程度。東柏林充滿了青年，他們是由東歐被召集來參加一個共產黨的青年遊行的。他們步伐一致，歌唱一致，思想一致。其中約有數千人溜到了西柏林。這些人的思想內容完全是一樣的。他們熱情地高唱着頌揚史達林和攻擊美國的歌曲。男女學生都穿着藍制服。現代獨裁者所施於兒童的教育真令人可怕。墨索里尼令他們着黑裝；希特勒令他們着黃裝；而現在史達林却令他們着藍裝。這都是奴化他們思想的計劃之一部份。

極權社會與自由社會之間的第二個不同點就是極權社會對於人不能脫離社會的天性所加的打擊。人只有在一種信任的氣氛中才能共同愉快地生活和工作。但在一個極權國家的統治下，這種情況是不可能存在的。因為極權社會只有藉人與人之間嚴密的監視才能控制人的思想、言論和行動。在今日的蘇俄，沒有一個人能够確信他的伙伴——甚至於他的家人——不是一個秘密警察的特務。因此，蘇俄人民的生活充滿了恐怖，他們並不能愉快的生活和工作。

我着重這兩個不同的目的有二：這兩個不同點表示極權國家未能滿足人的內在需要，這對於中立主義者是一個完善的答覆。此外，這兩點明顯的指出了我們必須加強決心使我們的自由國家不受極權主義的污染，並且指出了我們在這方面應採的態度。

### 思想自由是一個基本人權

我們必須謹防任何危害我們個人權利的行爲。我們個人有權決定我們自己的思想，言論和行動。當然，我們決定自己的行動時應適當地顧及到他人的權利。

思想的自由是一個基本的人權。宗教自由、新聞自由、以及集會結社的自由皆由此而生。但是，我們若無討論、批評和辯論的自由，思想的自由是無意義的。批評、討論和辯論是使社會進步之唯一的和平手段。歷史顯示給我們沒有批評、討論和辯論的社會必定是停滯和滅亡的。

獨裁國家的思想控制是藉武力而實行的。但是，討論、批評和辯論既能藉恐怖也能靠武力而抑止。輿論壓制的力量能與整肅和迫害的力量比擬。教師、政府職員、政府官員、甚至於商人等都能由於恐怖而不能享受第一次美國憲法修改所賦予他們的權利，其效力如同將此次憲法修改廢止一樣。在所有壓制人類思想的獨裁形式之中，再沒有此恐怖更令人可怕的了。

### 批評不容壓制

不久前，會有些人——其中常常是善良的人——盲目地散佈這種恐怖。他們有高度的反共熱情，但他們利用的方法與策略却傷害了我們的反共力量，因而直接幫助了克里姆林宮。他們在社

會上所製造的輿論是危險的。他們是藉恐怖而強迫一致。凡是持有不爲人所歡迎的見解或支持一個不爲人所歡迎的主義的人，他們都準備予以折辱。

因此，許許多多的人民都怕坦白說出他們心中的話。我們在許多事件中所作的決定（常常是在高級人員中所作的決定）都是受了恐怖的影響，總之，這種散佈的恐怖造成了共產黨滲透與離間的危險。所有這些情形竟發生在一個偉大而光榮的美國，而美國之所以變成偉大和光榮的乃因爲它承認反對者的權利。

倘若我們要維護人的自由天性，和加強我們的自由社會，我們便必須堅持一個原則：就是必須在不違犯誹謗法的範圍內維護無限制的批評權。此批評權應擴張到我們所不同意的思想上去，用美國一個偉大的最高檢察長的話說，就是我們所憎恨的思想之自由。例如，我極端不贊成工人日報謾罵每一個敵手爲法西斯的作風。我也極端不贊成那些任意責難同情共產黨的人。但是，我並不壓制這些不負責任的批評者。批評是不容許被壓制的。

### 自由社會是公正的社會

我們也必須牢記，一個自由的社會是一個公正的社會。每一個追求自由的人也必須追求公正。我們之所以必須鼓勵批評乃因爲我們必須鼓勵人民指出社會上的不公正，並鼓勵人民爲剷除



這些不公正而奮鬥。一個不公正的社會是不能持久的。對於一個人不公正便危害了所有的公正。我們只有保護少數人的權利才能保護多數人的權利。在美國，種族和宗教的歧視、特權以及機會發展的不平等現象都逐漸消失。無論它們仍存在於什麼地方，它們必定會被發現並被剷除。

我的這些信念最多不過是一個採取行動的計劃之導言。擬定那樣一個計劃必須是那些上級人員的工作。但是我們必須輔助此工作之進行，而自由大廈應處領導地位。

克里姆林宮的擴張主義使美國和自由世界必須重建軍事力量以維護和平。但是，我們必須再作些有效的工作以對抗極權主義者統治世界的計劃。我們必須重新努力使美國表現為一個自由、公正、無恐怖的社會。任何警察制度也不能阻止關於這種表現的消息達到世界人民的耳中，甚至於達到鐵幕之後。

我們的祖先蓄意使美國表現為這樣的一個國家，因此才擬成了一個以人性為基礎並綴合自由與公正的憲法。我們一定不能讓他們熱切的希望消失了；我們必須不斷地向着實現美國理想的方向邁進。

選自「自由中國」第二卷第十二期

## 格蘭斯頓與列寧

羅素 著

列寧認為世界是被辯證法所支配的，而他就是辯證法的工具；他和格蘭斯頓一樣想像他自己是一個超人權力的代理人。格蘭斯頓生於一八〇九年，死於一八九八年，為英國大政治家。羅素在此分析這兩位政治領袖的相同和不同之點。他的卓識和寫作技巧會使他獲得諾貝爾文學獎金；羅素在此也充分地表現了這兩點。這篇文章是從他在本年二月出版的 *Unpopular Essays* 中擇取出來的。

在我生命的過程中，從維多利亞時代直到現在，我會經認識過許多顯要的人。就我的經驗所知，除了幾個情形而外，那些在歷史上最顯著的人並不就有令人難忘的或是給人印象很深的偉大

品性。我與維多利亞皇后僅有的一次見面是在我兩歲的時候，可惜我竟沒有記憶，但我的長者們會看出我的舉止是十分恭敬的，因而他們很是驚異。在另一方面，也就是在此同一年齡，我首次遇見布朗寧（Robert Browning），許多人認為他是他那一時代中最好的詩人。我却以一種刺耳的聲音打斷了他的談論：「我希望那個人停止講話」。在他的晚年，我常見到他，我也沒有發現他有什麼令人崇敬的地方。他是一位有風趣而和藹的長者，在和中年婦人的茶會中顯得十分隨便，伶俐，慇懃，而且非常溫順，但他並沒有人們對一個詩人所預料的超人的光彩。

且尼遜（Tennyson）我也常見到，他老是故作詩人之態，就是爲了那個緣故而引起了我幼小的心靈對他的輕視。他常常穿着一件寬舒飄垂的意大利斗篷在鄉村散步，有意沒看見他偶而遇着的人，並且顯出一副詩人入神的情態。在我曾經遇見的其他詩人之中，我想最令人難忘的要算托勒爾（Ernst Toller），這主要的是由於他對於別人深沉的痛苦十分同情。布魯克（Rupert Brooke）我很熟悉。他漂亮而有活力，但這種印象被他那不誠實的拜倫之風和一些浮誇之氣損傷了。

在著名的哲學家之中，除了仍然活着的人之外，我認爲給人印象最深的要推詹姆士（William James）。這是因爲他十分自然，並且他沒有自以爲是一個偉大的人物。若不是他那民主的情懷與平易近人的傾向，他決不能成爲一個卓越的人物；他個人的地位也就不能博得人們的崇

敬。有些哲學家之所以給人深刻的印象——不一定是最有才能的哲學家——，是因爲他們有一種忠於知識的品質。在這方面，希基維克（Henry Sidgwick）是一個很好的例子。他是我的倫理學老師。當他年青時，劍橋的特別研究費僅給與那些在英國國教三十九項信條上簽名的人。在他簽名幾年以後，他發生了疑問，雖然他並未預料到他能斷言他的信仰仍然未變，但他決定重簽字是他義不容辭的責任。這個行動促速了法律上的變更。這種變更使陳舊的神學禁律壽終正寢。他作老師時也表現了同樣的忠實。他對於學生們所提出的異見，就如同對於同僚們所提出的一樣，是謙恭而小心地予以考慮的。這樣使得他的教導比許多更有才能的人使學生們收穫更多。

科學家在他們登峰造極的時候有一種特別令人印象深刻的地方。這是由於他們既有偉大的智慧，同時又像兒童般的單純。我所謂的「單純」並不是指缺乏靈巧；我的意思是他們具有非個人偏向的思考習慣，對於一個意見或是一個行動所引起世俗的利與不利不介於懷。在我所認識的科學家之中，愛因斯坦便是屬於這種品質的一個最好的例子。

至於政治家，從我的祖父（他曾於一八四六年任首相）到艾德禮，我認識七位首相。其中最令人難忘的要推格蘭斯頓（Gladstone）。凡是認識他的人都稱他爲格蘭斯頓「先生」。我在公共場合中所認識的人能在個人的感應力方面與格蘭斯頓先生相匹配的只有列寧。格蘭斯頓先生是維多利亞時代精神的現身；列寧是馬克斯教條的現身——兩者都不是凡人，但兩者都有一種自然

的力量。

在私生活方面，格蘭斯頓先生被他眼睛的力量所支配，他的眼睛靈敏而銳利，並且望之令人生長。一個人在他面前就如同一個小孩在一個舊式的教師面前一樣，令人情不自禁地要說道：「先生，不是我。」每個人都有此感覺。我想不會有一個人敢用最模糊的不道德的話對他講述事故，他那道德的威力會令人木立。我有一個祖母，她是我所知道的婦女之中最可敬畏的一個人，其他的要人在她面前都會變得畏縮。但是，有一次，當格蘭斯頓先生要來喝茶的時候，她預先告訴我們他要糾正他的愛爾蘭政策。因她是極力反對這個政策的。格蘭斯頓先生來了，我自始至終都在場。我屏住氣息等待着這一場預料的衝突。哎呀！我的祖母簡直溫靜無比，沒有說出一個字來開始她那獅般的怒吼；當場沒有一個人能猜出她對於每一件事都是與他意見不合的。

在我的生命中，我所經驗過的最可怕的事便與格蘭斯頓先生有關。當我十七歲的時候，我還是一個十分害羞和拘泥的青年。有一次他到我家裏來和我們一同渡週末。我是屋子中唯一的「男子」。餐後，當婦女們都退出時，我便被留下與此妖魔相對。我嚇得痴呆，以致不能盡地主之誼。他也未幫我脫出窘境。我們沉默地待了許久；最後，他以他那低轟的聲音很遷就地說出了他那獨一無二的評語：「他們所給我的葡萄牙紅葡萄酒是十分好的，但是他們爲什麼要將這種酒加在冰紅酒之中給我呢？」自此以後，我面臨過狂亂的暴動，發怒的裁判官和敵對的政府，但從沒

有感到如在那令人木呆的時刻中所受的驚嚇。

深厚的道德信念是格蘭斯頓先生政治影響力的基礎。他具有一個靈巧的政客所有的一切技巧。但他真誠地確信他的每一個策略都是被最崇高的目的所激發的。拉布希爾 (Labouchere) 是一個冷評家，他曾以以下的话概括了格蘭斯頓先生：「他像每一個政客一樣，他有他自己的秘密。但他又不像其他的政客，因爲他認爲這秘密是被主賜予的。」他永遠篤誠地請教他的良心，而他的良心也永遠篤誠地給他合宜的回答。

他在某次會議上與一個醉漢衝突的故事——或真或假——說明了他人格的力量。這個人似乎是屬於反對黨的。他常常打斷格蘭斯頓先生的話。最後，格蘭斯頓先生用眼釘住他說道：「這位先生會不止一次插言打斷了我的意見。我若處於他的地位而他處於我的地位，我將毫不遲疑地對他表示很大的禮貌。我現在請求這位先生將那種禮貌施予我。」據說（我十分相信）這個人因爲震驚而酒醒，並且在其餘的一段時間中他一直保持着沉默。

十分奇怪，差不多有一半的英國人（包括大多數的小康之家）將他當作瘋子或是品行不端的人看待。當我在童年時代，我所認識的小孩多數是保守黨。他們會很鄭重地告訴我，盡人皆知格蘭斯頓先生每天早晨要從各個帽商那裏定二十頂最好的帽子，他的太太必須到處跟着他「退貨」。（這是在有電話以前的事。）清教徒猜度他與梵蒂岡秘密聯合；富人們（除了幾個例外）

對他的看法如同最反動的美國富翁對羅斯福先生的看法一樣。但他仍泰然自若，因為他永也未懷疑主是在他身邊的。對於半數的英國人他幾乎就是上帝。

我與列寧在一九二〇年於莫斯科會長談過一次。他在表面上非常不像格蘭斯頓。然而，縱然還有時間，地點和信仰的不同，這兩個人也有許多共同點。先由他們兩的不同之點談起：列寧是殘酷的，格蘭斯頓則否；列寧不尊重傳統，而格蘭斯頓十分尊重傳統；列寧認為所有的手段對於獲得共產黨的勝利是正當的，而對於格蘭斯頓政治只是一個帶有某些規則的遊藝，這些規則必須被遵守的。就我看來，所有這些不同之點對於格蘭斯頓是有利的。因此，格蘭斯頓的影響就大體而言是有好結果的，而列寧的影響却是有災害的。

他們兩人雖有這些不同之點，但他們的相似點却是十分深刻的。列寧以為他自己是一個無神論者，但在這方面他錯誤了。他認為世界是被辯證法所支配的，而他便是辯證法的工具；他和格蘭斯頓一樣想像他自己是一個超人權力（Superhuman Power）的代理人。他的殘忍和橫暴僅僅是手段而不是目的；他不會藉叛黨而換取個人的權力。兩者的個人力量都是從對於自己的真實使命有不可動搖的信心而來。兩者在維護他們各自的信仰方面，都大膽地闖入了另一領域，在那領域中他們一無所知，於是弄出許多可笑的說法——格蘭斯頓闖入了聖經批評的領域，列寧闖入了哲學的領域。

作為一個人物而言，在他們兩人之中，我以為格蘭斯頓更令人難忘。假若一個人在火車中遇見了他們之中任何一人而不知道他是誰，我便以這個人對於他所發生的觀感作為測驗。在這種情形之下，我相信格蘭斯頓將會令我感到他是我曾經遇着的最不平凡的人物之一，並且他將立刻使我默默裝作同意。相反的，我想，列寧可能使我立刻感到他是一個心胸狹隘，狂熱而動輒憤世忌俗的人。我並不以為這個判斷公平；這個判斷並不公平——不是積極的，而是因為有一些地方被遺漏了。當我遇見列寧的時候，他所給予我的印象，並非如我所預料的像是偉人的樣子。我所得到的最顯著的形象，是他為人偏執，並且有蒙古人的殘酷。當我向他提出一個有關農業的社會主義的問題時，他得意洋洋的解說他如何煽動貧農反對富農，「他們立刻將他們吊死在附近的樹上——哈！哈！哈！」他想到這些被屠殺者時居然發出一大笑，這使我周身的血液冷卻了。

在列寧身上所有的作政治領袖的品質，不如在格蘭斯頓身上表現得顯明。我懷疑列寧在比較太平的時代中是否能變成一個領袖。他之所以有力量，是因為在一個紊亂和戰敗的國家裏，幾乎只有他一人是有把握的。他不顧軍事的破壞，而希望得到一種新勝利。他似乎是藉冷酷的考慮而證示共產黨的福音，並且隨意運用其邏輯。由於這種方法，他和他的門徒以為他們熱情的信仰是合於科學的，而且這就是拯救世界的方案。羅柏斯比爾（Robespierre）必定有一些與此同樣的性質。

我所講到的人，都是在某方面很出衆的人。但事實上，常常是一些不出衆的人給我印象很深。我所發現最令人難忘的，是某種道德的品質，就是忘我的品質，具有這種品質的人所表現的不論是在私生活方面，公共事務方面或是在追求真理方面，都忘記了自我。我曾經有一個園丁，他既不會讀也不會寫，但是，他是一個單純而善良的品質之完美的典型，正如同托爾斯泰喜歡在農人之中所描寫的一樣。

一個人由於他心靈的純潔而令我永遠銘記不忘的便是莫拉爾 (E. D. morel)。當他在利物浦當一個載運貨物的職員時，他便感到利歐波爾德王 (King Leopold) 剝削剛果 (Congo) 的慘狀。爲了要使他所知的公諸於世，他必須要犧牲他的職位和生業。雖然歐洲所有的政府都力加反對，但他終以孑然一身喚醒了輿論而促成改革。他如此博得的新名望因他在戰爭中倡和平主義而犧牲了。在戰爭進行中他被捕入獄。直到第一勞工政府組成後不久他才死去。麥克唐納 (Ramsay MacDonald) 不准他加入政府。因爲他希望如此可使人忽視他自己的過去，他過去也是倡和平主義的。世事的成功很少歸於這樣的人，但他們激起了那些識者的愛慕。那種愛慕是超過了那些心靈較不純潔的人所受到的。

選自「自由中國」第四卷第七期

## 太平洋學會如何幫助史達林赤化中國

James Burnham 著

### 太平洋學會之起源

一九二〇年，一羣夏威夷的實業家發起一個促進社會關係的計劃。此計劃發表後，立刻有人建議將此計劃擴大，以致包括在太平洋區中所有各國的代表。一九二五年七月一日至十五日，各國的代表開會於火奴魯魯。此一會議便設立了太平洋學會。就結構而論，太平洋學會是由在各國的機構而組合起來的一個不受約束的同盟組織。在每一個與會的國家中有一個國家會議，所有各國的國家會議都屬之於一個國際委員會——被稱爲太平洋會議 (Pacific Council)——和一個國際秘書處之下。太平洋會議似乎只徒有其名而無什麼職務。國際秘書處的主要任務是準備召開每

兩年一度的國際會議，和出版各種書刊。

參加一九二五年會議的有澳大利亞、加拿大、中國、韓國、日本、新西蘭、菲律賓以及美國等國的代表。在一九二七年的第二次會議中，英國與印度相繼加入該會。一九三一年，太平洋學會於上海召開國際會議，此時乃決議邀請蘇俄入會。但直到一九三四年七月，蘇俄的學者們才組成蘇俄太平洋學會。一九三四年九月，太平洋學會的會長卡特先生(E. C. Corter)乃「歡迎蘇俄為國際太平洋學會的新會員。」

太平洋學會的工作和目的，該會宣稱如下：

「太平洋學會為一非官方的組織，其目的為促進太平洋區域各民族間的關係。

本會之任務為減少國際間的紛爭，調查事實，並為之解釋。本會之努力乃着重於研究太平洋各民族的情況，以及揭露隱伏於太平洋區之重要衝突地區中的事實……

本會每兩年舉行一次會議，激勵研究，並闡揚智識。」

在促進這些目的和其他的目的方面，太平洋學會成長得很快，並且十分繁榮，尤其是美國的分會。卡特顯然有幾分組織天才，善於組織。一九二八年，費爾德(Frederick Vanderbilt Field)加入該會。他利用他的家庭關係而為太平洋學會募集了許多基金。梅且爾(Kate Mitchell)、穆爾(Harriet Moore)、曼德爾(William Mandel)、法雷(Miriam Farley)。

以及其他一些有動力的人如拉鐵摩爾等，對於研究工作和出版業務方面都把持得很緊。

### 太平洋學會之收穫

太平洋關係學會沒有任何匹敵。這會是一塊聖潔的土地。由於卡特的經營，小股和大量的資金不斷的湧入。該會曾創辦一個「太平洋季刊」(Pacific Affairs)和一個半月刊「遠東觀察」(Far East Survey)，這兩種刊物都很有成就。太平洋學會在中國、日本、加拿大、夏威夷以及美國都會舉行過規模宏大之兩年一度的會議。太平洋學會的活動遍及四域，他們不僅參加他們自己的會議，並且以研究者，籌備者，經理者和名譽客卿的身份參加其他的集會。他們還設有研究獎金，這是給予那些寫過關於日本、菲律賓、印度、中國、土耳其斯坦、或是蒙古等地之報告，文章或著作的青年人。

太平洋學會還有一種友誼的組織，可稱之為「勵進社」。該社的目的是對內鼓勵他們之間的各份子，對外挑別在他們理念圈之外的每一個人，或是未完全進入他們理念圈之內的人，甚至於是太平洋學會其他的會員。傅林(John T. Flynn)曾在「當你睡覺時」一書中記載「勵進社」的收穫。他曾在此敘述該社的產物在四十年以來所出版有關遠東的書籍中所佔的地位；以及該社的份子把持紐約論壇報，紐約時報，星期六文學評論報等報之書評欄的情形；並會敘述該社各份

子之間相互評論的愉快。

在全美國，所有研究亞洲問題的師生們對亞洲的看法都受了太平洋學會文字的影響。在其他任何地方，也頗受其影響。太平洋學會的作者們並不僅限於為太平洋學會的刊物而發言。只要是什麼地方需要對遠東作一評論，或是寫文章，或是寫備忘錄，那麼，太平洋學會的聲音有百分之九十是一定能够被人聽見的。

太平洋學會並不是一個單獨的單位，而是一個複雜的組織，其活動是有着相互的關係的。太平洋學會中有些部門，如其雜誌，只不過是附屬在它下面的。有些部門，如某些研究單位和出版單位，似乎是作為它平行的機構而被設立的。有些組織在名義上是互相獨立的，而實際上其董事會是互有關連的，如亞美利西亞 (Amerisia) 是。還有些友誼的組織，如援華會議 (China Aid Council)，美蘇學會 (American Russian Institute) 等，這些組織之間都有很密切的關係。還有一些組織不嚴密的團體，如外交政策協會 (Foreign Policy Association)，各種雜誌，以及幾個發行人的貿易部門等。

### 深遠的共黨戰線

在大戰期間以及戰後的三年，為太平洋學會的全盛時期，或是收穫期。太平洋學會會盡其全力供獻出其力量，他們不惜犧牲大量的時間和人力。軍事情報機構和戰略局 (OSS) 會十分感激的接受過該會忙碌的青年同志所作的研究和情報。太平洋學會的好朋友居里 (Lauchlin Currie) 坐鎮白宮。為了要幫助他解除戰爭的重擔，太平洋學會會遣派在英國受過訓練的格靈柏格 (Michael Greenberg) 去協助他，格靈柏格後來換到經濟作戰部去了，他在那兒遇見了熱烈的太平洋學會的同志史頓 (William T. Stone)。李坦肯 (Duncan Lee) 曾代表戰略局漫遊華北。懷特 (Harry Dexter White) 在財政部中的地位僅次於莫金索 (Morgenthau)。卡爾遜 (Evans F. Carlson) 上校當時為一將軍，他是太平洋學會的密友，他在言論和作戰兩方面都顯然是一個堅強的生力軍。華盛頓在戰時變成了太平洋學會活動的中心，為便利計，那裏便設立了一個辦事處，其負責人為亞都曼 (Rose Yardumian)。忙碌的費班克 (John Fairbank) 在海外履行職務時，竟將居里在白宮所發表的演講當作他自己的講詞。太平洋學會的會員普賴絲 (Mary Price) 曾作過李普曼 (Walter Lippmann) 的私人秘書(根據班特麗所說，普賴絲在此期間會由李普曼的公文中偷取情報)。太平洋學會常常是準備幫助那些「好人」在一起工作的。

拉鐵摩爾更是無所不在。他曾作蔣總統的顧問，護衛華萊士在東方身歷危險；他出入白宮，並會在太平洋學會的勁旅約瑟夫·巴納斯 (Joseph Barnes)、費班克 (John Fairbank)、賀蘭德 (William L. Holland) 等人的幫助下，為情報整理局 (Office of Coordinator of Info-

rmation) 和戰時情報局 (Office of War Information) 而主持亞洲的事務。

在國務院中屬於太平洋學會這一翼的人士有：·色非斯 (John Stewart Service)·芬生特 (John Carter Vincent)·戴維斯 (John P. Davies)·愛默遜 (Jr. John K. Emerson)·勒頓 (Raymond T. Ludden)·傅來德曼 (Julian R. Friedman)·德根 (Laurence Dugan)·賽里斯伯里 (Lawrence Salisbury)·吉賽普 (Philip C. Jessup)。太平洋學會還有一個國務院的朋友，即希斯。

戰爭結束後，太平洋學會的工作仍舊進行。例如，該會的密友法雷 (Miriam Farley)·格萊頓且夫 (Andrew M. Grajdanzev) 以及彼遜 (T. A. Bisson) 等人會去東京幫助盟國建立日本的民主政治。拉鐵摩爾會以鮑萊計劃 (Pauley Mission) 之經濟顧問的身份到處躡營。日本的西園寺 (Kinkazu Saionji) 是太平洋學會的重要份子之一，曾作過太平洋學會在一九三六年所召開之約森密特會議 (Yosemite Conference) 的秘書。他便會為近衛公爵之「早餐社」 (breakfast club) 中的一員。蘇琪間謀案中的尾崎秀實 (H. Ozaki) 也曾參加一九三六年的約森密特會議，他曾為近衛在中國部門中的主要助手。

### 共產主義革命之擴大

正與正統派的馬克斯主義之期望相反，共產主義的世界革命，並未在一個高度工業化的國家內發生，却發生於落後的俄國。布爾希維克的戰略家們警覺到一點：就是革命必須擴大，否則必然被擊潰。他們有兩個基本的戰略：

其一是向西方進展。此一戰略的用意是欲以俄國的土地，原料和人力運用到西方的機器和技術上去。在緊接着俄國革命之後的一九一八年和近二十年期初，此一戰略是很顯著的。一九二三年，德國的革命企圖被擊潰，此乃表示共產主義之工藝戰略或是西方戰略之暫時的失敗。

但是，列寧推論去柏林之路可以由北平和加爾各答通行。他認為共產主義的世界革命能够由下列的步驟而獲勝：即首先征服亞洲之龐大的土地，資源和民衆；然後切斷那些進步國家的供應，後援，和復興的基地，再從後路而取那些國家。列寧在一九二三年寫道：「在最後的分析中，我們鬥爭的結果將視俄國，印度和中國是否組成地球上絕大多數的人口而決定。」

此第二戰略(即量的戰略或東方的戰略)乃於一九二〇年被共產國際的第二次會議所擬定的，會發表於列寧之「國家與殖民地問題」(Theses on National and Colonial Questions) 的論文中。此一戰略之有決定性的戰場，就是中國。

一九二〇年，東方民族會議舉行於巴庫 (Baku)，與會者有一八九一個亞洲的代表，共產國際乃遣派人員去東方。一九二一年五月，中國共產黨乃正式成立於上海。一九二二年初，遠東



革命組織會議在季諾維夫 (Zinoviev) 的主持下開會於莫斯科和彼得格勒。在此同一時期之中，共產革命機構的基礎已被建立起來了，有數萬的亞洲人（其中或許有三萬到四萬的中國人——譯者註：這個數目也許過大。）以及成千的俄國和其他各國的人員在那些機構中受訓練，以便領導東方的革命。

### 蘇維埃的遠東戰略

中國共產黨很快的成長起來了。莫斯科遣派鮑羅庭去指導中共的工作。那時，中共受命加入國民黨。然而，甚至於那個時候，蔣總統已深知共產黨的意向。當他在一九二七年四月佔領上海確獲勝利時，他處死了許多中共的首要人物。此時，共產國際突然轉換了一個極端的戰術。一九二七年十二月，在中共於廣東所召開之三天流產的會議中幾乎犧牲了一萬人的生命。

此一行動即結束了共產國際第二階段的戰略。於是，中國共產黨遵循共產國際的世界戰術，乃與國民黨分裂。中共一面在華中建立了一個小「蘇維埃的中國」，一面積極的滲透蒙古和新疆。

甚至於一九三一年日本之進攻東北也未能使中共對於不妥協的第三期路線稍有動搖。共產黨的新戰術必須等待一個新的國際轉變。一九三五年，狄米卓夫 (Dimitroff) 在共產國際的第七

次會議上宣佈「人民陣線」(Popular Front)，此乃共產黨政策又一階段之開始。在一九三四年年中，許多國家的共產黨，包括中共在內，早已遵循此新路線而行動。中國共產黨呼籲在反抗日本帝國主義侵略者的「愛國戰爭」中應組成聯合陣線。此時，他們對於外國記者也變得友善了。

中共之反日聯合陣線的政策一直實行到一九四四年，在這期間，中共與國民黨也有些糾葛，時好時壞。中共仍不斷暗傷蔣總統的地位和名望。但他們只是間接的發生作用，說兩面話，並未試圖在全中國奪取政權。

一九四四年，共產黨開始實行次一階段的戰略，此戰略是以全世界為對象的。此一階段之政策已在一九四三年有所徵兆。那時，希特勒已被確定失敗了。蘇俄對勝利乃盡其利用之能事。在南斯拉夫、阿爾巴尼亞、希臘等國的共產黨將他們指向納粹的槍桿轉向了非共產黨的敵手。他們在任何地方都採取同一的路線：即由聯合政府而削弱所有的競爭者；假若可能的話，次一步再奪取政權。中共便是通過此同樣的步驟，即要求統一並組織聯合政府，而使國民黨的政權崩潰的。

一九四五年八月，蘇俄對日之六日的作戰使得中共有了一個安全的後翼，並可由蘇俄得到接濟，後援，以及專家的援助。一九四七年，經過了適當的政治，心理以及軍事的準備之後，中共乃發動戰爭。在中國大陸上除了幾塊分散的小地區之外，幾全為中共所佔。從克里姆林宮的觀點

來看，共產黨對鞏固中共政權所作之努力，在韓國的軍事行動，對中立日本所作之政治運動，以及對於征服糧食豐富的東南亞所作之準備，這些都是象徵共產黨現階段戰略之開始。

此一東方戰略是有遠見和明智的。然而，還有一個「外在的」條件對於此一戰略之成功是在所必需的。爲了要征服中國，共產黨必須阻止西方列強，尤其是美國的「干預」。於是，莫斯科在太平洋學會中發現了能實現此一不可避免之目的之主要工具。莫斯科看清了他們能通過太平洋學會而蒙蔽西方的眼睛，迷惑西方的腦筋和削弱西方的意志。

### 共產國際之可貴的掩護機構

我們就目前已有的證據判斷，無法確定共產黨是在何時開始滲透到太平洋學會裏去的。費爾德乃於一九二八年加入太平洋學會，但他何時成爲一個共產黨員至今仍不得而知。我想蘇俄對於太平洋學會比較大的滲透和影響大約始之於一九三一年。

從共產國際的觀點來看，太平洋學會同時可以達成許多目的。由已有的證據中我們得知，在太平洋學會的機構中會有幾個共產黨和共黨間諜的組織在那裏工作。這些組織都是彼此獨立的，有一部份甚至於彼此都不知道。太平洋學會對於共產黨最直接最顯明的一個功用就是可以作爲一個「掩護機構」。

以東京爲基礎之規模宏大的蘇琪 (Sorge) 間諜網中的幾個重要人物便會受過太平洋學會的「掩護」。如史坦 (Guenther Stein)、史梅德蕾 (Agnes Smedley)、尾崎、西園寺 (Kinkazu Saionji) 等人。史坦至少從一九三六年起便積極的加入了太平洋學會的活動，並會爲太平洋學會的書刊寫過許多文章和評論。對於史坦而言，太平洋學會還不僅是一個消極的隱匿所。一九五〇年，史坦因間諜行爲而爲法國警察所拘捕，自此以後便杳無踪影了。

史梅德蕾的歷史和史坦的頗相似。一九四九年，當她在蘇琪間諜網中的任務「過早的」被揭露以後，她便退隱到倫敦，而死在那裏。她臨終時的遺言要將她的骨灰送交朱德。現在，她正「光榮的」安眠於北平。

尾崎因爲太平洋學會的關係而便於作世界旅行以完成他在共黨中的任務。他於一九四四年和蘇琪一道被日人處死。西園寺也會被判罪，但因爲他有勢力的家庭關係而被減至禁錮的徒刑。這兩人都是一九三六年太平洋學會之約森密特會議 (Yosemite Conference) 上的重要日本代表。的確，共產國際實應一再感謝太平洋學會每兩年一度的會議，因這些會議有助於共產黨的國際活動。在這些時機，他們可以參加豪華的小組會議，可以無所顧忌的召集遍全世界的共產黨和共黨情報人員聚會，並且還可以在那些天真無邪的教授羣中和官方的歡迎聲中輕鬆一下身心。

## 太平洋學會是共產黨的訓練基地

太平洋學會在社交的活動方面，對於共產國際也同樣的有所供獻。譬如：從一九四三年冬天到一九四四年，蘇俄的重要情報人員羅各夫 (Vladimir Rogov) 曾在塔斯社通訊記者的喬裝下作過一次環球旅行，由莫斯科經由遠東而轉回莫斯科。他在一九四三年八月在一個蘇俄刊物「戰爭與勞工階級」上曾發表過一篇文章，他在那篇文章中，便會預示共產國際的路線將在一九四四年有所轉變。羅各夫的那次環球旅行似乎可能是奉共產國際之命而將其新路線傳達給各國的工作人員的。

太平洋學會對於共產國際有「掩護」的功用，此一事實可由曼德爾 (William Mandel) 的案件而說明。曼德爾之關於蘇維埃遠東 (Soviet Far East) 的研究和寫作便是為太平洋學會而寫的。穆爾 (Harriet Lucy Moore) 和凱世林·巴納斯 (Kathleen Barnes) 曾以太平洋學會之學者的身份去莫斯科作太平洋學會的研究工作。這三個人都會拒絕答覆關於他們是否與共產黨有關的問題。

太平洋學會對於共產黨之另一功用就是可作為共黨之徵集黨員和訓練黨員之機構。他們由大學中召來許多青年人，給與他們職位，或是給他們研究獎金。在那種親蘇的氣氛中，和費爾得，

穆爾、巴納斯等人之監視的眼光下，這些青年人自然而然的吸收了共產黨的理念和技術。他們常常變成精幹的共產黨員或是共黨間諜。然後，他們便被送往各政府機構，大學或是其他各國去服務。羅星傑 (Lawrence K. Rosinger) 彼遜 (T. A. Bisson)，格拉傑夫 (Andrew Grajdanzev)，佛來德曼 (Julian Friedman) 雅都曼 (Rose Yardumian) 等人都是經過這些過程而被訓練出來的共黨份子。

## 共產黨滲透的過程

在以上說過，共產黨的戰略是利用太平洋學會來阻止西方列強，尤其是美國，對於共黨赤化中國所作之有效的抵抗。這一目的引起一個大規模的宣傳運動。他們必須將美國和歐洲的輿論鑄成同一模型：就是使他們在觀念和態度下都為共產黨的遠東戰略而掩護；他們必須使美國與歐洲對於如何對付共黨遠東戰略而感到茫然；他們並必須削弱美國與歐洲抵抗此一戰略的意志。為了要實現這一政策，太平洋學會中的共產黨極力將他們自己和他們的同路人，或是被他們所欺騙的人，安插在政府機構和私人組織中。在另一方面，他們之設法剷除那些他們認為頑固的人。例如：柏勒 (Adolph Berle)，洪拜克 (Stanley Hornbeck)，杜滿 (Eugene Dooman)，格魯 (Joseph Grew)，赫雷 (Patrick Hurley) 等。

茲舉數例以說明共產黨藉太平洋學會而滲透到各重要部門的情形。居里 (Lauchlin Currie) 在二次大戰中是白宮的要員，他那時正受命監督有關中國的事務。於是，格靈柏格乃奉太平洋學會之命去作居里的助手。格靈柏格是英國劍橋大學的學生，甚至於在學生時代，他就有傾共之名。

博來德曼 (Julian R. Fridman) 曾在太平洋學會中工作多年。在大戰後期，他忽然搖身而變為芬生特 (John Carter Vincent) 的助理，那時芬生特是中國部門的首長，後來又是遠東事務處的處長。

普賴綜 (Mary Price) 曾作過李普曼的秘書。但事實上她却是一個蘇俄間諜，曾為蘇維埃的間諜而從李普曼的公文中竊取情報。

我曾提及，爲了戰時的便利，太平洋學會在華盛頓設立了一辦事處，雅都曼 (Rose Yardumian) 便是此辦事處的負責人。後來，她會有數年杳無音息。但在一九五〇年，她忽以中共之中國月報總編者的身份而出現，這個月報是中共在上海發行的。

太平洋學會的傾共份子十分貪饜，他們不僅參與有關中國和遠東的各項問題。在二次大戰中，幾乎任何二個問題都少不了太平洋學會會員的份兒。一九四〇年，費爾德辭掉他在太平洋學會美國會議中秘書的重要職位，而任美國和平總動員的主席，這個組織即共產黨的前線組織，其

任務是指摘「帝國主義的侵略者」（如英國和法國），並在白宮做放哨的工作。

甚至於戰前，在太平洋學會的書刊中就常發現爲莫斯科審判 (Moscow Trials) 辯護的言論。一九三八年三月，在拿蒙特 (Christis Lamont) 主持下的一個爲莫斯科審判所辯護的會議上，卡特的論調便和蘇維埃的代表托羅楊諾夫斯基 (Trojanovsky) 的論調是一致的。拉鐵摩爾在太平洋季刊中也曾論及莫斯科審判，他說：「在我聽來，那就像是民主的聲音。」

### 共產黨如何控制太平洋學會

其實，在太平洋學會的董事會中，在那些捐款人之中，多爲共產主義者。而且，在太平洋學會的書刊中有許多非共產主義的言論，甚至於有些反共的言論，既然如此，爲何太平洋學會還稱得上是共產黨的「掩護組織」，或是「共黨陣線」呢？這裏有個回答：

太平洋學會之任務是在非共產主義的外表下，由非共產主義的通路，而實行共產主義的觀點，事實上，就以曾作過共產黨的人所觀察，爲便於實行共黨的陰謀，太平洋學會中的共產黨已嫌過多。

共黨政治情報局會就此問題作過許多討論，他們一面讚賞太平洋學會在滲透政府各部門及影響輿論這方面的成功；在另一方面不斷的批評在太平洋學會中的共黨同志未能向外作更大的發

展。那就是說，他們覺得太平洋學會中的共產黨過於集中了；無需如此多的共產黨，太平洋學會也能被共產黨控制的。

因為一個組織的政治傾向並不是由一些不活躍的、無警覺的、無目的的份子而決定的，而是由一些警覺的、積極的、有動力的人所決定的。這些人知道他們自己需要的是什麼，並且對於重大的問題和重要的職位是毫不放鬆的。

在太平洋學會這個複雜的組織之中，只有共產黨是有政治警覺性的。他們設法使他們自己的份子或是聽其擺佈的合作者任太平洋學會中的重要職位。例如，費爾德曾在總會中工作多年。穆爾會有一個很長的時期任提名委員會的主席。雅都曼曾主持華盛頓辦事處的事務。柯克斯 (Len De Caux) 在戰時曾任工業組織公會的會長。由共產國際所訓練出來的冀朝鼎 (Chao Ting Chi) 會緊握把握着太平洋學會中的中國同僚。蘇維埃的間諜尾崎也曾經是日本分會的中心份子。

因此，無論太平洋學會中有多少非共產主義者，太平洋學會的政治傾向總是在共產黨控制之下的。

### 不斷的宣传

共產黨的宣传工作並不十分複雜。他們只需永無休止的重覆幾個基本觀念，再即時用幾個特殊的觀念來加以補充。而這些特殊的觀念也是與共產黨既定的戰術相符合的，他們宣傳的調子如下：(一) 中共並不是「真正的」共產黨，至少，他們不像俄共，而是自由份子，是土地改革者，是當地的激進份子，是愛國等等；(二) 中國共產主義是由中國本土和中國的歷史所造成的；(三) 中國共產黨是誠實的、不腐化的、有效率的。他們使中國農民得到解放；(四) 真正的中國革命乃是被共產黨所領導的革命。這個運動是民主的，進步的。所有的反共運動都是壓制革命的、反動的、法西斯的。(五) 中國政府只是國民黨的政府。……

這些便是太平洋學會中一些活動份子的著作、文章、評論、演講以及談話的課題。蘇維埃在太平洋學會中的戰略並不一定要彰明較著的支持共產黨，或是仿真理報和工人日報的態度而運用共產黨一慣的語言。拉鐵摩爾在一九三八年七月十日給卡特的一封信便是一個最好的例子，他在這封信中坦白的評論太平洋學會的幾項活動。其文如下：

「你將此次調查的中國部門中這樣多的工作移交給阿西阿提克斯 (Asiatians)、漢生、和奇，我認為你是十分有技巧的。他們將實現那些絕對重要的激進的看法。但他們將以溫和的辦法之現實。這是可信任他們的。我覺得爲了要達到此次調查的一般目的，太平洋學會在各個國家中所處的地位應有所不同。對於中國而言，我認為應和中共保持一適當的距離，以免被人安上共產

黨的頭銜。但應保持在積極的中國自由份子的前面，以便引人注目……至於蘇聯，在大體上說來，支持他們的國際政策，但不用他們的口號，尤其是不使他們或其他任何人感到太平洋學會是順從蘇聯。」

拉鐵摩爾在此所提及的「中國部門」的確是在一些「能手」的手中。「阿西阿提克斯」即共產國際的工作者莫勒(Heinz moeller)，他早在一九二七年即在共產國際的雜誌上發表文章；陳漢生(Chan Han Seng)之著名的別名是布魯克(Raymond D. Brooke)，他也曾為共產黨的雜誌寫過許久的文章。他並被威佛基爾(Wittfogel)證明是一個共產黨員。拉鐵摩爾所謂的奇就是我們前提及的共產黨冀朝鼎。

太平洋學會的俠士們一點也不放鬆他們底努力。一九四七年六月，布郎出版公司送給卡特「中國之未結束的革命」的一個稿本，此為易卜斯坦(Israel Epstein)所作。卡特接此書後，即刻寫一回信給此公司的負責人佛特。其文如下：

「……我覺得你應設法使此書在其他書之中及早出版，以便國務卿馬歇爾、范登堡、莫斯、艾夫斯、杜勒、芬生特等早日讀到它。這是十分重要的……不知你是否能設法及早印出一版便宜的紙面書，以便在印度、菲律賓、中國大量行銷，並且，可望由越南、暹羅、緬甸等國得到一些訂戶。」

後來由許多證據和文件證明，原來艾卜坦在共產黨中的歷史很悠久。一九五一年三月三日，他的任務大概已經完成，而且參議院的調查工作正要開始，於是艾卜斯坦乃乘波藥船「拜特里」號悄然離去。

### 無知、空虛、貪婪

太平洋學會如何能欺瞞每一個人呢？傾蘇的政策如何能在太平洋學會中得勢呢？他們如何能使每一個與太平洋事務有關的人，不論是在新聞界、商界、大學中、或是政府中的人，心悅誠服呢？例如，甚至於像額特雷(Freda Uiley)，賴因巴基爾(Paul Linbarger)，泰勒(George Taylor)和羅大衛(David Rowe)這些人都承認他們會跟着太平洋學會隨波逐流。但他們現已公開改正他們的看法，並且，現正激烈的批評太平洋學會過去的行為，在中國陷於中共以前，在那些反對太平洋學會的國會議員中，沒有幾個人會對太平洋學會有所抨擊。僅有的幾個反對者都被隔離於美國生活的主流之外，因此，他們對於美國官方的或一般人的輿論也不能有一點影響。

太平洋學會如何能造成這種情勢呢？其原因有多種：(一)美國人對於遠東事務是如此幼稚，不成熟、天真、如此信任人。因此，多數的美國人不知道如何辨認親蘇的政策，親蘇的組織和

行動；(二)美國人對於我們這一世紀最重要的政治事實茫然無知。不僅美國人如此，大多數的西方人也是如此。他們不了解極權主義的真相，尤其不了解共產黨的極權主義。(三)美國人對於太平洋區的基本問題不但茫然無知，並且沒有任何一貫的政策。他們對於太平洋的事務缺乏真知灼見。於是，太平洋學會便與日俱增的來填補此一智識的真空。(四)太平洋學會供獻了一個引人入勝的工作園地。這個園地對於青年人尤富有吸引力。他們或被安插在裏面工作，或是被太平洋學會賜以研究和寫作獎金。在這塊美麗的園地上有新鮮的智識，有從海外而來的有趣的參觀者，他們可以參加各種集會，或是去遙遠的地方考察，這兒有的是興奮和刺激。因此，共產黨漸漸吸收了許多青年人；然後，分散他們到一些組織中去，或是將他們分散到政府或教育機構中去工作。(五)在我們的社會中存有一種理念的媒介。此媒介似乎極易傳染共產主義。和平主義者和人道主義者所倡導的「友愛」，以及不堅強的自由主義者「各有其是」的獨斷之說都有助於共產主義的滋長。這種沖淡的自由主義再加上一點馬克斯主義的理論的調味品，便十分容易為貪慾特佳的青年人所接受。(六)此外，在我們之中還有些理念的酵母菌在那兒發酵，即人類的貪慾。太平洋學會自開始便由富人，大的基金委員會和商業團體吸引了大量資金。例如，洛克費勒和加太基金委員會捐助了兩百多萬美元。私人如拿蒙(Thomas W. Lamont)費爾德(Frederick Field)戴衛斯(Joseph E. Davies)史渥普(Gerard Swope)崔普(Juan Trippe)

等都曾捐獻了許多錢。還有摩根公司、雪爾石油公司、讀者文摘、麥特遜輪船公司等也都曾捐助太平洋學會，他們為何如此慷慨解囊呢？雖然他們之中有一些是傾共的，有一些是天真無知的，但這還不足以解釋他們為何全都如此慷慨。英美以及其他西方國家在商業利益和經濟利益方面一直有幾分傾蘇。這並不是由於他們對共產主義的信仰，而是因為他們以為這樣可使經濟健全些。許多企業家和銀行家認為他們和蘇聯來往至少可以在短期內賺錢，或許甚至可以長久獲利。這才是他們慷慨幫助太平洋學會的主要原因。

因此，無知、空虛、貪婪、和發霉的理念成了共產主義的溫床，克里姆林宮除了這幾個盟友之外，還有一個不懈怠的堅決的陰謀組織。我們確知這一組織是存在的。任何一個有理性的人，只要看到任何一部份此項調查的紀錄，他便不會懷疑此陰謀組織之存在。

我要重申一句，我們所要解決的根本的政治問題，不是調查他們是否為一個精練的共產黨。拉鐵摩爾發誓說他從沒當過共產黨。卡特和芬生特發誓說，他們在太平洋學會中從不知道關於任何共產黨的情形。他們只有點懷疑費爾德是一個「左翼份子」，這或許都是真的。但這並不能改變太平洋學會的歷史中之親蘇的事實，或是否定這些人在那段歷史中所擔任的角色。無論如何，他們的同胞和全人類在今日已嚐到他們所參與的那些行動所引起的痛苦後果。

### 膿疱仍在流膿！

我們如此追咎以往，是不是浪費精力呢？我們已知的太平洋學會的罪惡是否在今日仍繼續存在呢？且讓下列的事實來予以證明：

就在一九五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為止的這一段時期中，洛克費勒基金委員會捐獻五萬美元給太平洋學會的太平洋會議，一九四九年十月，國務院聘羅星傑爾 (Lawrence K. Rosinger) 為顧問，使之能參加一個圓桌會議，討論美國對華政策在此討論會上，他和拉鐵摩爾表現得最活躍，並且最贊同當時會議中所流行的看法。在一九四九年冬到一九五〇年，洛克費勒基金委員會付給羅星傑爾二千元，使之能參加太平洋學會在新德里所召開的一個特別會議。洛克費勒基金委員會又會給羅星傑爾六千或九千美元的獎金，使之能完成一部名叫「亞洲現勢」的書中之一部份，此書於一九五一年春由美國太平洋學會出版。一九五一年十月十日，太平洋學會的現任秘書長和太平洋學會美國分會的副主席賀蘭 (William L. Holland) 會證明由太平洋學會所主持出版的兩本羅星傑爾的書為「正有學識和平正」的著作。一九五二年元月二十九日，羅星傑爾被召到小組委員會作證，但他以憲法賦予他的特權為藉口而拒絕回答許多問題。他對這些問題的回答可能揭露他與共產主義或共產黨的關係。羅星傑爾曾被人證明為一共產黨，他的經歷和寫作也

是他傾共的確切證據。由上述各節綜合看來，他數年來的行動都是為了蘇聯的利益。這個結論是不合理的。然而，一直到參議院審問的最後一個階段，這個人一直是太平洋學會的寵兒。甚至於在他拒絕答覆小組委員會的問題以後，太平洋學會的發言人和首腦們也未會排斥過他。相反的，在羅星傑爾拒絕答覆的兩個月以後，太平洋學會的羅克伍德 (Lyckwood) 賀蘭 (Hollan) 格林 (Greene) 這般人在作證時還為他辯護。

顯然的，太平洋學會這一塊膿疱似乎仍在那兒流膿！

選自「自由中國」第七卷第二、三期



## 麥帥被黜後的共黨世界戰略

喬治教授著

### 一、今日日本

每一個旅行日本的人都有這樣一個印象：一九四八年的日本和一九五一年的日本迥然不同。在這短短的幾年中，日本已完成了許多令人驚異的工作。

東京的面目已煥然一新。街道整潔，殘垣破瓦業已清除。他們新建了許多高樓大廈，有許多還在建造中。電車、公共汽車都已油漆一新，甚至於有許多新型的汽車在東京街頭出現。汽車和卡車的擁塞情形和紐約並無兩樣。

日本的生產已突飛猛進，輸出的激增使英國、印度、甚至於美國的製造業者都感到不安和恐

惶。

街道上的大百貨公司林立，買主的擁擠和物品的齊全與在芝加哥和紐約的曼哈頓的情形一樣。

這些是日本給與每個旅行者的表面印象。實際上，日本內部却充滿了不安。

譬如在東京的神田車站附近，正距離鬧熱的銀座不遠，你可以看到許多衣衫襤褸的人們住在高架鐵道的支架下，蒼白的面色顯示了他們的營養不良，有的正在病中呻吟。他們既沒有固定的工作，又沒有安定的家園，只是在饑餓線上掙扎。

商人，工業家，和地主們全集中在東京和各大都市。他們的生活十分豪華。所以很容易使閱歷較差的旅行者觀察錯誤，認為日本人民全都是豐衣足食。豈知絕大多數的人民都頻臨饑餓的邊緣。

工人住宅集中在郊區。日本的住宅問題，尤其是工人住宅問題十分嚴重，至今猶未能解決。日本的工人佔全人口的大多數，他們的工資與物價相比仍然很低。工業的民主化距離理想尚遠。

資方與管理當局對待工人仍保持一種獨裁和封建的態度，和舊式資本主義者一樣的剝削工人。工會雖然已有大的進展，但是在各方面，仍受管理當局和政治力量的干涉，指揮和命令。這種情形尤以在京城以外的地方更甚。因此，工會對於工人及其家屬的基本權利不能予以充分保護。

日本的土改工作也還未達到理想地步。多數貧農仍被剝奪其所需最低限度的土地，因此而更激起了農民的不滿。

在知識份子中，對過去無敵的日本軍國主義之偶像崇拜已經幻滅。智識青年多嚮往民主，但對於其中多數青年而言，民主不過是新的機會主義。民主已成爲每日的口頭禪，成爲尋求職業的敲門磚。在日本的社會和文化各方面，在某些訴訟程序上，根本沒有絲毫的民主精神表現。

因此，許多對民主失望的知識份子轉而信奉馬克斯主義和共黨專政。他們認爲這些才是新的世界理想。他們對赤色武力的景仰代替了過去對神聖的天皇和無敵的日本軍國主義之崇拜。

日本各階層，尤其是知識份子，中產階級和以前的軍人對於「軍事佔領日本」已感十分厭惡。

一九四七年和一九四八年，如果一個美國人在東京的街道上行走，日本人民會向他投以友愛的眼光。但今日的情形却完全不同了。那種無情的冷眼表露了他們蘊藏在內心的優越感，他們的眼中充滿了輕蔑和憤恨，無異乎告訴你說：「你們正陷入韓國的泥沼中，你們將必定需要我的眼。」或是說：「你們仍在這兒幹嗎？滾出日本去！」美國在日本的威望自從美軍和聯軍在韓國遭受挫敗後而一落千丈。以韓國人之拙劣竟能將聯軍驅至釜山周邊，以中共烏合之衆竟能將聯軍從鴨綠江邊趕至漢城。因此，在他們的眼中，美軍和聯軍雖在技術上佔優勢，但並不是無敵的力

量。

一般的日本人有著兩種不同的情緒。他們一方面對共產主義默懷着恐怖：「蘇維埃共產黨和中國共產黨離得那樣近，而且韓共也有不可擋之勢。誰知道將發生什麼事呢？」但另一方面，他們有一種潛在的優越感：「如果我們在韓國，我們早就克服了一切困難而獲得了勝利。」

所有這些因素便造成了日本今日錯綜複雜的局勢，這種局勢是利於精幹而有訓練的共產黨活動的。日共一直到現在就沒有停止過赤化日本的活動。

## 一、世界共產主義在日本積極活動

在一九五一年四月末日本的市選舉中，日共已遭受了嚴重的挫敗。一些人高呼這是非共黨勢力的最後勝利和共產主義的最後失敗。

然而，共黨的這個失敗或非共黨勢力的勝利其意義並不重大，沒有一個國家的共產黨是靠選舉而獲得政權的，如蘇聯，捷克和赤色中國便是。在世界任何地方，共產黨都是少數黨，但是都是極端活躍而有動力的。他們是藉狡猾而殘暴的策略、陰謀、武力和困惑的輿論而攫取政權的；他們尤其會利用非共產國家的庸懦、不團結、幼稚、恐懼等弱點而乘機行事。

日本共產黨實際上已轉入地下活動。當一個在蘇聯附近的共產黨轉入地下活動的時候，那是個堪慮的現象。暴風雨前夕的寧靜是不會永久的。

日本共黨的地下活動十分活躍而有組織。自日共轉入地下活動以後已將近一年，但日本的警察和美國的憲兵始終未偵察出高級日共領袖的隱藏所，也沒有發現每天發行三種共黨報紙的秘密共黨印刷廠究在何處。日共已變更他們的戰術。他們正忠誠地追隨着狄米托夫的滲透政策和木馬政策 (Trojan Horse Policy)。

日共很少直接宣傳共產主義。他們正集中一切力量攻擊「佔領」，極力宣傳日本的完全獨立，自主，中立和不介入美蘇大戰。他們知道很清楚這樣才能迎合日本輿論的潮流。這是日共活動的第一階段。次一階段就是等待世界大危機來臨時。擇一適當時機轉向他們共黨的根本目標。那時，他們便要建立共黨武力，裏應外合地協助蘇聯作決定性的攻擊。

日共在第一階段中將受到日本輿論的支持。現在日本人民雖一方面恐懼蘇俄的侵略，一方面又深切想避免戰爭。他們認為戰爭就是毀滅。因此，甚至於居領導地位的日本政界，工業界和軍界也不覺陷入了共產黨的圈套。他們有下面的一段推理：

「盡可能的速與美國以及同盟國簽訂和約。如此，我們可以再度獲得完全的主權和外交政策的自主，我們將可以自由運用我們的策略。但若要我們和美國訂定軍事同盟，參加美國對蘇聯或對赤色中國的全面戰爭，那是決不行的。我們將允許美國駐幾師兵來保護我們，一直到我們有力

量足以抵抗從庫頁島或韓國而來的攻擊或滲透爲止。但我們決不捲入全面戰爭的漩渦。

「所以我們要盡可能地和美國以及大多數的西方列強簽訂和約。一旦我們有了主權和行動自由，我們可以在美蘇的大冷戰中藉與蘇聯訂定互不侵犯條約以保守長期的或暫時的中立，如第二次大戰中所爲者然。同時與赤色中國訂定正式或非正式的商約，從中國東北或大陸獲得原料而供給日本工業。然後再等待觀望。美蘇大戰是不可避免的，以美國之強決不會被蘇聯擊敗，但是蘇聯也不是輕易能被美國擊潰的，所以美蘇大戰的結果，不是雙方的毀滅，便可能是雙方精疲力盡而結束戰爭。那麼，日本便成爲唯一的強國，將再度在亞洲爲所欲爲。」

這些推理在表面上看來是很實際的，但事實上不過是一個荒誕的夢想而已，他們完全不瞭解狡猾，殘暴，有動力的共黨世界戰術家們的實際主義。

世界共產主義者雖然大聲疾呼反對西方列強單獨與日本簽訂和約，但若日本重獲主權和行動的自由，這正是他們所希望的。日本重獲主權之後，他們將使日本與蘇聯訂立一個蘇日互不侵犯條約並由中共獲得工業原料。

所以，共產黨的戰術是使日本陷入中立和安全的錯覺中，使日本迷惑於未來經濟繁榮的美夢中。但，同時又從內部暗傷日本，並準備以實力滲透。到必要時，便從事裏應外合的武裝侵略。對於此武裝侵略，共產黨現正在鄰近日本的庫頁島、千島羣島以及西伯利亞、中國東北作充份的

準備工作。

世界共產主義可利用的力量如下：

(1) 有數以萬計的日本軍官、士兵和戰俘，這些人會在特設的蘇維埃集中營中受了數年的思想訓練。

(2) 有數十萬能操日語的北韓共黨青年，他們曾在北韓共黨政權下受了六年的共產主義思想的薰陶，並有充份的作戰經驗。

(3) 日本國內大約有五十萬韓人，其中大多數是共產黨。

(4) 此外還有日本共產黨，他們的數目雖然很小，但在組織和動力方面却十分堅強的。

前二者是共黨在日本的外部的力量，現在向北海道滲透。北海道將成爲日本共黨的集中基地，其理由有二。

(a) 北海道接近蘇聯。蘇聯佔領的島嶼距離北海道只有數英里之遙，所以共黨滲透到北海道實際上是難以控制的。

(b) 北海道的氣候嚴寒，土地貧瘠，所以當地的人民對於北海道沒有什麼可留戀的，只有貧苦的煤礦工人，少數的農民和漁民居留該地。因此，北海道在東京和本州的日本人眼中並不太重要，一向被他們視爲放逐的地區，而該地的居民也被視爲劣等人民。共產黨十分瞭解這一點。

他們很巧妙地利用北海道人的自卑感，對他們宣傳道：「你們現在被東京和本州的人輕視和剝削。你們和奴隸一般地為他們工作。一旦我們共產黨掌握了政權，你們將是你們自己命運的主人，並且是我們統治日本的夥伴！」共產黨誘惑的呼聲現在北海道並不是沒有獲得反應和成效。日本在共黨世界戰略上佔十分重要的地位。若日本一旦被赤化，世界共產主義將在遠東獲得最大的工業基地；足以供給整個亞洲共黨軍隊的裝備；可加速赤化整個亞洲；並可自由地南侵臺灣、菲律賓、印尼和澳洲、東攻阿拉斯加、加拿大和美國。

### 三、關於麥帥解職的幾種辯護

我們在此不討論麥克阿瑟關於亞洲政見的是非，也不討論美國在日本的佔領政策。我們在此所討論的是麥帥解職的本身問題，杜魯門公開宣佈麥帥解職的理由以及亞洲和整個世界可能引起的反應。

每一個客觀的觀察家都會認為麥帥的解職不過是黨派間在幕後所耍的小把戲，是由於個人的恩怨而非顧及美國和世界的利益。若是麥帥必須被解職，何不等到對日和約簽訂以後，或是等到其他適當的時機？

對於麥帥解職所作的一些解釋既不能令人心悅誠服，也不能稱為公平。其解釋大約可歸成下

列三點：

(1) 某些人主張文人權力高於軍人。我很懷疑這種論據是否能使他們自己心悅誠服。麥帥未曾反抗他的上司和總統。他僅公開地說明他不同的見解。某些人可以此批評麥帥，甚至於在正常的境況下譴責他。但在今日，我們必須考慮以下兩點：

第一，現在是一個進步的民主政治的時期，已經由國內的民主擴展到國際的民主。國際政策不是某些人或是某些國家外交部的專利品，而必須顧及世界民衆的輿論，必須讓那些民衆做一種適當的判斷和決定。

第二，世界還是繼續為真正的人的世界？還是變成共產黨統治的集中營？這是整個人類存亡攸關的問題。在這種關頭，每個人都有權說他要說的話。麥克阿瑟自然不能例外。他不僅有權而且有義務向他的美國人民和整個人類公開宣佈他所不同意的見解，這種見解若不加批評而經採納，勢將導致整個世界的某種災害。

(2) 在美國，法國，特別是在英國關於此問題的解釋是「不能拒斥同盟國」。但不幸，那些「同盟國」所維護的是舊式的反民主的殖民地主義和白人優越論。他們並未顧慮到在亞洲的同盟國，特別是沒顧慮到人口衆多的日本和中國而將他們的想法和看法置之不顧。西方國家尤其是英國早就想將麥帥排擠下臺。如果亞洲的國家，特別是中國和日本不和歐洲國家諮商而將歐洲的艾

帥罷黜，他們一定要憤怒地反對這「不可容忍的無權的干涉」。

(3) 關於麥帥解職的第三種辯護是「麥克阿瑟是戰爭販子」。這是最不公平而也最可卑的。杜魯門總統爲了要否認他自己的「罪狀」，而解釋說他們爭論的要點不是是否阻止和抵抗共產主義，而是如何阻止和抵抗共產主義。

有一派人的主張在表面上看來似乎很有道理：「西方現向未有充份的準備與蘇聯作戰，麥帥所主張的中國國軍反攻大陸將促使蘇聯參戰，如中共參入韓戰一樣。」這個比喻是不切實際的。中共不是蘇聯，而是蘇聯的衛星國。蘇聯會嗾使衛星國家如北韓、中共冒險作戰，但蘇聯自己絕不會輕舉妄動，因爲算盤一旦打錯，蘇聯和世界共產主義將遭受毀滅。

因此，關於中國國軍反攻大陸將招致蘇聯參戰的這種推斷是十分幼稚的，並且充分表露了這些人對於共產黨的心性缺乏認識和瞭解。世界共產主義的領袖們不是舊式的封建貴族，也不是布爾喬亞政客，他們並不像這些人一樣因損傷他們的尊嚴而易被激起憤怒。他們是精算而冷靜的革命者，他們是有計劃地挑撥別人，而不會被別人挑撥的。倘若他們準備侵略，即令不經挑釁也會自動進攻，如在韓國便是。倘若他們認爲時機還未成熟，他們可以忍受一切，除了口頭上予以反擊外，他們決不會輕舉妄動。

#### 四 麥帥解職的真正意義

麥帥解職的真正意義何在？

麥帥的解職若是由於黨派的鬭爭而要的把戲，那是可嘆而令人遺憾的事，但這還不嚴重。

麥帥的解職若是由於個人情感上的怨恨，那是更可嘆而令人遺憾的事，但這也並不太嚴重。

麥帥的解職若是爲了要取悅於英國人和其他的歐洲人，那是對亞洲人民的不公平，但這仍然不太嚴重。

如果麥帥的解職是爲了要姑息蘇聯和世界共產主義，希望因此而延長和平拖延戰爭，那是一種不負責任的幼稚，是以千百萬在鐵幕後的和將淪入鐵幕的人類的鮮血爲代價，而讓共產主義在亞洲有組織地擴張，使更多的人淹沒在共黨獨裁的洪流中。這才是十分嚴重和危險的。

如果麥帥解職的真正意義是歐洲第一，亞洲第二，那麼，世界共產主義將因此而永遠處於主動的地位。那就表示民主國家的政策不是有系統的整個計劃，他們將不能主動地借重在鐵幕後的力量。美國雖然鄭重地申明阻止世界共產主義的決心，但若認爲歐洲重於亞洲，那無異爲世界共產主義鋪好了征服世界平坦大道。這才是十分嚴重和危險的。

西方的政策設計者這樣想：「我們不能使歐洲的軍隊捲入亞洲的戰爭中。」這顯然仍不能擺

脫舊殖民地主義者的心性。他們不能把亞洲的同盟國當作真正的同盟國，如在韓國，幾乎整個的戰爭都是由美國兵來打的。共產黨能够使韓國人和中國人變成精練的戰士，但西方國家却不能。

西方的政策設計人又想：「我們既不能使歐洲的軍隊捲入亞洲的戰爭中，那麼，讓我們在歐洲集中力量，以防止共黨侵略歐洲。倘若共產主義侵略我們，我們便將共產主義的中樞——蘇聯——擊潰。從歐洲將是擊潰蘇聯的捷徑。」

但是，世界共產主義的領袖們也是狡猾的。他們在目前決不會在歐洲輕動干戈。他們深深瞭解西方在一九五三年前不會從歐洲進攻蘇聯，同時，也完全瞭解由英國所領導的西方國家不願捲入亞洲戰爭中的恐懼心情。共產黨相信他們不會在亞洲對真正的侵略者——中共和蘇聯從事大戰。所以，世界共產主義至少在一九五三年以前可以在亞洲爲所欲爲，或是直接地侵略，如在韓國、越南和馬來亞所爲者便是，或是發動游擊戰，利用恐怖手段，製造饑饉，罷工和政治擾亂，如在菲律賓、暹羅、緬甸、印度和伊朗所爲者便是。

由於共產黨在亞洲的侵略行動，共產黨獲得以下的利益：

- (1) 將西方最精銳最大的軍力死釘在亞洲一小地區，如韓國、越南等。使西方尤其是美國無限期的流血犧牲。造成他們心理上的厭倦和經濟上的消耗。
- (2) 世界共產主義將獲得新戰略地位，新的原料來源，新的人力，並摧毀西方的亞洲的戰略

地位。

(3) 由於共產黨在亞洲的局部侵略，西方將消耗大量的款項從事軍備。這個龐大的軍事預算將使經過了二次大戰摧殘的西方人民過着更艱苦的生活。某些人認爲共產黨在韓國的侵略一無所獲，他們如他們開始侵略時一樣仍在三十八度線左右進退。但是對於世界共產主義來說，一個局部的戰爭（如在韓國的戰爭）並不是前進幾里或後退幾里的問題，而是共產主義的整個世界戰略和政策的部份。

一九五一年四月共黨軍隊在韓國所處的位置和一九五〇年六月開始進攻時一樣，仍在三十八度線左右。但是一九五一年春季美國的經濟情況已非一九五〇年春季的情況可比了。美國物價管制局局長威爾遜會宣稱不斷的通貨膨脹已使美國面臨最大的危機。並稱通貨膨脹已使美國的軍事預算款項在效用自動削減百分之二十。因此，世界共產主義藉在韓國小規模的戰爭，已造成美國在經濟上的危機。

因此，到一九五三年西方備戰完成，在歐洲與共產主義展開最後決戰以前，西方和美國在力量上，心理上和經濟上將因一連串的在亞洲的消耗戰而受到惡劣的影響。並將在亞洲失掉許多戰略地區。這些戰略地區可能包括日本，甚至於印尼和伊朗。

當一九五三年西方在歐洲備戰完成時可能有以下兩種情形：（一）世界共產主義可能已在亞

洲根深蒂固，在非洲也許如此。那麼西歐特別是英法兩國在那種情況之下將不敢與蘇聯作戰，在那時，他們可能寧願與蘇聯約苟安也不願冒着被佔領或原子毀滅的危險。(二)也許世界共產主義在那個時候不夠強大，他們可能對西方作表面的讓步或戰略的退却，使歐洲中立。不給西方任何藉口的機會以發動對蘇聯或其衛星國家的攻擊。在這兩種情況之下，所有西方鉅大的軍備將變成廢物或死資本，將失其軍事效用，並將在經濟方面和心理方面，造成不良的影響。歐洲的民眾眼見那些以浩大的代價而換來的軍備變成無用，他們將感到厭惡和不满。於是這些人便又成了共產主義的鈎上魚。

最後的一個問題就是日本對麥克阿瑟解職的真正反應如何？麥帥解職對於日本的意義如何？

日本對麥帥解職的真正反應要等到和約簽訂以後，日本獲得完全主權和行動自主的時候才能看出來。因為到那個時候才能完全明白麥帥解職的真正意義何在。

倘若在那個時候完全證明麥帥解職的真正意義是如我們在上面所說的：歐洲第一，亞洲第二。那麼日本便將變為韓國第二。既然西方將不會與在亞洲的侵略者——蘇聯——作戰，日本人勢將在日本局部的和侵略者作戰，那麼，日本便將如韓國一樣遭到嚴重的破壞。

倘若要避免原子彈對人類的毀滅，倘若要避免世界共產主義統治整個世界，只有一條路：就是不讓世界共產主義在中國大陸站穩。

只要世界共產主義控制中國大陸，沒有一個力量能夠防止共產主義的擴張。他們可以從中國大陸首先瓦解後征服日本、印度、伊朗、中東、非洲、以至全世界。倘若在中國大陸上的反共力量獲得有組織的大規模的支援，他們將足以摧毀在中國的共產主義，甚至於喚起在蘇聯的反共力量。如此，蘇聯共黨的世界獨裁將遭受最嚴重的打擊。

選自「自由中國」第四卷第十一期



## 辯證法和黑格爾的歷史神學

Hans Kelsen 著

馬克斯的國家論之知識的基礎是黑格爾的歷史哲學。而黑格爾的歷史哲學的特徵，乃在其辯證法。這種歷史哲學的基本觀念是：理性統治世界，因而理性支配世界歷史。這種「理性」包含道德。道德的法則「是根本合理的」。世界歷史是「世界精神底理性的必然過程」。這句話表現了同樣的觀念。世界精神不過是理性的人格化。人格化是屬於本質的。因為世界歷史也就是世界精神的意志之實現。組成歷史的個人和國家的行動是「世界精神為達到它的目標所用的工具和方法」；而所有的歷史上的人在追尋他們自己特有的目標時，僅僅是履行了世界精神的意志，但它自己並不知道。世界精神的意志和上帝的意志幾乎不可能加以區別。黑格爾強調理念，即理性支配世界。理性支配世界是「宗教真理」的一種應用。所以，世界並不委諸於機運，而是被「神意」所控制，即被「上帝的意志所支配。此神意就是賦有一無限權力的智慧，而由此無限權力實現其

目的，其目的就是絕對合理性的世界計劃。」在研究歷史中世界精神之行程時，黑格爾的哲學所表現的，乃「知天 (Knowing God)」之精心的結構。在他的著作中有一句有很大意義的箴言：「世界的歷史，離開世界政府，便是不可理解的。」黑格爾所謂的歷史哲學乃世界精神的神話；這不是哲學，乃是歷史的神學。這種學說，對於以之為依據而建立起來的哲學體系和政治體制，是不能無所影響的。

假定上帝不僅超越世界，並且同時在世界上無所不在，而世界就是上帝意志的表現。這是對於世界現象作神學解釋時之一重要因素。既然上帝的意志是好的，是絕對的價值，那麼，現實的事物必被認為是完美的。理性的科學之特徵，是將實在與價值視為二元的，並將關於實在的陳述和價值判斷截然分開。可是，理性科學的這些特徵不能為神學所承認。神學不能不承認，價值固著於實在之中，於是，將「是 (is)」與「應 (ought)」視為同一。

這種看法是黑格爾哲學的核心。根據這種看法，世界歷史乃理性之實現。理性之實現表象着絕對的邏輯價值以及倫理價值。如果這個假定是真的，那麼每一歷史事件必須被認為是世界精神所造成的，並且同樣地合乎理性的和美好的。黑格爾在其著作的結尾會肯定「曾經發生的事，和每天正在發生的事，不但離不開上帝，並且主要地是他所造成的。」在他最著名的論文中還有一句更簡潔確實的說明：實在的是合理性的，而合理性的是實在的。若上帝在世界上是無所不在

的，若絕對價值是固着於現實中，那麼便不可能判斷歷史中一個實際的事件或歷史的一面比歷史中另一個實際事件或歷史的另一面較好或較壞；若每一樣東西在其本質上就必然是好的，那麼價值判斷便失掉任何意義。然而，區別善惡却是有倫理功用的神學之主要工作；而藉價值判斷去區別一個歷史事件或歷史的一面與另一個歷史事件或歷史的另一面之不同處，乃歷史哲學的特殊功用。無此區別，則歷史哲學是無意義的。神學給世界以倫理的解釋。在此倫理世界之中，神學將魔鬼看做上帝的叛逆，藉此以區別善與惡。但是，這樣一來，却損害神學的一貫性。黑格爾的歷史哲學臆斷，在世界歷史中所表現的實際情形雖不是完善的，但正走向完善之途。黑格爾藉此臆斷達到與神學相同的結論。世界歷史是理性之進步的實現。這個進步乃世界精神的進程，乃一個必然的進步；因為理性是世界之「主宰」；它是賦有「無限權力」的。

既然黑格爾認為上帝就是理性，而每一個人可以藉理性來了解他所認為是好的和可理想的，所以他的歷史神學比正統的基督教神學較有伸縮性。黑格爾歷史神學具有完全樂觀的性質；它認定人類理想境界之進步的實現是歷史過程的必然結果。因此，這種論調，必為具有如願想法的任何政治家所歡迎的。

一方面上帝在世界上是無所不在的，因此價值是現實中所固有的；而另一方面又必須在現實中區別善與惡；在這種論點之間的衝突成為神學中護罪論 (Theodicy) 的問題。這個問題就是，

絕對善良的萬能造物者上帝如何能聽任並容許在自然與社會中有罪惡發生。這是神學的中心問題。黑格爾的哲學自命提出了一個關於此問題的解答，而證明它自己為一真正的歷史神學。他說：「我們討論這個主體（世界歷史）的方式，在這一方面，是一 Theodicaea——上帝的行程之見證。」在其著作之結尾，黑格爾以上面引證過了的話來終結他的哲學。他說，世界的種種事象都是上帝的創作。黑格爾說他的主要論旨是，世界歷史乃世界精神之實現：「這是真正的 Theodicaea，即歷史中對於上帝的見證。」這一點對於神學也同等重要。一個命題說上帝的意志乃絕對的好；另一個命題說上帝的意志是萬能的，一切事物都是依上帝的意志而產生。據此，假若世界上有罪惡，也必是上帝的意志所使然。這個不容矛盾的邏輯規律是理性科學的基本規律，只要我們認為這一規律是有效的，那麼兩個命題中必有一個不是真的。

黑格爾並不否認理性科學是正確的。但他在他的哲學系統中只將理性科學列於比神學次要的地位。爲了要使他的宗教形而上學與理性科學相調和，尤其是爲了要使他的歷史神學與理性科學相調和，他必須發明一種新邏輯。這種邏輯是辯證法的綜合邏輯。辯證法的綜合邏輯是與舊時分析的邏輯相矛盾的。在這個新的辯證法的邏輯中，最具有特徵的一點，就是消除矛盾法則。根據矛盾法則，兩個矛盾命題是不能同時真的。黑格爾試圖使我們相信，舊邏輯之要免除矛盾，乃犯了一個基本的錯誤。矛盾不僅不是思想的缺點，而且「形而上的思想體係存於矛盾中，思想緊接着

矛盾，並且又是在矛盾本身裏面。」「如果我們能指明一個事物中有着矛盾，那麼，就其自身而言，事物之中的矛盾，可謂並非一種損毀，缺點，或瑕疵。恰恰相反，每一決定，每一具體事物，每一概念，乃從這一矛盾瞬點到那矛盾瞬點之一聯合。……有限的事物……其自身是矛盾的。」黑格爾將兩種力量作用於不同方向的關係解釋爲「矛盾」的。在作這種解釋時，黑格爾揣擬思想的矛盾爲存在事物的矛盾。正如在自然界和社會中決定在對立方向運動的二種力量是同時存在的，並且產生朝在一個新方向中的第三個運動一樣，在思想中的二個互相矛盾的命題並不彼此排斥，而是作爲正與反，來產生在較高層次上的合；矛盾消失於統一之中，這個意思就是說，矛盾既被克服了又被保存着。正是矛盾使得事物以及思想在運動之中。「運動是在其自身中存在的矛盾。」矛盾是自身運動的原理。矛盾是思想律，同時又是事件變動的規律。

黑格爾以爲思想律同時又是事物變動的規律，這個臆設，最後分析起來，是依據於另一預先假定之上。這另一預先假定說，倫理的價值亦若邏輯的價值，乃實在中所固有的，而且精神運行於歷史事件之中；實在乃合理者。這一形而上學的假設是建立在黑格爾辯證法的根本謬誤之底層：他將外在世界相反力量的關係，與思想中的矛盾命題的關係，視作是同一的東西。自然界和社會中二個相反力量由互相作用而產生一個確定的運動，這與邏輯矛盾毫不相干。我們所討論的這些現象能夠而且必須用彼此並不矛盾的敘述詞描寫出來。這些敘述詞與舊有邏輯原則完全切

合。然而，馬克斯正好將黑格爾辯證法的這種謬誤引用於他的辯證法。的確，馬克斯宣稱：「我的辯證法不獨與黑格爾的辯證法不同，而且恰好與之相反。就黑格爾而言，人類大腦的生命過程，即是思想歷程。黑格爾將這思想歷程，在「觀念」的名義之下，甚至轉變為一獨立的的主體。這一主體乃真實世界的創造者；而且真實世界只是「觀念」之外的和現象的形式。對於黑格爾而言，觀念是這種性質的；對於我而言，並非如此。恰恰相反，照我看來，觀念並不是別的，無非是人類心靈所反映的物質世界，而且是表現為思想形式的物質世界。對於黑格爾而言，辯證法立於世界的頂端。但是，照我看，如果你能發現在神秘外殼之內的理性核心，那末辯證法恰好應該翻過來。」黑格爾是個觀念論者，馬克斯是個唯物論者。然而，馬克斯，正如黑格爾一樣，藉辯證法來了解：進化乃本乎矛盾而行。馬克斯，正如黑格爾一樣，認為矛盾乃社會之實際中所固有的。認為進化中有一「矛盾的性質」，尤其是資本主義社會之進化中有「矛盾的性質」，這一臆設，乃馬克斯所創發的歷史唯物論或辯證唯物論之一重要的因素。馬克斯，正如黑格爾一樣，將生存鬥爭中之衝突，利害衝突的團體之間的對立，尤其是生產力和生產方式的不協調，解釋為邏輯矛盾。馬克斯，正如黑格爾一樣，認為價值乃實在中所固有的；但是，馬克斯不將思想與存在的事物視作是同一的東西。在這一點上，馬克斯與黑格爾不同，而且也沒有黑格爾那樣能自圓其說。依馬克斯，辯證法在作為一種思想方法時，僅僅「反映」實在中的辯證過程。我們必

須使用辯證法，俾能把握社會的辯證程序。馬克斯雖然反對黑格爾將思想與存在混為一談，可是，他却未能證明（至少在某種程度以內是如此）另一謬誤，即是，將自然界和社會裏的反對力量之間的關係與邏輯矛盾混為一談。

辯證法促使黑格爾頌揚國家為神，而馬克斯則咒詛之一如魔鬼。這一事實十足表明辯證法之無用。同是應用辯證法，一個肯定藉着戰爭，理性作進步的實現，必然使德國統治世界；可是，另一個則預言，藉着革命，來建立世界共產主義的自由社會，乃歷史進化之無可避免的結果。這些互相矛盾的解釋之所以可能，是因為這種哲學使然。這種哲學忽視實在與價值之間有不可逾越的鴻溝，即忽視「是」與「應」乃二元的而非一元的。於是，這種哲學所表現的只是一種政治的基本前題，而這種前題是建立於主觀的價值判斷之上的。這種哲學說，建立於這種主觀價值判斷之上的政治基本前題，乃進化之必然的結果；而這種進化，是被客觀規律所決定的，並且是必然從較低層文化發展到較高層文化的。這種哲學肯定價值確乎乃實在事物中所固有的。因之，如果實在的發展與認作出發點的價值不符合，那麼這種價值之必至的實現日期，便移到將來。依照解釋者對於歷史情況的政治評價，任何歷史情況都可以解釋作為正，或反，或合之表現。於是，辯證法可以適合任何政治教條。（譯自 *The Political Theory of Bolshevism*）

## 亞洲當赤禍之衝

喬治教授 著

喬治教授 (Prof. T. George)，原籍南斯拉夫，今爲比國人。一虔誠之天主教徒，第二次歐戰前爲羅馬宣道大學 (University of Propaganda Fide) 經濟學教授，對各種社會科學，都有精深的研究。歐戰爆發返南斯拉夫，參加游擊隊，反抗納粹侵略。後率其部隊參加蘇聯紅軍作戰。及歐戰將結束時，蘇聯發動肅軍運動，喬治教授就在捷克被捕入獄，備受苦刑。後經其友人法國駐捷大使設法援救出獄，旋在比、法、德以及其他歐洲各國到處演講暴露共黨真相。直到一九四七年以參加在加拿大孟德利舉行的國際青年工人大會到美洲，即在美洲各國演講反共。及一九四八年到中國，在京平滬各大都市展開反共演講。同年復赴美國、日本、印度、緬甸、泰國等處演講，於本年初來

臺灣。本文係專爲本刊而作，說明亞洲何以容易受到共禍的侵入。

世界共產主義已集中注意力和行動於亞洲，這是門外漢也能明白的事實。柏林的大小封鎖、所謂狄托主義、以及蘇聯在聯合國的故意阻礙議程和拒絕出席等事實，都只是一種牽制戰術。共產黨是以高速度向亞洲發動真正有效的進攻。

國際共產主義的中心綱領是異常機警，現實且有機動力。它集中行動於亞洲具有許多客觀的理由：

(一) 我們看一張中國式的世界地圖時，比美國式的或歐洲式的現實得多，我們可以發現下列的事實：澳洲約有七百萬人口，幾乎是一片空無人煙的大陸；非洲面積廣大，但也人口稀少，只有一億人口；南美洲也是地廣人稀，約有一億人口；一望無垠的加拿大實際上也是人口稀少的，只有一千四百萬人口。

地球上世界人口集中區域有三：美國有一億五千萬，歐洲將近有四億五千萬，但幾乎有一半已爲世界共產主義所統治，所剩下的只是歐亞大陸西部的一個小半島。所以世界人口真正的最大的集中區域爲東亞（這區域包括中國、印度、東南亞、日本、印尼）；那裏是真正人類集中的焦點，將近有十億人口，佔世界人口的一半。

因此，亞洲是世界上最大的人類潛力的容器，誰得到亞洲，誰就會最後得到全世界。在現代歷史中，國際共產主義首先警覺到這個非常重要的事實。

(二) 自有歷史以來，廣大的民衆，農民、工人以及小僱員們所組成的羣衆都被動地爲少數帝王和封建的、政治的、軍事的、智識階級的、商業的、工業的領袖們領導着，直到最近，這些人們才自動地出現在歷史的舞臺上。他們漸漸地意識到他們個人的人格尊嚴以及個人的和集體的人權。我們現在已經有了科學的雙刃的方法，可以喚醒和動員這些羣衆，使他們確定方向走向一個目標，其進展的速度可以在三四年中完成過去幾世紀努力的效果。因此現世界真正的中心，並不在那些據有最大的工廠、最高的摩天樓，最多的資本、最好的軍事設備和技術設備、最美麗古老的城市的地區中，却是在歷史上新因素的會合點，就是無量羣衆集合的地區。誰擁有了這廣大的羣衆，便可運用新革命運動的活躍方法，運用大量民衆自願或強迫的工作，運用完善而科學化的潛伏、滲透、怠工、地下和游擊的活動等，實際有無限制的可能性建立他自己的實力（例如從破壞中建設起道路、鐵道、運河、工業中心等），或者也可以一種驚人的效率，甚至不需戰爭而擊毀敵人的實力。

因此，人口最多而擁有充實的潛在力量的是亞洲，誰喚醒了他們而團結並動員了他們，誰就最後掌握了世界。

(三) 亞洲仍維持着半封建的、社會、政治與經濟的結構，在那裏，廣大的農民仍然是爲別人工作，以他們的捐稅所維持的，不是供給他們福利的共有的社會組織，而是地主們的私人享受；在那裏，工人們的待遇多半是菲薄的，並且，他們真正獨立的工會是沒有保護的，他們最容易變成唯利是圖忽視人類經濟的國內外資本家的犧牲品；在那裏，人類的基本享受完全集中在城市裏，鄉村廣大的區域甚至不能得到現代化機器的一點兒好處；他們還像幾世紀前一樣，光、運輸、道路、耕作、灌溉等仍然是千百萬人民日常迫切的問題。在亞洲，這許多問題交織着，成了一個急迫而膨脹的癥結，因此亞洲不僅是一塊革命已醞釀成熟的沃土，並且已迫切地強烈地需要一個社會革命。世界共產主義完全意識到這個事實，且已有步驟地無情地利用這塊革命的沃土，沒有停止，也沒有猶豫。共產主義並沒有帶來真正的社會革命，却是堅決地狡猾地利用社會革命的缺乏。

(四) 白種人在亞洲的殖民政策過去到現在一貫犯着可怕的錯誤。他們過去的殖民政策若要尋一個近乎人性的理由，只有一個，那就是，將一部份人類的進步的文明和技術帶給另一部份的人類，由於各種環境，這一部份的人類是沒有機會得到的。不幸，白種人的殖民政策幾乎完全忘記了這種人類要素，他們在政治、軍事或經濟的殖民政策，僅知貪婪地追求本身的利益。他們的興趣只集中在亞洲國家的原料，農場和賤價的人力，而漠視了廣大民衆的文化、經濟與社會的生活。

亞洲民族希望社會和政治的完全獨立，更希望在世界國家林中得到完全的平等地位，這些深切而合理的希望，白種人始終置之不加理睬。直等到第二次世界大戰爲環境所迫，更有許多地方爲長期反殖民戰爭所迫，白種人的殖民政策才勉強退出了亞洲，但到現在，還沒有完全退清。白種人的殖民地政策迷惑於他們優越感的偏見，變成了他們自己偏見的犧牲品，迄今未已。幾世紀以來，白種人在技術的發明上佔着優勢，忘却了他們從古老的文明中所繼承的一切，忘却了他們自己純粹的技術文明是如何膚淺，竟幼稚地武斷了自己的優越。因此，在亞洲各民族和國家中，它激起了一種正當而強烈的忿怒情緒。同時白種人又低估了亞洲民族的優良特性，故意忽略了這些特性的發展，不知把亞洲各民族在自由平等的合作下帶到一個真正自由的新世界。所以，白種人的殖民政策在每一國境內被剝削的無產階級以外，在世界民族中又造成了一個種族的無產階級。國際共產主義完全意識到這個種族無產階級的問題，而且現正盡量的利用它。

(五) 亞洲的許多智識份子因此變成很容易接受共產主義，亞洲就成了共產主義發展的沃土。這些知識份子大半都只有菲薄的收入，他們感到自己所處的現實環境和時代的新思潮已有了鴻溝之隔，他們易於轉變的原因不僅是這些社會與經濟的因素，還有更深的理智因素。他們感到古代有勢力的哲學與宗教制度已不再能應付人類的新問題，而這些新問題的解答在亞洲尤感迫切。於是，許多智識份子想在歐美找到解答，然而他們在那裏發現除了技術外，（技術僅僅是一

種方法而不是解答，只剩了混亂蕪雜的主知論或者是簡單的經驗實用主義。主知論只是一知半解地故弄玄虛，拘泥於字句和體系，而不着重真理；實用主義則在繁複的擬似科學的偽裝下，供短暫的時尚和利益之用而已。

面對着共產主義，只有基督教對於人類、家庭、科學、社會、經濟、國際生活、永恒等有一個完全一貫的見地，然而，甚至於基督教在亞洲也未表現它社會學說和社會實施的優良性。

共產主義藉這種智識的真空而獲利很大。以它那集權的、虛妄的、但很精確地建立的綜合體，以它那根據虛妄的但費盡苦心的邏輯，以它那有步驟的、有韌性的、精密的但巧妙的辯證法，毫不困難地侵入了許多智識份子的腦中。這些智識份子正缺少一個有價值的有關整個人類問題的綜合看法，同時正尋求劇烈的變遷和豪邁的行動。

共產主義是一種思想，一種集權的世界觀，一種社會革命，僅藉物質力量或任何消極的行動消極的宣傳是不能與之作有效的鬭爭的。能勝過它的是另外一種更合真理的思想，是另外一種更正當更有人性更正確的世界觀，是另外一種更深遠同時更公正更有人性的社會革命。

惟有如此，亞洲和歐美的智識份子才能不受馬克斯辯證唯物論的擬似科學，和馬克斯主義抽象的革命主義所煽惑。

共產黨集中注意力於亞洲的這些原因，實都發源於亞洲本身。還有許多原因發源於世界的一

般情勢，戰後盎格魯撒克遜態度的特殊心性，以及他們對於世界共產主義和亞洲共產主義的政略。關於這些，我們當另作一文討論之。

選自「自由中國」第二卷第九期



140

872.6  
0046

3766915

c>h

單位：總圖書館 CP

來源：郭松棻、李渝教授合贈

日期：2016.08.10

5 35J